

新式標點

西漢演義



上海  
羣衆圖書公司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1242B

# 東西漢通俗演義序

漢家四百餘年天下，其間主之聖愚，臣之賢奸，載在史冊，及雜見于稗官小說者詳矣。茲演義一書，胡爲而刻？又胡爲而評？中郎氏論：是書明于通俗之義者也。里中有好讀書者，緘嘿十年，忽一日拍案狂叫曰：『異哉卓吾老子吾師乎？』客驚問其故；曰：『人言水滸傳奇，果奇。予每檢十三經，或二十史一展卷，即忽忽欲睡去，未有若水滸之明白曉暢，語語家常，使我捧玩不能釋手者也。若無卓老揭出一段精神，則作者與讀者，千古俱成夢境。』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婦，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談及劉季起豐沛，項羽不渡烏江，王莽篡位，光武中興等事，無不能悉數顛末。詳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徹旦，幾忘食忘寢，聚訟言之不倦。及舉漢書漢史示人，毋論不能解，即解亦多不能竟，幾使聽者垂頭，見者却步。噫！今古茫茫，大率爾爾，真可怪也！可痛也！則兩漢演義之所爲繼水滸而刻也。文不能通而俗可通，則又通俗演義之所由名也。雖然，吾安得起龍湖老子於九原，借彼舌根，通人慧性；假彼手腕，開人心胸；使天下其以信卓老者信卓老，愛卓老者愛演義也？不得已，聊爲拈出，以供天下

東西漢通俗演義序

之好讀書者。

公安袁宏道題



# 西漢演義引言

善讀史記的人都說史記雖是一部洋洋一百幾十卷的大著，可是裏邊慷慨激昂可歌可泣的，就只有項羽本紀一卷。我曾說外國古代的文學都以古騎士爲中心，緯以一段哀豔異常的情史，於是英雄兒女，互相映輝。我們中國古代的文學也是如此的。只看項羽本紀之寫項王嗚呼叱咤，風雷震驚；寫項王留戀於虞美人時那樣柔情婉轉，也不愧爲英雄本色。自古道：「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嗚呼！項王「虞兮奈何」之歌，誠令人有英雄末路之感慨矣！

史記寫項王的故事既那麼悲壯動人，於是這故事慢慢的流傳下來，就流傳到現在，我們還可以猜測項王是怎麼一個英雄。如果我們不以成敗論人，那末我知道同情惋惜於這位大英雄之失敗的人，一定不在少數了。

這故事流傳到後來，便誕生了這部西漢演義。本來有了項羽劉邦那段爭戰的歷史，自然能使這部演義成爲一部絕好的小說。蕭何月下追韓信，張良悲歌散楚卒，那是何等動人的事情，那是何等動人的文字！所以我竟將大胆的說：凡是讀書的人，這部西漢演

義，簡直是一部不可不讀的書了。我知讀者諸君當不以斯言爲河漢也。

# 西漢演義上卷目次

- |     |         |     |         |
|-----|---------|-----|---------|
| 一   | 勝秦師異人被虜 | 二   | 不韋風鑑識異人 |
| 三   | 安國君剖符立嗣 | 四   | 智異人竊通朱氏 |
| 五   | 不韋竊異人還國 | 六   | 呂政立暗絕秦嗣 |
| 七   | 始皇命徐福求仙 | 八   | 張良使力士擊車 |
| 九   | 趙高矯詔立胡亥 | 十   | 芒碭山劉季斬蛇 |
| 十一  | 會稽城項梁起義 | 十二  | 范增獻策立楚後 |
| 十三  | 張良劫案破項梁 | 十四  | 項羽殺朱義救趙 |
| 十五  | 楚項羽九敗章邯 | 十六  | 秦趙高權傾中外 |
| 十七  | 項羽聽諫伏章邯 | 十八  | 收酈生智借張良 |
| 十九  | 望夷宮二世被害 | 二十  | 劉沛公還軍場上 |
| 二十一 | 范增觀象識興衰 | 二十二 | 項伯夜走救張良 |
| 二十三 | 賀亡秦鴻門設宴 | 二十四 | 項羽殺嬰屠咸陽 |

- |     |         |     |         |
|-----|---------|-----|---------|
| 二十五 | 項羽違約僭王號 | 二十六 | 霸王封天下諸侯 |
| 二十七 | 陳平定計救漢王 | 二十八 | 張子房燒絕棧道 |
| 二十九 | 張良復爲韓報仇 | 三十  | 霸王拒諫烹韓生 |
| 三十一 | 說韓信張良賣劍 | 三十二 | 霸王江中弑義帝 |
| 三十三 | 韓信背楚走成陽 | 三十四 | 韓信問路斬樵夫 |
| 三十五 | 韓信褒中見滕公 | 三十六 | 蕭相國深奇韓信 |
| 三十七 | 韓信爲治粟都尉 | 三十八 | 蕭何月下追韓信 |
| 三十九 | 會角書築壇拜將 | 四十  | 蕭何議罪釋樊噲 |
| 四十一 | 韓信執法斬殷蓋 | 四十二 | 遣樊噲明修棧道 |
| 四十三 | 韓信暗計智章平 | 四十四 | 諭父老漢王布德 |
| 四十五 | 辛奇斬虎遇韓信 | 六十四 | 韓信火攻破章邯 |
| 四十七 | 滄廢邱三秦悉定 | 四十八 | 韓信用計取成陽 |
| 四十九 | 張良說魏豹降漢 | 五十  | 調陸賈智賺申陽 |

# 西漢演義下卷目次

- |     |         |     |         |
|-----|---------|-----|---------|
| 五十一 | 王陵迎太公入漢 | 五十二 | 樊噲擒伏司馬印 |
| 五十三 | 懼楚罪陳平歸漢 | 五十四 | 董三老遮道說漢 |
| 五十五 | 楚霸王彭城大戰 | 五十六 | 漢王收兵入滎陽 |
| 五十七 | 張良智韓信伐楚 | 五十八 | 用車戰韓信勝楚 |
| 五十九 | 許負說魏豹反漢 | 六十  | 知漢與陵母伏劍 |
| 六十一 | 韓信斬夏悅張全 | 六十二 | 背水陣韓信破趙 |
| 六十三 | 中反間范增遭貶 | 六十四 | 出滎陽紀信誑楚 |
| 六十五 | 漢周苛樅公死節 | 六十六 | 漢王馳趙壁奪印 |
| 六十七 | 楚霸王復取外黃 | 六十八 | 酈食其說齊降漢 |
| 六十九 | 烹酈生韓信背約 | 七十  | 韓信囊沙斬龍且 |
| 七十一 | 蒯徹說韓信背漢 | 七十二 | 霸王伏弩射漢王 |
| 七十三 | 廣武山楚漢會兵 | 七十四 | 置太公挾漢退兵 |

七十五 指鴻溝割地講和

七十六 會固陵楚漢交兵

七十七 張良會諸侯伐楚

七十八 漢王大兵出成臯

七十九 周蘭諫霸王出師

八十九 九里山十面埋伏

八十一 楚霸王會垓大戰

八十二 張子房悲歌散楚

八十三 楚王帳下別虞姬

八十四 楚霸王烏江自刎

八十五 漢王改韓信封楚

八十六 齊田橫義士死節

八十七 婁敬議遷都洛陽

八十八 漢高帝僞游雲夢

八十九 漢高祖兵困白登

九十 張良託赤松子游

九十一 陳豨監趙代謀叛

九十二 漢高帝邯鄲駐馬

九十三 呂后未央斬韓信

九十四 陸賈智調蒯文通

九十五 欒布洛陽哭彭越

九十六 淮南王英布反漢

九十七 四皓爲翼定太子

九十八 高帝封趙王如意

九十九 長樂宮高帝拒醫

一百 呂太后謀誅功臣

一百一 漢惠帝坐享太平

# 西漢演義上冊

## 一 勝秦師異人被虜

且說七國中，趙國原與秦同姓，祖飛廉。有子季勝，後生造父。當周穆王，有八駿馬：一曰絕地，二曰翻羽，三曰奔霄，四曰超景，五曰踰輝，六曰超光，七曰騰霧，八曰掛翼。穆王常乘八駿之車，命造父爲御，遊行天下，車轍馬迹，無處不到。飛至崑崙，會西王母宴於瑤池，飲之以玉液金漿，食之以龍胞鳳脯，穆王樂而忘歸。有徐偃王在周作亂，金母謂穆王曰：「汝可速回！恐邦國爲人所得。」於是造父御王之車，馳驅回國，借兵於楚，伐徐定周。因此有功，賜趙王於邯鄲，遂爲趙氏。

造父以後生夙。夙生衰。衰生宣子盾。盾生朔，爲權臣屠岸賈所滅，止存遺腹子武，乃趙氏孤兒。後長成，領兵報讎，將屠岸賈誅滅，依舊建都於邯鄲。傳位一十一世，稱王者五。

其時正當趙惠王五年季春，秦昭王命大將王齕，王翳，皇孫異人，領兵十萬伐趙。

三軍啓行，漸近趙地，安下營寨。先令人巡哨，回報曰：「離此五十里，地名漳河，有守臣李繼叔守城，四門關閉，城上各立旗幟，城下俱有預備。」王翦曰：「趙既有備，且未可輕動。倘我兵初到，一時妄動，恐中其計。再令人去探的實，然後攻打不遲。」且說漳河守臣李繼叔，已知秦兵近城，未敢出敵，令三軍緊守各門，急差人飛報趙王曰：「秦遣王齧，王翦，臯孫異人，領兵十萬，侵犯趙境。已在漳河札營。」

趙王急陞殿，會衆官商議曰：「秦強趙弱，彼衆我寡，兼以王翦善於用兵，今侵犯我境，勢不可敵；不知卿等有何退兵之策？」上大天蘭相如曰：「秦兵遠來，人倦馬疲，深入重地，不諳鄉導，此兵法所忌。可差人密領奇兵三萬，從蒲吾僻地，兼程前進，偃旗息鼓，兩路埋伏；然後遣大將統兵拒敵。如我兵一到，必定空壁來迎，却令奇兵暗入秦壁，虜其輜重，撓分其勢，使彼首尾不能救應。此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秦兵必走矣。」趙王從其議。隨差公孫乾，醫和二將，領奇兵二萬，由蒲吾小路，先行埋伏；隨後遣廉頗統兵五萬，同謀士王匡，裨將尹綸，來到漳河，傳令與李繼叔，領兵出城接應。

大軍近城，安下營寨。



次日，廉頗出馬，與王翦對敵。頗曰：『汝秦王獨霸一國，與趙無仇，累次侵擾，乃自取敗亡耳！』翦曰：『趙國偏邦，正當歸命大國，汝鼠輩不自揣量，乃敢抗天兵乎？』廉頗大怒，舉鎗直取王翦，王翦揮刀來迎，二馬相交，戰不三十合，廉頗詐敗，翦勒兵不追。

王翦在高處望見廉頗敗走，隨即揮動人馬，鼓譟長驅追趕；王翦急止之曰：『頗非真敗也，恐有埋伏。』翦不聽，催哨三軍追趕。行不十里之地，早有後僂人來報：『趙國軍從兩路夾攻，劫破營寨，搶擄輜重，已將皇孫捉去。』王翦聽罷大驚，急調回人馬，救援大寨。

廉頗已知秦兵中計，乘王翦人馬回動，把驍旗一展，五萬精兵，捲地而來，如波翻山倒，勢如破竹；秦兵大敗。

王翦王翦急回，正遇公孫乾醫和生力軍，兩路攻來，不能抵當。頗兵在後追襲甚急。王翦王翦死戰得脫，退五十里下寨。隨令副將劉平毛修領兵山後夾路埋伏，以防追襲；却領其餘敗殘軍馬，拋棄起程，星夜奔回本國，待罪朝外。

昭王已知兵敗，又聞皇孫被虜，十分憂忿，即召王翦責之曰：『汝二人既失軍

馬，又放皇孫虜去，有何面目來見耶？」喝令武士：「將王齡王翦斬訖來報！」安國君出班奏曰：「王翦乃秦之名將，屢建大功，今若斬首，失此股肱，於國不利，且於皇孫又無益也。」秦王見安國君解勸，怒氣少息，遂將王齡廢爲庶人，王翦降爲散騎，仍令待罪領軍，以圖後効。

昭王因與羣臣計議，且暫罷兵，要救皇孫回國。羣臣曰：「皇孫被虜，恐難遽回。不若修書一道，差一能言之士，陳說兩國能兵之利，欲將皇孫爲質。待滅諸國之後，唇亡齒寒，趙國孤立，不久稱臣於秦，皇孫自有回國之日矣。請大王徐徐圖之。」昭王大喜。隨遣辯士牛西領書赴趙講和，不題。

且說廉頗大獲全勝，猶恐王翦有計，不敢追襲，收軍回營。卽令醫和同李繼叔添兵緊守漳河，以防秦兵。

次日，領兵押解異人回國來見趙王，趙王大喜，重賞廉頗，犒勞三軍畢。喚異人叱曰：「汝祖大肆無道，累次舉兵犯境，今被擒，有何理說？」命武士推出斬之。蘭相如急止之曰：「不可！目今秦國富強，若斬却此子，遂成大隙，日後加兵，趙國恐無寧歲。莫若拘質於此，則秦不敢加兵於我，而趙國無事矣。」趙王曰：「然。」

數日後，忽有人來報秦遣使臣牛西下書。趙王曰：「召進來。」牛西捧書上獻，書曰：

「秦王稷再拜，奉書趙王殿下：竊謂趙與秦原一姓，各分疆宇，始相支別。未剖宏猷，各爭寸土，持兩同氣，有傷仁愛。昨異人監軍，不知禁忌，被擒爲俘，命懸旦夕；茲願罷兵，以全素好，早賜釋歸，生死骨肉。惟王亮覽，不宣。」

趙王讀畢，宣西折前曰：「汝秦王既知與趙一姓，緣何屢次侵優？異人受擒，未忍誅戮。今既奉書講和，姑罷戰爭，各守疆土，候完好日再放回異人未遲。」使臣曰：「秦趙雖原一姓，國勢自有強弱，較分之間，爭奪日起，不獨秦國爲然，大王至此，亦自不能忍其不侵凌也。卽今講和罷兵，二國甚利。大王誠能撫恤異人，恩以結之，他日歸國，感恩圖報，秦趙兩相結好，誠千載骨肉也。大王如囚禁異人，不得生還，大王雖有連城之壁，亦難解不世之讐矣。大王其思之。」趙王聽罷，便問西曰：「汝在秦何官？」西曰：「臣在秦亦備員末僚，不過任給使之責耳。」王曰：「如子可謂不辱君命矣！」款待甚厚，修書回秦。

趙王遂命公孫乾曰：「汝監異人於私第，雖不可縱失，亦不可拘禁太嚴，恐傷性命

；凡飲食之費，官領供給。汝宜謹慎！」

公孫承命，領異人歸宅。一路並馬行過街市。人叢中立着一人，看了異人容儀，不覺失聲大嘆曰：「奇貨可居也！」

不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 一一 不韋風鑑識異人

却說見異人者何人？乃是陽翟大賈，姓呂，名不韋，賈於邯鄲。其人天資穎悟，靈見精明。幼年曾從鬼谷子，授以相法，善能相人。見了異人，便連聲贊道：「奇貨可居也！」

當時異人同公孫乾歸宅。

却說不韋見了異人，回到私家，見父問曰：「耕田之利幾倍？」父曰：「十倍。」  
「珠玉之贏幾倍？」父曰：「百倍。」  
「立主定國之贏幾倍？」父曰：「則無數矣。」  
不韋曰：「商賈勞心，耕田勞力，其利有算；今秦皇孫異人相貌丰雅，此人後必大貴。見今拘質於此，不得還國。願以千金賂趙侍臣，討救還國，以圖富貴；此無窮之利也。」

「父曰：『此事爲之不易。如成，則可以爲王侯；如不成，破家之道也！汝宜斟酌爲之。』」不韋曰：『兒之相法，百發百中。料異人後來必貴，兒命亦當發達。此舉甚利，父不必憂矣。』」

於是不韋遍訪公孫乾親識。城東有一人姓季，名默，與乾姻好，素通關節。不韋備禮往見；以販賈於此，無所倚託，欲以玉帛之禮，求見公孫一面，以爲光寵，再無他圖也。『默遂允諾。』

次日，見乾，備道不韋行藏，舊與默交厚，欲轉託一見，以光蓬華；不敢驟見，借某以爲先容；不知肯容納否？』公孫乾依允。

當日默引不韋投見，不韋備黃金十錠白璧一雙，進獻，乾喜納。遂留飲，竟日相與接談。不韋語言便利，應答如流，乾以爲相見之晚也。

自此，不韋與乾往來情洽。不韋每有好食，或時物，便以送乾；乾以此坦然不疑，遂爲契友。

一日端陽節，公孫乾後園設酒，邀請不韋，季默敍飲，遂請異人出，與不韋相見。不韋伴問：『此何人也？』乾曰：『此秦皇孫異人也，等閒不與他人接見。公乃契交

，請出同坐。」不韋再三謙讓曰：「皇孫乃秦貴人也，豈敢連席？」乾曰：「俱是一樣，不必過謙。」不韋遂與異人連席，乾與默對坐。飲至半酣，情甚歡洽，彼此俱無嫌疑。其日甚樂。至晚，不韋辭歸。

次日，不韋具綵幣求見異人，兼以謝酒爲由，來到公孫乾宅內；正值公孫乾進朝未出，不韋就與異人相見，獻以綵幣。異人曰：「我秦國棄人也，子何相待之深耶？」不韋因見無人，遂密告曰：「吾此來欲大子之門，而不惜千金，以見公孫乾，其意蓋深有在也。」異人笑曰：「君不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也？」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雖欲大子之門，實欲大吾門也。」異人知其心蹟，遂引坐深語。

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已爲太子，王業大定，國勢日強。安國君雖愛幸華陽夫人而無子，若能立嫡嗣者，獨華陽夫人耳。况子兄弟二十餘人，子爲中子，又拘質在趙，日遠日疎，猜間益久。若秦王薨，必立安國君爲王，諸子且暮在前者，定爭爲太子矣。富貴他人得之，吾子徒老死趙國，何能歸秦？」

異人被不韋說到傷心之處，遂涕泣語曰：「子之說，真金玉之論，肺腑之言也！爲今之計奈何？」不韋曰：「子貧困如此，無以奉獻於親及結好賓客；不韋雖貧，請破家

爲千金，與子西遊，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陳說顛末，道子忠愛。料安國君華陽夫人必喜其說，立子爲嫡。得歸秦國，將來必爲太子。此計如何？」異人乃頓首謝曰：「吾父母邦國久未歸省，終日鬱鬱，生不如死；子能捐金爲我圖之，他日還國，再見天日，但有得地之時，富貴與子共之。子可速行，早賜佳音，我在此屈指懸望也。」

不韋乃以五百金與異人，以爲日用交結賓客之需。復以千金買奇物玩好，并金珠寶貝，及隨身行李，準備起行。

數日完備，遂赴公孫乾宅內告辭曰：「不韋一向在此貿易，貨物將盡，欲出興販一兩月方歸，暫辭門下。」乾遂置酒相別，戀戀不捨，囑不韋曰：「子遠涉風霜，自宜保重。卽去早歸，不可久戀花柳，致我懷念也。」不韋曰：「謹領尊命。」隨辭出門，準備行李啓程。

未知說秦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三

### 安國君剖符立嗣

不韋帶領心腹從者一二人，離趙前赴咸陽。此地沃野千里，天府之國，有八水三川

五關四塞，風景富麗，人物俊雅。當時七國，以秦中爲天下第一。見今昭王在位，兵強國富，十分繁盛。

不韋到咸陽進城，尋一僻淨店房安歇，隨同從人上街市，密訪華陽夫人親屬。有人說夫人無親，止有姐姐皇姨，就在太子府對門住居，臨街有開房百餘間，專住往來客商，以此人稱爲皇姨店。不韋就假以尋房爲由，私託閹人傳達皇姨丈，具黃金十兩，色幣一端，以爲進見之禮。皇姨丈相見甚喜，便問不韋：『何處鄉邑？』不韋曰：『某、陽翟人也，姓呂，名不韋，賈於趙地。與皇孫異人對居，時相往來，心跡相託。皇孫常仰望皇姨，與華陽夫人乃同胞主親。敬專不韋前來投見，敢求轉達，拔救遠國。外有黃金五十兩，奉皇姨爲茶果之資。萬乞轉達調濟。』

姨丈聽罷，急令侍婢請皇姨出來相見。不韋見皇姨，行禮畢，將情訴說一遍；就將黃金獻上。皇姨大喜曰：『禮物雖出於皇孫，其實有勞於足下。日間皇孫在趙，起居何如？足下想知其詳。』不韋曰：『某與皇孫公館對居，終日相會，交情甚厚，凡事盡心吐露。且皇孫賢明仁孝，儀容非常，結諸侯賓客，天下仰其風采。常曰：『我以國君夫人爲天。』日夜思想，不得歸省。』願子將我書禮，投獻於國君夫人上壽，就如見我國



君夫人之面一般。仰望皇姨轉達。」今皇孫在趙，度日如年，某不遠千里而來，望皇姨救援。倘皇孫得地之日，決不忘大德矣。」皇姨曰：「汝且在我店中安歇，明日引汝見夫人，再從長計議。」

不韋乘便，又告皇姨曰：「吾聞以色列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華陽夫人事太子，雖愛而無子，不以此時早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爲嫡，恐太子他日立爲王，定將嫡子立爲太子，自相標榜，夫人之門，必生蓬蒿；那時人老比殘，雖欲進言，而太子終不聽也。况今皇孫異人賢明仁孝，仰慕夫人日切，夫人能當寵愛優沃之時，正言聽計從之，肯薦舉一言，立異人爲嫡，使異人無國而爲有國，夫人無子而爲有子，世享秦祿，而皇姨亦得常保富貴。此所謂一言以爲萬世之利也。」皇姨曰：「足下之言甚善，我就將此言轉達夫人，救拔異人還國。」

次日，皇姨早起，引不韋入宮見華陽夫人。皇姨先入內見夫人，各敘禮畢。皇姨曰：「今有皇孫異人，一向在趙爲質，晝夜思想夫人。今差心腹呂不韋，具書禮來，與國君夫人上壽。今見在宮門外伺候，未敢遽進。」夫人曰：「既是皇孫差來的人，有書禮，着他進來。」

不韋聞命，卽整衣鞠躬進宮，禮畢，將書物呈上。夫人開看禮物，乃是明珠四顆，玉釵二隻，甚喜。來書且不開封，待國君出獵回時開看。夫人曰：「汝且回店，候國君歸來，令人請你相見。」不韋辭回，不題。

却說皇姨與夫人閑坐間，將不韋前言，從頭細說一遍。夫人聞言，悲切感動，不覺淚下。謂皇姨曰：「不韋之言，極是有理。使我日夜吃憂也。但諸皇孫，俱有生母，且喜異人無母，今又如此賢明仁孝，正當冊立爲嫡。待國君回時，當從長計議，想無遠阻。」

正話間，宮人報曰：「國君回宮。」夫人急整衣迎接。同皇姨進禮畢，就將異人哀情，并書禮獻上。國君看禮物畢，拆其書曰：

「不肖男異人沐浴頓首百拜，君父安國君，母華陽夫人千秋殿下：男以監軍伐趙，師敗被虜，敵國爲讎，日分必死。幸賴使臣牛西馳書仗義，雄辯剖分，不辱君命，趙國畏服，拘男爲質，用阻大兵。趙遂以爲得計，而男豈能存活耶？日夜思歸，徬徨萬狀。仰念父母，徒形夢寐耳！跬步不忘，一飯三歎。卽令心託呂鴻，珠玉上獻。悠悠此心，如臨膝下。諸凡委曲，呂能悉陳。萬乞俯念孤

擊，早賜救援。如得生還，昊天罔極。冒子慈威，無任激切惓惓之至。」

國君與夫人看罷書，涕淚如雨。夫人就乘國君想念情切，因而進言曰：「異人於諸子中甚賢，凡往來使客，多稱譽之。况妾幸充後宮，極蒙眷愛，不幸寵深而無子，孑然一身，形影相吊，雖極目前之歡，恐難永終其好。今聞異人之賢，欲立以爲嫡，翕合皇圖，實在此舉；不識國君許之乎？」

夫人於是俯伏在地，蹙眉蹙眼，哽咽不起。國君以手扶之曰：「夫人且省煩惱，容吾圖之。但恐異人拘質在趙，必不易返，須當奏知父王，共與謀士計議，方有長策。」夫人曰：「今有捎書人呂不韋在皇姨店中，聞他足智多謀，必有救異人之策。若召來一問，便有奇計。」國君曰：「果此人有策，何不請來面議？」隨即令人去請。

不一時，不韋跟從人進宮來，見安國君，行禮畢。就將破家救異人一節，從頭告說一遍。安國君聞言，大喜曰：「誠如是言：想異人還國必矣。足下之功，當銘之金石。他日奏過父王，富貴不輕也。」

於是不韋又叮嚀以立嫡爲請。國君遂命匠刻玉符一道定盟，以異人爲嫡，卽與夫人收執。又與金五百兩與不韋，作皇孫歸國之費。仍請以不韋爲傳寫手字合同爲照。

不韋曰：『殿下既能託臣以心膂，臣敢不肝腦塗地，以期皇孫回國。如有的信，更望殿下命一大將，率領精兵，沿途接應，以防追襲。』國君曰：『不知足下期在何日還國？庶好準備。』不韋曰：『此事恐難遙度，須緩緩圖之。多則一年，少則半載。如有的信，先差人預報殿下，不勞多囑也。』

不韋就拜辭回店，整辦行李，辭了皇姨，同從人歸趙。就裏下回便見。

#### 四

#### 智異人竊通朱氏

却說不韋離秦返趙，一路正值暮秋天氣。怎見得？——

南陌遊人依舊，東籬黃菊飄金。

馬前風正急，梧桐葉底鳴禽。正是旗亭喚酒對誰斟？

野花雖豔色，無意透溪尋。

不數日，行到邯鄲，入了城，先到家見父呂翁，備將前見秦安國君，并立嫡一節，告知父親，呂翁大喜。

不韋歸寢，見愛妾朱姬，神思倦怠，態度困憊，便問曰：「我離家纔兩月餘，汝在家或有私情耶？」姬曰：「妾自家君從小撫養成，幽居閨閣，無事未敢輕出中堂，何有私情耶？妾在月前蒙惠，已有娠矣，連日殊覺倦怠，非有他也。」不韋聞言，甚喜，低頭自思曰：「吾家當昌大矣。」遂與姬就寢。因以言挑之曰：「汝欲爲富家婦耶？欲爲王家婦耶？」姬曰：「君何爲出此言耶？」不韋曰：「見今秦皇孫異人在趙爲質，我看他儀容，有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後必大貴。我爲他破千金，至秦國說他母親華陽夫人，及他父親安國君，已刻玉符定盟，立爲嫡子矣。異日救還秦國，久後定立爲王。我欲明日置酒請來相會，令汝筵前拜見。汝待酒後，倘異人有留戀之情，汝亦半推半就，與彼私通，我却佯怒，汝卽同彼哀告，就許爲佳偶；倘他日生子，汝當爲太皇后，我亦共富貴，世爲秦族矣。汝從小舉動不凡，亦當大貴；但成事之後，決不可忘今日也。」姬曰：「妾與君數年恩愛，情如膠漆，豈忍遽捨耶？」不韋曰：「我欲與汝共圖富貴，非汝背其德也。古人云：『成大事者，不矜細行。』雖汝暫屈一時，實爲萬世之計，胡樂而不爲也？」姬曰：「出君之口，本君之心，妾雖依命，實君之願也。」不韋大喜。遂計議已定。

次日，不韋准備金罇玉壘二副，犀帶一條，來見公孫乾，令門人報知。乾急出，遂與不韋相見，敘久闊之懷，情甚歡洽。不韋曰：「某一向在外生理，偶得金罇玉壘二副，犀帶一條，奉公少引芹敬。」乾曰：「君遠歷風霜，經營勞心，得此奇物，歸卽見惠，辭之不恭，欲受增媿，深感深感。」不韋曰：「微物表敬，何足掛齒。」

乾遂收納，分付整酒席，留不韋敘飲，仍着異人相見，就令陪席。韋偶見乾進內更衣，乘便將投託皇姨，及見國君，與華陽夫人刻玉符，立爲嫡子一節，低言告知。皇孫聽罷，大喜曰：「如公之恩，當銘刻肺腑，不敢忘也。」

話未畢，乾至，又飲數盃，不韋曰：「不勝酒力矣！乞告辭歸。某久欲奉屈車駕，增光蓬華，但俗事羈絆，未得舉行。要在明日奉請，就煩皇孫同往，未識台意以爲何如？」乾曰：「賢契遠來，正欲一拜，明日當同皇孫趨往。」不韋卽回家，分付家僮打掃，前後潔淨，置辦酒席，不題。

次日，公孫乾與皇孫並馬同來不韋家赴席，不韋出迎，各敘禮畢。水陸具陳，笙簧齊奏，正是賓主交歡情更暢，風光曉霽樂偏多。

此飲酒將闌，不韋復邀請至小園後翠雲軒中消飲，其餘從人，留阻在外，命家僮管

待。不韋却令女婢，喚愛妾朱姬出來侑酒。公孫乾與皇孫見朱姬恍如月殿嫦娥，瑤池仙子，懶臨席上，羞對樽前，真西子不能過也。

酒酣近晚，高掌銀燈，公孫乾大醉，家童扶去小軒就寢，不韋亦佯醉假寐，異人獨與朱姬對飲，左顧右盼，情各眷戀。况異人客居日久，遂與朱姬就席歡洽。不韋忽醒，佯怒曰：『吾愛妾如花，雖千金不易也，汝受我厚恩，反調戲耶？』朱姬跪而言曰：『大人破家爲皇孫以圖富貴，今若爲賤妾，而反致大人之怒，既背大人，又失皇孫，兩難之地，不若死耳！』

就拔壁上劍欲自刎；不韋急抱住低言曰：『汝且住，容吾一言：汝今既爲皇孫所染，况又皇孫深愛而不捨，兩情相入，似難再阻，不若將汝與皇孫爲室，他日得地之時，不可忘也。』

異人朱姬含羞向前，頓首謝曰：『若得大人垂念至此，雖粉骨身碎，不敢忘盛德也。』

少頃，公孫乾酒醒起來，不韋遂將前事隱下，只說：『皇孫久居客邸，情况無聊，願將愛妾朱姬與皇孫爲配，庶可以遣歲月矣。不知公意以爲如何？』乾曰：『子誠可謂』

大丈夫矣！仗義疎財，世所罕有。」

乾即請爲媒，就將異人所束碧玉帶，留爲定禮，容擇日過門。是日酒闌，已三鼓矣，二人拜辭回宅。不韋謂朱姬曰：『大事定矣！早晚完親。汝不可負今日之盟也。』

却說異人自別朱姬後，春心蕩漾，客館無聊，再三向乾哀告，早與不韋講親，惟恐日久有變。乾即差人催促不韋，擇是年九月念五日，送朱姬赴公孫乾宅，與異人成親。

光陰瞬息，不覺已十個月，是時乃秦昭王十五年，歲次甲辰六月旦日，朱氏懷娠大期，誕生一子，生得隆準巨目，方額長眉，背上有鱗，出世有齒，容貌奇異。皇孫甚喜，取名爲政。隨差人報知不韋。不韋暗喜曰：『大事成矣！』即同從人至乾處，與皇孫各道恭喜罷，乾與不韋攜手至後廳，分賓主坐定，留飲至晚方散。自此常常往來會飲，不題。

却又值夏盡秋初天氣，不韋與父商議曰：『異人久未還國，大事如何得成？今日父親可差老嫗往公孫乾處，請朱姬與政來家，暫住幾日，兒自有計。』

呂翁從其言，即差老嫗往公孫乾家去，請朱氏并子政到家看望。異人告過公孫乾，就令朱氏與子政，同車到不韋家。不韋即令父呂翁收拾家財細軟之物，同幾個心腹從人



一帶領家小，并朱氏子政，星夜先往咸陽，報知秦王去訖。但不知不韋在此如何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 五

### 不韋竊異人還國

却說呂翁一夜打點家財僕從，同朱氏子母一簇車馬，乘五更未曉，從邯鄲北門逃走，星夜奔秦，不題。

且說不韋次日打聽公孫乾連日教場操演軍馬，不開。一日，正值乾公事稍暇，不韋正往乾家相望，乾曰：「正欲令人奉請，不意下降，甚慰鄙懷。」遂邀不韋至後園少坐。異人出，一同相見。

閑話間，乾曰：「日長無以消遣，欲與賢契對一局事何如？」韋曰：「棋有勝負，不可空着。如輸三局者，爵一席。正是「三百枯棋消永日，十千美酒賞芳晨。」不亦樂乎？」乾遂令左右設棋枰，與不韋對着，不韋連輸三局。不韋曰：「某輸一席。」

異人隅坐觀棋，不韋曰：「陛下亦知棋乎？」異人曰：「秦人多善弈者，某自幼頗知其意。蓋着棋之法，貴多算勝，小算不勝，况無算乎？更要布置安詳，取捨得宜，心

隨手應，意在機先，此着棋之法，古人心訣之妙也。」不韋聽罷，大喜曰：「殿下深通棋意，難以對着。」乾曰：「賢契亦與皇孫各賭一局，便見高下。」

不韋下不人饒四子，一連輸三局。不韋曰：「我正欲請二公城外小園賞荷花，不意連輸二席，明早屈車駕枉顧，爲竟日之樂。」乾依允。

不韋辭歸，卽分付心腹家童，准備前後走路。又令一心腹人，先將跟隨人安置一處，酒飯則教預先尋極好濃豔酒二十瓶，差人去麗春館叫一起女樂爲王臣侑觴之具，先於後門小耳房藏下，四正能快走好馬，都准備停當。

次日，公孫乾異人出城十里外，到花園下馬，與不韋接見，遠遠的望見一派清音，滿園佳景。前人有詩，單道園林景致，詩曰：

盛時作宦暫閑游，更喜郊園景物幽。

山色連雲迷曉徑；松聲遶澗雜清流。

層臺漸近朱欄迴；高閣懸空翠藹浮。

噴鼻花香初破蕊，風微簾幕下重樓。

乾甚喜，盡情痛飲。又兼女樂侑觴，雅歌投壺，近晚大醉，臥於對月樓下，不知天

曉。跟隨從人，亦被家童灌得大醉，各去清涼樹下歇息。異人已知其意，佯爲醉容。不韋將女樂打發進城，分付一行從人飽飯畢，遂同異人到後門外上馬，星夜望咸陽小路逃走，一夜已行二百里外。

却說這里公孫乾直睡到二更時分方醒，只見燭滅香消，酒闌人散，遍尋不韋異人，不見踪蹟，十分驚惶。即欲起人馬追趕，城門已閉，雖有從人，俱沉醉未醒，且又天色甚黑，乾捶胸自悔，坐臥不得安息。等到天明，進城歸家，更換朝服，及到朝門外，趙王已陞殿畢。乾引從人到不韋家捉拿家小，但見重門鎖閉，逕無一人。有傳說不韋家小在四五日前已遠行矣。

乾無計奈何，只得到上大夫藺相如家求計。門人報入，相如出與乾相見，乾將不韋設智盜異人逃走一節，從頭細說一遍。相如曰：「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以其有異人爲質耳。今被盜去，搆怨興兵，在此時矣。爲之奈何？」乾又俯伏涕泣求計。相如曰：「事不宜遲，當作速奏知主上，快調人馬追趕，晝夜兼程前進。况異人行尙不遠，猶可追襲。使少怠緩，大事去矣！」

即同公孫乾進朝，傳與使臣，轉啓趙王。趙王急出殿，便宜二人議事。乾見趙王忙

以頭叩地不起，喉咽不能出言。趙王曰：「汝有何事，乃如此狼狽耶？」乾曰：「昔蒙王命，監押異人，一向小心防管，不敢少縱。不意陽翟大賈呂不韋，與異人私通，買通守門者，將異人竊逃回秦。今行一日矣。奏請大王，即調兵追趕。未敢擅便，自來請死。」趙王大驚曰：「汝走脫異人，秦必興兵結怨矣！汝爲大將，有負委任，致我事進，本當誅戮，且與我作速領兵追趕。如異人捉回，免汝重罪；不然，罪難追矣！」

相如奏曰：「乾雖追趕，恐人馬衆多，不能兼程前進。不若遣人星夜先到漳河，傳與李繼叔牢把盤詰，先行捉住，庶爲便益。」王曰：「正合吾意。」當日遣人報與李繼叔，用心防守。隨差公孫乾領兵五千追趕。

却說不韋自離邯鄲，晝夜趲行，况人強馬壯，歸心似箭，早到漳河隘口。將從人衣服，與異人更換，雜在家童內，徑過漳河。况李繼叔素與不韋往來，常有人事饋送，更不盤問，徑過關口。未半日，有趙王差人隨到，傳說走了異人一節，李繼叔跌足嘆曰：「不韋今早方離此地，未及半日，可疾追趕！」隨同醫和領精銳兵三百，金弓短箭，星夜往前追趕。

且說不韋異人離了漳河，將近兩日，來到黃河東岸，忽看後面塵頭起處，早有追兵

到來，異人曰：「前有黃河之阻，後有追兵甚迫，吾必受擒矣！」不韋曰：「殿下休憂。我看東岸邊，有一枝軍馬來到，必是國君救兵。」

言未已，只見一將拍馬向前，欠身言曰：「吾乃秦將章邯，奉國君來接應殿下，介胄在身，不能行禮。」遂乃放過異人一行人從，攔住來兵。

李繼叔醫和齊出，徑奔章邯，邯舉鎗來迎，交戰不十餘合，章邯手起處刺醫和于馬下。李繼叔見折了醫和，無心戀戰，撥回馬便走。

邯正欲追殺，忽見塵頭起處，早有兵到，乃是趙將公孫乾也。乾曰：「汝等快將異人放出，仍回赴趙請罪以全大信，庶不負兩國之好，若聽不韋盜去，大兵到此，豈能干休？」章邯笑曰：「昔日牛西致書，不過權爲講和，以存皇孫，實非真和也。汝趙人何癡之甚耶！」乾大怒，掄刀直取章邯，邯舉鎗交還。戰不三回合，公孫乾人馬遠來，未經歇息，力終不加，更兼章邯的鎗法甚熟，人馬精銳，不能抵當，只得拍馬落荒而走。章邯驅兵大殺一陣，回保皇孫，拔寨起行。

不數日，來到咸陽，不韋曰：「華陽夫人，乃楚人也，皇孫當着楚服，以見夫人。」異人依其言，換楚服入宮，拜見國君並夫人，各各傷感。

夫人復謂安國君曰：「妾乃楚人也；皇孫着楚服而來見，眞吾子也！更其名子楚。」國君曰：「善！」

於是子楚復跪而進言曰：「兒被虜爲質，幸賴不韋以千金積好左右，又將愛妾與兒爲妻，破家竭力，救拔還國，此再生之恩，古今絕少。伏望重加官爵，以酬其功。」

國君喚不韋進內而謝曰：「吾兒在趙，足下不避斧鉞，救拔歸秦，希世之功，誠爲再造。尊公並家眷到時，已賜田千畝，安置新宅居住矣。明日奏過父王，封官報德。」不韋曰：「微功蒙賜，已荷重恩，豈敢更期望外耶？」

就拜辭歸宅。子楚同朱氏子政，就在華陽夫人宮中居住，不題。

次日，安國君早朝，奏曰：「臣子異人，伐趙被虜，久拘于彼，以爲質子，我王一向未忍加兵，蓋投鼠忌器耳。今陽翟大賈呂不韋，破家，廢千金，不辭萬苦，買賂趙侍臣，今得救拔還國，於秦有光，此不世之功也。奏知我王，當加封官。」昭王大喜，卽宣不韋朝見，封爲太子少傅，兼東宮承局之職。不韋叩頭謝恩。

自此在秦發蹟。又囑皇姨，再懇夫人早立子楚爲嫡，恐怕有變。皇姨于是入內，見夫人曰：「子楚歸秦，皆夫人拔救之力，同玉符合事，盟約已定，須當早立爲嫡，以

爲萬世之基。』夫人曰：『此事正欲與國君計議，連日國事不暇，未敢啓口。』當乘國君在宮無事，夫人乃進言曰：『國君昔曾許子楚與妾爲子，今雖居住宮中，尙未明言於外，恐諸子後日爭立，初議有更。』國君曰：『此說正合吾意。』卽擇日以子楚爲華陽夫人之子，寵渥日隆，子楚之業大定矣。此是不韋化家爲國機如海，立種生苗意更深。畢竟將來如何，且看下節。

## 六

### 呂政立暗絕秦嗣

秦昭王五十六年，季春三月，昭王薨。羣臣議立太子安國君爲王，以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子，朱氏爲夫人。命王翦章邯統兵伐趙。李繼叔失守，城陷，遂得漳河。秦加兵于周王，周兵亦敗績。自此秦日益強，大伐魏，取韓，所到無敵。秦王立一年，薨，羣臣立太子子楚爲王，封華陽后爲華陽太后，生母夏后爲夏太后，朱氏爲王后，子政爲太子；以呂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佩劍上殿，召命不名，威權日重，羣臣莫敢仰視。秦王楚卽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以朱氏爲王太后，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國政皆不韋統理，出入宮禁，略無忌憚，時時與

太后私通；宮闈之中，畏不韋之威，莫敢聲言。不韋奢侈日求，養家僮萬人，招致四方食客，常數千人，金玉如山，甲第連雲，珍玩奇寶，不可勝數，凡戚屬故舊，皆列貴顯，金紫滿前，任其封賞；又延覽天下名士，凡有聞見，著爲集論，有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行於咸陽市門外，懸千金於其上，招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懸告十餘日，無人敢增損之。不韋以爲不刊之典，遂將此書頒行天下。不題。

且說秦王雖年少，承父祖之餘烈，當國家之強盛，東周不祀，六國益衰，不韋專內，王翦治外，滅楚伐趙，破燕取魏，天下縱橫，藩籬固結。人知秦之強，不知秦已滅矣。却說不韋見秦王益世，太后荒淫不止，恐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爲舍人。太后聞，欲私得之，不韋乃進嫪毐，詐以爲宦者，拔其鬚眉，奉侍太后，遂與私通；心極愛之，封爲長信侯，又恐事敗，詐卜避時，遷居岐雍大鄭宮，凡宮中大小事，皆嫪毐裁決。秦王九年五月五日，太后與毒飲酒，大醉，命御衣夫人季氏進酒，偶酒傾於地，毒怒而叱之曰：「老婢乃敢無禮耶！」季氏曰：「我居宮禁十餘年來，侍秦先王，多有辛苦，爾何罵我耶？」毒大怒，令人笞背逐出。季氏懷恨，卽奔告太史，趙高，說嫪毐非宦



者，而與后私通，見生二子，藏匿在宮，待王上春秋後，二子爭圖天下。高聞知大驚，不敢隱諱，見秦王，將季氏之言，一一奏知。秦王大怒，就捉嫪毐下獄追究，具得情實。至九月，夷毒三族，殺太后所生二子，遷太后于雍地，拘相國呂不韋于幽室；諸大臣賓客極力上言，而死者二十七人，俱斷其四肢，積之關下。

有齊人茅焦，不避斧鉞，願欲議諫，王大怒，按劍而坐，口沫流出，設油鑊於殿傍，令人召焦進見，欲烹之；焦徐徐而行，旁若無人。行至王前，再拜謁起，稱曰：「臣焦向聞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二十七人，臣來之，固欲滿其數矣。臣，非畏死者也。凡生者不諱死，存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王所欲急聞也。陛下如欲聞其說，臣當極力上言之；如不欲聞其說，臣卽投諸鼎鑊，願死王前，不畏也。」王曰：「汝有何說？吾卽聽之。」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耶？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今天下聞之，盡瓦解而去，無一人向秦者，王獨立無與，臣竊爲陛下危之。臣言已盡，決知必死。」卽解衣徑赴油鑊，王急下殿手自接之曰：「先生請就衣，願今受事。」卽爵以上卿。

數日後，王命駕虛左方，往迎太后歸于咸陽，復爲母子如初。釋不韋于幽室，以文

信侯使就國河南。一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宴會無虛日。王恐其爲亂，召羣臣諭之曰：『不韋雖有救先王之功，今隆以重爵，可謂厚矣；况又無汗馬血傷之勳，反位居文武百僚之上，恐不足以勸天下也。意欲遷之蜀地，使老死遠方，亦不忍加誅之意耳。』羣臣莫敢再諫。王仍出手書與不韋曰：

『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祿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地，以全不忍加誅之意。勿違朕命，速令起行！』

不韋見其手書，乃哭泣曰：『吾今年老，何能遠行？自度難免誅戮。』遂飲酖而死。王聞知，乃厚葬于河南洛陽北邙道西也。

秦王自滅不韋之後，侈心益盛。一日，召羣臣議曰：我今并吞六國，一統疆宇，古今全盛，天下一人，當更國號，以新天下耳目。今自謂德兼三皇，功過五帝，故立尊號曰皇帝；又自以我爲始，可稱一世；相繼於後，爲二世，綿延不已，傳至萬世，故尊始皇帝。又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銷天下之兵，畫一統之法，遷徙天下豪傑於咸陽，鑄金人十二以示國富。起章臺於上林，通複道於上阪，大興工作，創立宮室，盡將所得諸侯美女珍玩鐘鼓充入。

二十七年，始皇召羣臣議曰：『古者聖王巡狩天下，以觀民風，朕欲效之出巡，與汝百官計議，汝以爲何如？』羣臣奏曰：『古先有道之君，巡行天下，以觀民閒疾苦，謂坐明堂而聽政也。若深居九重，天下利病，何從知之？陛下此行，正合古意。』始皇隨命駕，先巡隴西北山。偶過雞頭山，登高遙望見東南有雲氣非煙非霧，隱隱中有五色祥光。命近臣宋無忌問之曰：『此何兆也？』無忌奏曰：『雲氣之出，各有不同：有祥雲，有浮雲，有瑞雲，有霽雲，有慶雲，皆謂之雲。臣觀此雲，非雲也，乃大貴之氣，龍成五色，其應不小也。』始皇曰：『爲之奈何？』無忌曰：『此雲，非陛下不能鎮也，當遊巡東南，以寶物鎮之，可以消此應兆也。』始皇曰：『卿言正合吾意。』遂傳命旋車駕，復轉回東巡，登鄒嶧山立石頌功德，封東岳太山，遂以所佩太阿寶劍，瘞於山下。遂渡淮，浮江至南郡而還，駕回咸陽，羣臣迎接入宮。

始皇自回咸陽之後，一向無事，時常追思東南雲氣，不知有何應兆，心下不樂。有近臣奏請：『連日天氣融和，御園中百花爭放，陛下何不命駕一遊，以悅聖心？』始皇卽命駕帶領近侍妃嬪，前至御花園看景。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七

始皇命徐福求仙

却說始皇駕幸東御花園，入的園來，賞玩佳景，正是：

花迓宮袍雲錦重，柳披春仗露梢枝。

風微殿閣飄芬郁，萬紫千紅藹薇翠。

侍臣導引，看畢園景，登顯慶殿暫憩。不覺困倦，伏几而臥。忽聞一聲響亮，驚動天地，見紅日墜于面前，從東一小兒，身着青衣，面如鋼鐵，目有重瞳，向前欲抱太陽；未曾抱起，從南又一紅衣小兒，大叫『青衣小兒，未可抱去！我奉上帝敕命，特來抱太陽。』兩個不服，各努力爭打。青衣小兒，連摔紅衣小兒七十二交，紅衣小兒不服，跳將起來，用力打訖一拳，青衣小兒仆地便倒，氣絕而死。紅衣小兒，將太陽抱起向南去。始皇叫小兒：『且住！我問你：是誰家小兒？通個名姓！』小兒曰：『我是堯舜之裔，生于豐沛，先入咸陽，蜀封興義沙丘。汝歸長安。我立帝簡命，在四百之禩。』言罷，向南而去，只見雲霧迷天，紅光滿地，小兒不知所往。帝颯然覺來，細思此夢，凶多吉少，我嬴秦天下，恐怕終爲他人所得。遂命駕回宮，終日常常不樂。因與近臣計

，要求長生不死之藥，萬世爲君。

有燕人宋無忌奏曰：東海中有三神山，山中十洲三島，蓬萊方丈，八節如春，四時清明，不知寒暑，不識甲子。中有長生不死之藥，服之可以壽算無窮也。」始皇曰：「卿曾見此仙境否？」無忌曰：「臣有一方士徐福，曾到東海，見蓬萊方丈，遇神仙乘鸞駕鶴，亦與凡人不同，見在臣家暫居。」

帝聞說，就召徐福入見，求長生不死之藥。徐福曰：「求藥不難，入海得真藥爲難；若必欲得此藥，須臣入海，方可得也。」帝曰：「如求得此真藥，與卿共食，羽化登仙，不亦美乎？」福曰：「必欲臣去，須用大船十隻，諸色匠作，俱要預備；要童男美女，各用五百名；凡金珠寶貝，飲食器用之類，俱不可缺；打點整齊，臣便起行。」帝卽傳令，打造船隻，各色完備，着徐福過海採藥。

徐福撐駕船隻，入海訪仙，一去杳無音信。帝見徐福去久不回，心急，又着儒士盧生入海尋訪。

盧生行至海邊，見驚濤萬頃，銀漢波翻，烟霧茫茫，不知所往，遂嗟歎良久而回。自思勞民勦衆，費了許多錢糧，恐難空回，始皇必加責譴，却領數從人，去秦岳山中，

遍訪眞蹟。行至東華絕頂，見一人蓬頭垢面，臥於石上不起，盧生尋思此高處，人不可居，此人居之，定是異人；虛心向前施禮，其人起問曰：「公是何人？來此何幹？」生曰：「某奉始皇命，來此訪仙，求長生不死之藥。」其人笑曰：「天數已定，大限難逃，世上安有長生不死之藥？始皇可謂誤矣！」盧生見其人言語不凡，再三哀告懇切，務要指示迷途；其人用手推石成洞，不久取書一冊，上有書名，乃天籙秘訣，遂付盧生囑之曰：「此書當與始皇詳看，上有死生存亡之數。」盧生再要細問來歷，其人復臥於石上，合眼不語。

盧生得書，回見始皇言說：「東海茫茫，不知邊岸；尋訪徐福，查無蹤蹟。臣至東華絕頂，見異人授書一冊，不敢隱諱，即將原本進上。」帝將書展開觀看，上有書名天籙秘訣，其中有歷代轉運之圖，上書蝌蚪文字，言語多隱諱，不可曉。帝命李斯詳譯字義，中有一言說：「亡秦者，胡也。」帝大驚曰：「此天籙之言，必謂亡秦之天下者，必北胡也。」遂令蒙恬起人夫八十萬，沿邊高築長城，以防北胡。

始皇既命蒙恬北築長城，又傳令東填大海，西建阿房，南修五嶺，創立宮殿，興工勦衆，連絡不絕，改變制度，大肆更張；又恐人非議其過，乃聽李斯之計，盡燒歷代詩

皆誦法孔子，今陛下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也！」始皇大怒，使北監蒙恬軍於郡，并燬百家之書，如有偶語者棄市，坑侯生盧生等四百六十餘人。諸生不得居中國。

始皇倦倦，只思東南旺氣，恐人作亂，又命駕東方出巡。那山東地方，連年不收，百姓嗷嗷，不得安生；始皇車駕一出，日費數十萬金；百姓皆逃竄，天下大失所望。不題。

却說韓國城西三十里，淺山脚下，有一酒店，有幾箇鄉老在內飲酒。將至半酣，各人談天論地，說古道今，正是「暢飲邨醪行欲倒，務中閒樂四時春。」內有一老，姓趙名三公，言說：「五百年前，天下大衆，人人快樂。」衆老便問：「如何是太平？」公曰：「熙熙風景，皞皞年光，黎民鼓平，遍處笙簧。三日一風，風不鳴條，不摧折林木；五日一雨，雨不破塊，不打傷禾稼。盜賊不生，夜戶不扃，行人讓路，道不拾遺。邊庭無征戰之勞，朝野無奸邪之患。野外無蝗蟲旱澇之災，百姓無疲倦艱辛之苦，五穀豐登，天下安樂。此便叫做太平時節。」衆老又問：「此時如何？」公曰：「此時法度嚴謹，不敢說。」衆老便道：「我等僻處鄉邨，又無外客，你便說何妨？」趙三公只是搖頭不說。酒店傍邊閃出一箇人來，那人高冠博帶，布袍草履，面如美玉，目若朝星，便

道：『你不說，聽我說。』衆人拱聽；那人便說：『此時秦始皇無道，男不耕種，女罷機織；父子分散，夫婦離別；南修五嶺，北築長城，東填大海，西建阿房；焚書坑儒，大肆狂悖。民不聊生，天下失望。』那人說罷，又要高聲道幾句言語，只見那趙三公便起身就走；衆老拖住道：『你如何便走？』三公曰：『你衆人不怕死日！今始皇法度，偶語者棄市，我等被人捉去，都是死數。』衆老聽罷，一齊都走了。那人呵呵大笑曰：『愚人不識我機！但此不世之恨，何處發付也？』

未知其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 八

### 張良使力士擊車

却說此人乃韓國人，姓張名良，字子房；五世相韓；因始皇滅了韓國，一向懷恨在心，只要與本主報讎，用千金結交天下壯士，欲殺始皇。因來到邨中，遇見這幾箇鄉老，不覺說出這幾句言語來；衆人都走了。從店後有一壯士出來，張良見那人，身高一丈，相貌堂堂，向良長揖，便曰：『賢公適言始皇無道，想要爲天下除此暴秦？如有用我之處，自當與公出力。』良曰：『此處不可說話，便請壯士，到某家求教。』壯士同



良到家，分賓主坐定。良便問壯士姓名；其人曰：『某姓黎，住居海邊，人稱某爲滄海公。頗有膂力；使一百斤鐵鎗；單管天下不平事。適見公器宇不凡，語言出衆，必是奇特之士，故敢剖露肝胆。願聞姓名，有何指教？』良曰：『某韓國人，姓張名良，五世相韓。今韓被始皇所滅，願破千金求士，未得其人。今遇壯士，大遂吾願。况今始皇無道，天下切齒，公若奮力，誅滅此無道，與六國報讎，天下仰德，青史標名，萬世不朽也。』壯士曰：『謹遵公教，決不食言。』良遂留壯士在家，打聽始皇東巡何處經過。

後數日，良出探問，得知始皇從陽武縣過來，良却令壯士在高阜處懸望。見始皇車駕，將行之三里遠，正行到博浪沙地方。壯士只見黃羅傘蓋之下，想是始皇，即大步奔走向前，用力舉鎗，將車駕打得粉碎；原來始皇恐人暗算，常有副車在前，壯士不知，誤中副車。早有護駕御林軍將壯士捉住。始皇追問：『誰人主使？』壯士切齒瞑目，大罵曰：『吾爲天下誅汝無道，豈有人使之耶？』子房見事不成，暗暗叫苦，即於人叢中走脫。始皇又令趙高勘問，壯士不肯招出何人主使，乃擊柱而死。

始皇却令天下大索主使之入，十日不獲。子房遂逃難於下邳友人項伯家隱藏。項伯

乃楚將項燕之後也，與良交甚厚。遂留居住不疑。

良因偶出城外圮橋邊閒立，忽見一老人，身着黃衣過橋下，偶將履溺于泥中，不能出，遂呼良曰：『孺子可將吾履取出！』良見老人仙風道骨，與尋常人不同，急向泥中取履，跪而進之，極其恭謹。老人行不數步，又將履溺于泥中，又令張良去取，良略無異色，又取跪進之。如此者三次。老人曰：『此子可教。』遂指橋邊大樹曰：『汝于後五日，早往此處等我，我與汝一物，不可違也！』至五日，子房早起到樹邊，見老人坐於樹下，老人曰：『孺子與長者約何來太遲耶？汝且退後五日，當早來！』子房至後五日，五更時復來，又見老人先坐於樹下相等，怒言曰：『孺子何懶惰如此？且退後五日當早來！』子房至第五日，先夜不寐，即來樹下等候，不時老人忽然就到，子房一見俯伏拜迎，月明之下，見那老人時，比前更精彩，道袍竹杖，皮冠草履，飄然而來，真神仙也。子房跪而言曰：『願領教。』老人曰：『汝年富力強，勤心就學，他日貴顯，當爲帝王之師。幸今相遇，千載奇逢。授汝祕書三卷，奇謀神算，雖孫吳不能及也。功成身退，雖連蠶不能過。汝留爲韓報仇，扶立眞主，名垂萬世，與日月爭光。不可負也！』

子房向老人前跪而懇告曰：『願求大名。』老人曰：『你記着後十三年大谷城東葬一國君空地內，得黃石一片，卽我也。』言訖，飄然而去。子房藏書，回到山家，開卷看時，名曰素書。暗讀默記，自覺心胸開豁，識見精明，與前迥然不同也。

不說張良在項伯家隱藏。却說始皇東巡來到徐州，風景不同，民俗自別，桑麻繡野，禾黍鋪田。百姓來獻嘉禾，一莖三穗；始皇大喜，賞了百姓。復往東南，到沛縣，又見旺氣，想此地必有異人，分付細加訪問，倘或有人，卽當殺之，以絕後患。李斯曰：『雲氣出沒偶然耳，何勞陛下憂心！如若差人訪察，恐騷動百姓，反生他患。』始皇曰：『卿言是也。』遂命駕起行。來到會稽城中，見十字街人叢中，走出一少年壯士來，要刺殺始皇。

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九

### 趙高矯詔立胡亥

却說那少年要刺始皇，有一老者急止之曰：『不可！大丈夫當立萬世之功，豈可效刺客之流耶？』少年遂止。

其人爲誰？老者姓項，名梁；少者姓項名籍，字羽，楚將項燕之後，下相人也。籍初學書，書不成；學劍，劍不會。梁大怒曰：『爾欲何爲耶？』籍曰：『書記姓名；劍不過敵一而已。』梁曰：『汝今欲何學？』籍曰：『吾但欲學萬人敵也。』梁甚奇之。今日遇見始皇，意欲刺殺，項梁急止之。因此游行于吳楚之間，潛有圖天下之志。

却說始皇三十六年，有隕石見于郡，上刻六字：『始皇死而地分。』使御史逐一緝訪不出，遂命盡誅石傍居人，並燔其石。御史復命訖。李斯乘便諫曰：『陛下遊巡日久，變詐百出，祥瑞徵驗，恐難準信。不若回鑾歸國，修整邊備，安撫邦國，高拱無爲，自能無事；何必勞車駕遠出，生事端，致陛下終日不寧也？』始皇從李斯之言，回轉車駕。回到兗州，夜作一夢，與東海龍神交戰，但見龍神威力駿發，勢不能敵，急欲逃走，茫茫蒼海，竟無路可出。正在危急之中，忽見一龍，自天而降，遂吞而食之。醒來神思恍惚，四肢困倦，自覺此身若有所失。行至沙丘，病愈沉重，密囑李斯曰：『朕昔年東填大海，觸犯龍神，自夢來有病，恐不能起。若我崩之後，當往上郡宣太子扶蘇立爲君，庶不矢秦天下。』即日與李斯玉寶遺詔，玉璽等寶。李斯哭泣拜領。又曰：『卿事我多年，凡一應大小事務，皆託於卿，卿宜盡心王事，勿違朕命！且太子扶蘇，仁愛誠敬

，足可承繼。惜我一時見錯，誤貶遠方。卿等務要用心，不可失也！朕之遺言，不可輕泄於人。」言畢遂崩。在位三十七年，壽五十歲。是時知始皇崩者止公子胡亥，趙高李斯，宦者五六人，秘不發喪，棺載於溫涼車中，隨所至進飲食，奏事亦如平時；事後以鮑魚混其氣味，無有知之者。

却說始皇雖有遺詔，立扶蘇爲君，尙未發使，趙高急來說李斯曰：「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無權則爵寵去而身危。我欲君侯改詔，立公子胡亥，未知君意以爲何如？」斯曰：「此亡國之言，非人臣所當出也！」高曰：「君侯自謂長子之信任蒙恬，與君侯孰優？」斯曰：「不如也。」高曰：「扶蘇明而能斷，剛而有爲，平日與君不相得，若立爲君，決以蒙恬爲丞相，奪君侯之印而與之，君決罷歸鄉里，廢爲庶人，徐徐侵害，死無葬地矣。君侯何不自悟耶？」斯沉吟良久曰：「子之言亦自有理，但不忍負遺囑也。」高曰：「與其遺囑而身危，孰若負遺囑而權久？二者之間，隨君取之。」斯起謝曰：「謹如子教。」遂卽來說胡亥曰：「今日之權其存亡在公子與丞相及高耳。如若奉詔立長子爲君，必權歸於人，招之不來，揮之不去，退處僻地，不過一常人耳；乍當寵沃，一旦失位，心獨安耶？我與丞相意欲改詔，立公子爲君，共享貴富，不知公子之意，

以爲何如？」亥曰：「廢兄而立弟，亂倫也；違父命而獨擅，不孝也；取人之有而害之，不仁也。三者逆理亂常，天下不服，恐不可爲也。」高曰：「信小節而失大事，守微義而泥遠圖，君子謂其不達也。時不可以錯過，權不可以假仁；公子急當自思，勿致後悔。」亥曰：「任汝爲之。」高大喜，遂與李斯改詔賜扶蘇死，立胡亥爲太子。乃遣閼樂齋詔。

閼樂亦不知始皇駕崩，遂於車前，承命啓行。不一日到上郡，入城傳命接詔，扶蘇蒙恬急出迎詔開讀，詔曰：

「三十七年七月十三日，始皇帝詔曰：三代以孝治天下，而敦大本，父以此立倫，子以此盡職；違此，則悖理逆常，非道也。長子扶蘇，不能仰承體命，闕地立功，乃敢上書誹謗，大肆狂逆，父子之情，似若可矜，而祖宗之法，則不可赦。已詔立胡亥爲太子，廢爾爲庶人，賜藥酒短刀自決。其將軍蒙恬，稽兵在外，不能匡正規諫，本欲加誅，以築城之工未完，姑留督理。故茲詔示，盡宜知悉。」

扶蘇讀罷詔，涕泣曰：「君教臣死，不敢不死；父教子亡，不敢不亡。今君父賜死

，願飲酒以全其軀。』方欲飲，蒙恬急止之曰：『皇上使臣統領兵三十萬衆駐節邊陲，託殿下久住監督，此天下之重任也；既授以重任，而又賜死，中間有詐。不若面見奏過，若果不虛，死未晚也。』扶蘇曰：『君父命既出，理不可違。使命前來，豈有不實？如若奏請，愈增不孝。』遂飲酒而死。蒙恬覆太子屍痛哭不止，三軍莫不垂淚。

閻樂見扶蘇死，回咸陽復命。李斯趙高啓知胡亥，胡亥傷悼不已。遂傳秦始皇車駕啓行。

未知如何？

## 十

### 芒碭山劉季斬蛇

却說李斯趙高胡亥扶始皇靈車，從井陘九原，直道至咸陽，始發喪。胡亥襲帝位，是爲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于驪山下，以宮女無子者，皆令其殉葬墓中。自此大權俱李斯趙高執掌。又爲嚴刑酷法，殘虐百姓，大臣公子有罪者，輒行誅戮，四海怨望，干戈遍起。二世又思蒙恬在外，兄弟子姪在內，恐復作亂，欲召盡殺之，子嬰諫曰：『秦氏，秦之大臣謀士也，一旦棄絕，而用此無節行之人，是使羣臣不相信，而鬪士之意

離也。』二世不聽子嬰之諫，定要盡殺蒙氏九族，蒙恬聞知，嘆曰：『吾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而寧守義不妄爲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不敢忘先王之恩也！』遂飲鴆而死。二世開蒙恬死，將蒙氏兄弟子姪，盡遷徙於蜀郡。平日李斯趙高所忌憚者，惟扶蘇蒙恬耳，今皆誅滅，此外一無所畏憚，遂勸二世專行殺伐，凡一應大事，俱按不奏聞。以此盜賊蜂起，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吳楚之間，無一處無兵馬。陳勝吳廣起兵於蕘，武臣起兵於趙，劉邦起兵於沛，項梁起兵於吳，四海縱橫，天下變亂。二世惟荒淫酒色，恣行快樂，終日有奏事者，伺候不得投見，以此各處章奏，略無所聞。

却說劉邦，字季，沛縣人也。母媪嘗休息於大澤隄塘之上，夢與神交會，忽時雷電晦冥，邦父太公往視之，則見蛟龍見於其上，母遂有娠，後生邦。邦爲人隆準龍顏，美鬚髯，左股上有七十二黑子，愛人喜施，豁達大度，不事生產。及年壯考試，補吏爲泗上亭長，好酒喜色，人多狎侮。獨單父人呂文見邦狀貌，甚奇之，常曰：『劉季雖貪酒好色，人多輕之，但時未遇耳；若一發蹟，其貴不可言。』因歸家謀諸呂媪，願將女呂顏，與邦爲妻。呂媪怒曰：『往日曾許沛令，今何復許此下賤耶？』文曰：『此非汝



兒女子所知也！」遂邀邦入座上，留飲酒。說話間，呂公起身舉酒，勸邦曰：「君狀貌有大貴，君當自愛。吾有息女，願嫁君爲箕帚之婦，君勿違。」邦曰：「吾有三事未立：第一，幼而失學；二，力弱無勇；三，貧不能自贍。有此三事，豈敢屈公之女耶？」呂公曰：「吾意已決，願君勿阻。」邦遂出座，向公同呂媪拜謝。

酒深辭出，呂公送邦行百步遠，忽見一人望邦長揖曰：「連日訪季，欲相與一詞也。」呂公相其人，身材凜凜，相貌堂堂，聲若巨雷，暗思此人一盛世諸侯也，隨於路傍酒館，復邀邦與其人入飲，便問壯士姓名，其人曰：「某姓樊名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因訪劉季，幸遇賢丈，又辱賜酒。敢問姓氏？」公曰：「某姓呂名文，單父人也，客居沛，聞君名久矣；幸得相見。欲有一言，請問君有內助否？」噲曰：「某少貧賤，無父母，尙未有配。」公曰：「吾長女名顏，已配劉季；次女名須，欲事君，君以爲何如？」噲謙退不敢當。邦曰：「今日之會，真奇會也！一日之間，公以二女而許吾輩，公能相人，想知他日吾二人足可以保妻子也，君何辭焉？」遂相羅拜，盡醉而散，不題。

次日，沛縣遣邦送徒夫赴驪山，中途多逃失者；曉至豐西澤中，邦曰：「公等拘解

赴役，勞無期限，逃之者既得生，見在者恐獨苦，不若縱汝各任所往，庶免死役所也。』衆皆拜伏曰：『秦法甚嚴，我輩雖得生，恐負累君罪不輕也。』邦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中間有十餘壯士，願相從，不忍捨去。是日，邦被酒大醉，夜從小路潛走，先令一人導引；行至前途，還報曰：『前有一大蛇，長十餘丈，當徑不可進，不如從別路前往，免被傷害也。』邦曰：『壯士行路，何所畏懼？』遂撩衣仗劍，大步急趨向前，覬得切近，用力揮蛇，分爲兩段，開行數里；衆壯士大驚曰：『劉季平日最佳，今奮力勇敢如此，非偶然也。』遂同隱於芒碭山澤間。沛中子弟多歸附者。

後有人到斷蛇處，有一老嫗每夜伏蛇哀哭，聲甚悲切。人問嫗曰：『蛇死除害，爾何哭耶？』嫗曰：『吾子，乃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被赤帝子斬之，是以哀哭無所歸也。』人皆不信，疑以爲怪，急欲杖擊之，老嫗忽然不見。人以此告邦，邦聞之，心獨喜自負。

却說劉邦自斬蛇之後，四方歸附者數百人，威聲稍振。有沛縣吏蕭何曹參，見秦益暴虐，賦役煩重，欲議扶沛令聚衆背秦，乃令樊噲召邦，同其商議。邦同噲領數百人赴沛縣來，聲勢赫奕，沛令驚悔，乃召蕭曹曰：『爾假以扶我爲名，却結引外兵，是招虎

爲翼，反生內患，侵奪之禍，汝輩起之也。」屢次囑斬，衆人勸免。

是夜，蕭曹糾合心腹數十人，越城投邦聚義，因進言曰：「沛令庸才，不足與議大事；公今聲勢浩大，若乘此得沛城，暫屯人馬，漸次招撫逃亡，在外之人，倡爲義舉，四方響應，天下可圖也。」邦曰：「賢公若肯俯從大義，必須賺開沛城，襲殺沛令，議賢主以從人望，然後大事可成也。」二公計將安出？蕭何曰：「城中父老，正在驚惶之際，若今夜作書，曉諭百姓，陳其利害，束箭射於城中，使其內變，不一二日，城可下也。」邦從其言，卽作書射入城中。書曰：

「天下苦秦苛法久矣！民不聊生，豪傑並起。今我倡義聚衆，從公議擇沛主，往應諸侯，以共成大事。如若開城早降，免致屠戮；如若罔順天命，城破之日，玉石俱焚，後悔何及也！」

諸父老議曰：「見今劉季勒兵圍城，蕭曹俱已歸附，恐城破之日，吾父子難保也。」遂帥子弟入公署殺沛令，大開城門，迎邦入城。蕭曹同衆共議立邦爲沛令，邦曰：「不可。方今天下騷亂，諸侯並起，苟立主不義，百姓弗寧。我德薄才疎，恐不能爲沛縣主也。請擇賢者立之！」諸父老曰：「聞劉季有奇才，他日當有大貴，且卜筮劉季最吉。」

，當立季爲沛主。如若不從，吾輩卽解散矣。」邦不能辭，遂立爲沛公。蕭曹樊噲，帥諸父老，拜伏起居。建立旗幟，皆尙赤色，——蓋謂赤帝子之讖故也。不旬日，得沛縣子弟三千人，與陳勝合兵伐秦，不題。

是時項梁與兄子項籍，一向潛住會稽。有會稽守殷通，知梁有奇謀，召與計議曰：「今二世無道，陳涉起兵，天下紛紛，各相響應；我欲背秦從義，召子共與謀之。」梁佯爲應諾，歸與籍議曰：「大丈夫當自立，奈何鬱鬱久屈於人下乎？況且殷通又無大志，終難成王業。不若吾與彼計議，汝可暗藏利劍，同人衙內，拔劍斬之，占此大郡，招兵聚衆，以成大事，不亦美乎？」籍曰：「此正合吾志也。」

次日，便同項梁來殺殷通。

不知如何？下節便見。

## 十一 會稽城項梁起義

次日，項梁與籍見殷通，共謀背秦起義，籍大怒曰：「爾與吾不同！吾家楚將項燕，曾被秦害，誓不共戴天日之讎；汝食秦祿，爲會稽郡守，乃與此叛逆，不忠甚矣！吾

殺汝以爲人臣不忠之戒。」遂拔劍揪住殷通，劍過頭落，提頭大呼曰：「殷通背秦，不足以爲郡守，今已殺之；願將印綬與項公執掌，立爲郡主。爾等如有不服者，以此頭爲令。」門卒吏胥，俱各驚惶，盡皆攝伏。時有二牙將——季布，鍾離昧——上堂責之曰：「入其邦，殺其主，奪而自立，非義也。」籍曰：「在殷通爲叛臣，在項公爲義主，借秦地而報楚讎，天下之大智也。將軍若肯相從，共伐暴秦，以復六國之后，名垂竹帛，不朽之功也，何必區區以通爲念耶？」二將下堂拜伏曰：「願從將軍指揮。」項梁遂以二將爲都騎。旬日，郡縣望風歸降，得精兵萬人，各置部署，賞罰嚴明，用舍允當，人莫不悅服。

一日，季布鍾離昧復進言曰：「協力足以成謀，得將足以立功。今力雖協，而左右尙未得其助，恐孤立不足以建功也。今會稽塗山中有二將，乃桓楚于英，統八千精兵，嘯聚山林，俱有萬夫不當之勇；公如得此二將，可以爲助。」梁遂遣籍往招二將。籍同季布等前至塗山，先令一能言小校傳說楚將項梁，遣裨將項籍來見將軍，人無衣甲，隨從不過數人，要陳說大義，以共成王業。桓楚于英聞說，就請籍同季布相見。籍曰：「方今二世無道，英雄並起，天下莫不欲誅此殘暴，以解生民塗炭。二將軍負此武勇，正

當爲天下除害；奈何潛蹟山林，埋名丘壑，使天下諸侯聞之者，習笑將軍爲怯也？籍今從項公聚精兵數萬，共議伐秦，欲爲六國報讎，除此殘暴。仰將軍之名久矣，特來陳說大義，敬請下山，同力以伐秦，如成王業之後，富貴共之。」桓楚曰：「秦雖無道，而勢力甚強，非有蓋世之雄，不足以爲敵也。公今欲舉大義，恐力未瞻耳！願比試其強，果能力敵萬人，吾二人卽從之；不然，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籍曰：「隨將軍比試，吾力足以當之。」桓楚曰：「山下禹王廟前有鼎，不知幾千斤，公能推倒扶起，扶起又能推倒，三推三起，公方可謂無敵矣。」籍曰：「願往觀之。」隨同二將并季布衆多小校，來到禹王廟前，看那鼎時，高七人，圍圓五尺，約有五千餘斤。籍看了一遍，命一強健小卒，盡力一推，分毫不動。籍乃拽衣向前，用力一推，其鼎遂倒。籍又應手扶起。一連三推三起，若有不知其爲重者。二將大喜曰：「公力足可以敵天下矣！」籍笑曰：「如此試力，不足爲奇。」復又拽衣近鼎邊，用手插入鼎足下，盡力舉個平身，遠殿連走三次，面不改容，氣不喘息，仍輕輕安於原處，看二將曰：「汝以爲何如？」二將向籍前抱任曰：「公真天神也！吾輩願隨鞭撻。」衆多小校拜伏在地，大呼曰：「公真非凡人，雖古之賁育，亦何以敵其勇哉？」二將遂請項籍一行人進寨，置酒延款。

。便各騎排行步傳當。

次日統領人馬，同籍下山。正行之次，忽有一簇人驚惶馳走，籍策馬近前，便問：「爾居民爲何驚走？」衆人馬頭前告曰：「塗山大澤中，有一黑龍忽化爲馬，每日至南阜啣咆哮，蹂踏禾黍，民不能禁。聞將軍大兵至，願爲民除害。」籍同桓楚等數十人，步行到大澤邊，只見那馬見人來到，咆哮近前，兩足騰起，其勢有鬻人之狀。籍大呼叱咤，撩衣近前，就勢將馬鬃揪住，直身上馬，遶澤邊馳驟十餘遍，馬汗出勢弱，遂搭轡徐行一二里，無復跳躍。衆居民羅拜於前，願求大名，籍曰：「某楚將項燕之後，姓項名籍字羽，舉義兵伐秦，因招軍至此。」中有老人，長揖向前言曰：「某等聞將軍之名久矣，幸過荒邨，敢望暫將人馬屯住，請將軍到小莊拜茶，不敢久稽也。」項籍遂同桓楚一行人，入得莊來，施禮畢，老人懇勸進酒。籍問曰：「賢公高姓何名？未曾相識，乃蒙愛如此！」老人曰：「某姓虞，排行第一，人呼某爲虞一公。敢問將軍青春幾何？」籍曰：「某年二十四歲。」虞公曰：「將軍有室家否？」籍曰：「尙未擇配。」公曰：「某年老無子，止生一女，生而聰慧，幽閒貞靜，不輕笑語，雖內戚未嘗輕見其面，自幼讀書，明大義。其母生時，夢五鳳鳴於室，後長成，知其必貴也。邨中雖有豪家子

弟，皆愚陋不足爲配。適纔見將軍，力能扛鼎，勇敵萬人，倡舉義兵，志在天下，乃蓋世之英雄也。願以弱息爲配。」籍卽起再拜稱謝。公隨呼虞姬出見，蘭、蕙、質，異國色也。籍遂解所佩之寶劍爲定。又恐人馬騷擾，於是傳令起行。

來到會稽城內，領二將參見。項梁看那二將時，英雄將士，糾糾武夫；所領八千子弟，盡是精銳人馬。又將所降馬，牽過堂下；那馬高七尺，長一丈，真龍駒也。梁遂命名曰烏騮。籍又以虞姬許配一節，一一告說一遍。梁大喜曰：「予自起兵來，招亡納叛，人心順附；若如此，天下不難圖也。」

數日，梁遣人娶虞姬歸會稽，與籍成親，就帶堂弟虞子期隨軍聽用。

不旬日間，梁續招集四方逃亡之士，十餘萬人，與籍并衆將商議伐秦，擇日啓行。會稽父老遮道告曰：「君去誰與爲守？」梁曰：「當日取會稽之時，不過借以屯軍馬圖大事耳；今大軍駐扎日久，恐騷擾地方，欲令過江伐秦，與汝除殘去暴。他日成大事，會稽免租稅十年。爾照舊各安心生理，自有賢守來，與汝爲主也。」衆父老拜伏在地，不忍捨去。梁揮動人馬起行，由大路過江抵淮，三軍不能進，哨馬報曰：「前有一軍阻路。」項梁遣籍哨探，只見旗開處，一人出馬，威武雄健，風神峻烈；籍曰：「爾何人



，攔阻大兵？」其人曰：「某姓英，名布，六安人也。嘗聞兵出有名，是謂正兵；爾出無名之師，潛過淮西，助紂爲惡，是以阻子。」籍曰：「某姓項，名籍，楚將項燕之後。見秦二世無道，會稽起兵，降八千子弟，聚兵十萬，要與楚報仇，除此殘暴，以安天下，何爲無名耶？」兩家言未畢，只見桓楚聞是英布，勒馬到陣前，大呼曰：「英將軍何不下馬，我已歸降楚矣！願如前約。」布見是桓楚，遂下馬伏地。籍曰：「二公想亦舊識。」桓楚曰：「英將軍武勇，天下無敵，昔曾修驪山，亡命過江投某；某留住他，資助盤費，各相約：但得賢主，同心匡輔，以共圖富貴。前日聞在此聚義起兵，未得的信；不意今日相會。」布曰：「楚將軍興舉義兵，願與爲應。」籍大喜。隨引布來見梁喜曰：「千軍易得，一將難求；今得英將軍如獲萬里長城也。」遂合兵一處起行。不知伐秦如何？

## 十二

### 范增獻策立楚後

却說項梁收了英布，威勢益盛。一日，陞帳與衆將計議，「今人馬將佐，日漸強大，足可伐秦，但中間少一謀士；近聞淮陽居巢，有一老人，姓范名增，年七十，足智多

謀，雖古孫吳不能過也，欲一能言之士，往說歸楚；如此人來，大事可就。」有季布起告曰：「某亦知增久矣，願往說之。」梁大喜，就具幣帛遣季布啓行。

不一日到居巢，先投客店安歇。次日，整衣冠來見范增，先於隣近，訪問增住居，隣人曰：「增住居雖在城，不喜市廛，離城三里，有旗鼓山，增常居山中養靜，等閑不與人相見。」季布聞說，尋思此人不得見面，如何說話？遂於從人中，揀一便利者，同扮做遠客，因說：「來居巢生理，消折資本，歸家不得，聞先生之名，願求一見，請問資身之策。」增平日好爲奇謀，聞家童傳報，遠客求見，又久在巢生理，遂許相見。季布同從人進山莊，見增童顏鶴髮，葛巾布袍，腹隱甲兵，胸藏妙算，飄然淮楚之逸民也。布行禮畢，增問：「公何處人氏？作何生理？」布遂將項梁所具幣帛，令從人持立，跪而告曰：「某非遠客，亦未曾在巢生理也，特奉楚將項梁之命，具禮拜請先生；恐不得見，遂假以遠客爲名，庶無嫌疑也。目今二世殘暴，英雄並起，各殺郡守，以應諸侯，蓋爲百姓除害，以安天下；凡懷一材一藝者，尙欲效用，况先生抱經濟之才，負孫吳之策，年已七十，棲身蓬蒿，與草木爲休戚，有呂望之年，無呂望之遇，空老隴下，誠爲可惜。今項將軍，乃楚項燕之後，仗義行仁，文武兼備，會稽起義，而四方響應；過

江西征，而羣兇懾服。聞先生之名，特來上請。望及時應召，垂名金石，與呂望齊驅，天下之奇士也。速賜裁決，無煩再思。」增聽布一篇說話，意欲想算天時，運籌可否，只奈何季布將幣帛捧跪不起，增曰：「某聞二世酷暴，民不聊生，恨無路興兵，以除此無道。今子奉項將軍之命，遠來禮請，機會可爲，正合吾意。但子初會，且今暫回，明日相見，卽來領命。」季布跪伏在地，懇求不已，乃曰：「幸見先生，如獲珠玉，若待明日，又生別議；願先生勿卻！」增只得將幣禮拜領，延請季布上坐款飲。季布至晚，遂宿於增家。增却沉思楚運，默算興隆，遂跌足道：「楚非眞命，終無遠圖；但大丈夫一言既許，萬金不易，豈可悔耶？」當夜就寢。

次日，收拾行裝，帶一二從人，同季布一行人來見項梁。季布預先報知梁，整衣出迎，延之上坐，乃曰：「某聞先生之名已久，日夜懸心，恨軍務煩劇，未得求見。昨遣季布禮請下山，幸先生不棄，屈賜垂顧，大慰平生之願，萬惟先生盡心吐露，以匡不及。」增起拜曰：「將軍世爲楚輔，倡此義舉，天下歸心，萬民屬望，威武所及，誰不欽服。增今區區老叟，料無長才，乃蒙以禮徵辟，敢不竭盡心力，務成王業，以報今日知遇之恩耶？」就令籍與相見。梁終日與增談論，每至夜分，運籌決策，實中肯綮，梁甚

喜，自謂相見之晚也。

一日，梁因差人探聽陳勝消息，差人去旬日，國報陳勝被章邯大破之，行至汝陰，遂爲莊賈所殺，各諸侯皆解散；章邯見屯兵南陽。梁大驚曰：『吾欲糾合諸侯，助勝伐秦，不意賈績已死，我兵似不可輕動。』遂同范增計議；增曰：『陳勝貪利小人，不足與成大事。且今日之敗，實由不立楚後，而自立爲王，急欲富貴，而無遠大之圖，所以取敗也。且如將軍義兵一起，而四方之士，莫不聞風而來者，非有他也，蓋以將軍世世爲楚將，必能立楚王後而誅無道也。爲今之計，莫若先立楚後，以從人望，天下莫不曰項將軍非自爲也，實欲立楚後，而報六國之仇，公天下之義舉也。人心悅服，諸侯響應，秦雖強，一舉而可破矣。』梁曰：『此謀甚善。』於是遂以增爲軍師，仍差人遍訪楚後。

却說楚自秦滅之後，子孫星散，國脈已絕，遍求博訪，杳無蹤蹟。差去的人回說，楚地並無楚後，梁大怒，因痛責去人。於是復差鍾離昧，務嚴加尋訪。昧與從人商議曰：『楚後決不在城市中，或落鄉村僻靜去處，埋名隱藏，恐人知覺。』昧遂同從人下鄉尋訪，並無消息，心下十分憂悶。一日，行到南淮浦地方，見一羣牧羊小童，趕一小童

撲打，那小童容貌與衆不同，生得豐準大耳，眉清目秀，被羣兒趕打甚急，略無懼色。昧向前呼小童曰：「汝爲何被衆兒趕打？」童曰：「各小童皆是人家親生之子，獨我乃王社長從小雇覓牧羊，因我纔說衆童雖是親生之子，皆百姓人家，我雖雇覓之人，却乃王侯之族，衆牧童見我說起根基，他衆人不信，以此趕打。」昧曰：「汝既是王侯之族，定有個姓名。」小童曰：「我自小在外，迷失鄉貫。」昧就向前再行追問，小童見昧問得緊，便要走，昧却笑着低語說：「小童！我見你容貌比衆不同，後必大貴，你若實說，我便與你做主。」小童曰：「我今年一十三歲，來此已八年矣！嘗聞我老母說我是楚懷王嫡派子孫，因兵荒逃走，在外潛住，以此知我是王侯之族。」昧聽罷，急下馬招呼衆人，將小童扶上馬，徑到王社長家草堂上，快請老母出來相見。王社長驚恐不知何謂，遂拜伏在地曰：「某山僻農夫，不知國法，有何觸犯，乞大人赦罪。」昧曰：「汝快將小童母親請出來相見，有話說。」王社長隨即將老母衣服更換了，出到草堂上相見。昧却問小童住居籍貫來歷，老母初不肯說，昧再三懇求，老母將貼身舊汗衫取出，灑與昧，昧着前襟上有字，不甚分曉，隨向日色邊細照，有字數行，寫着，楚懷王嫡孫米心楚太子，夫人衛氏，宗派相傳，俱有根據，上有國寶鈴記。鍾離昧看罷，大喜，遂拜

伏行禮畢，喚王社長分付：「與小殿下更換衣服，同送到淮西，見項將軍，定有賞賜。」王社長聞說，亦拜伏在地，將衣服與殿下更換了，隨同鍾離昧一行人赴淮西來。見項梁，將前事一一告說一遍，梁甚喜。就擇日領大小將佐，立米心爲楚王，母夫人衛氏爲王太后，封項梁爲武信君，項籍爲大司馬副將軍，范增爲軍師，季布鍾離昧爲都騎，英布爲偏將軍，桓楚于英爲散騎，以下大小將官，俱有封賞。仍令王社長回鄉，賞以五十兩，綵帛一束，不題。

却說楚兵自此日加強盛，各處諸侯，望風而來。有楚將宋義，在江夏聚兵，聞項梁立楚之後，遂領兵五萬，會合伐秦，先來與梁相見。梁引朝見懷王，封爲卿子冠軍，統率人馬，與項籍征進。義曰：「淮西雖楚地，不足爲都，現今陳嬰駐兵盱眙，合同將兵，會嬰一處，立爲根本，西向伐秦，攻則可破，歸則可守，此萬全之策也。」籍曰：「善。」遂與武信君奏知懷王，整率大軍，前後三路啓行，赴盱眙來。

頭枝人馬，將近淮河，只見塵土起處，早有三軍來到，范增與武信君勒馬看時，旌旗動處紅光見，劍戟揮時紫氣生，增大驚曰：「此一枝人馬，與衆不同，中間必有真命之主。」言未畢，一人躍馬而出，堯眉舜目，隆準龍顏，真四百年開基創業之主也。增

見，把頭低了，暗思：『我錯投了主也！』

畢竟此人來相見，未知如何？

### 十三

### 章邯劫寨破項梁

却說此一枝人馬，爲首的姓劉名邦，字季，沛縣人也。芒碭山斬蛇，豐西澤起義，聚兵十萬，聞項梁兵到，同夏侯嬰樊噲一干衆將，領兵來迎，糾合一處，協力伐秦，與項梁范增相見，甚喜。隨後起兵馬俱到，同過淮河，到盱眙會合陳嬰，聚兵一處。懷王建都盱眙，各文武百官朝見訖，武信君駐紮大軍于泗水河。有淮陰人韓信，仗劍來見項梁，梁見信容貌不悅，欲不用，增曰：『此人外貌清癯，中有蘊藉，既有來投見，即當留用；如若棄置，恐塞賢路。』梁依增言，封信爲執戟郎官，就留帳下聽用。

初時韓信釣魚淮下，終日不得一飯，漂母見信有饑色，以飯與之，信謝曰：『吾從日得地，當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一日，往市賣魚，江淮有惡少年辱之曰：『汝常佩劍上街，能刺我耶？如不能刺，當出我袴下！』于是信俛首出袴下，一市人皆笑之以爲怯。獨許負者，善相人，一見信曰：『

吾子有王侯之貴，當爲天下元戎，富貴不輕也。」信笑曰：「一日不能一飯，尙望貴乎？」不意聞項梁兵起，遂來投見，梁只與執戟卽官，信悶悶不悅，維于行伍中伺候，不題。

却說楚兵聲勢振天，隨到歸附，傳入西秦。趙高恐懼，召章邯計議：「方今天下兵馬縱橫，吳楚尤甚。項梁立楚後，以收人望，與陳嬰劉邦合兵一處，屯聚盱眙，十分作亂。汝爲大將，坐視不行勦殺，以致猖獗，恐兵臨秦地，震動京輔，悔將何及！」邯曰：「連日節次傳報，正欲具奏出師，不意丞相召邯會議；且兵貴神速，不可遷延，卽日啓行。」章邯司馬欣董翳李由便帶領大小將官，統領三十萬精兵，出函谷關，東向伐魏，以次伐楚。

魏見秦兵勢衆，不敢出戰，便遣二使求救于齊楚二國。齊王田儋親領兵救魏，楚以新得襄陽舊將項明兵三萬，就合明先領兵臨魏境，遙爲之勢。邯遣司馬欣禦齊，遣董翳禦楚，却自領大兵在後救應。司馬欣與齊王田儋對敵，欣令後軍分二路爲左右翼，却領輕騎一千，與儋交戰。儋見欣兵少，盡力截殺，欣詐敗，儋驅兵來趕，忽聽金鼓齊鳴，秦兵兩路從後突出，箭如飛蝗，儋知中計，急欲回兵，已中箭落馬，被欣就勢斬于馬下。



齊兵大敗。董翳兵到南魏，正遇項明，翳兵遠來，未及歇息，人馬疲乏，明兵一出，翳不能敵，退三十里。駐扎未定，明又領兵追殺，翳大敗奔走。正在危急之際，章邯後兵已到，遣李由急出救援。項明追翳一晝夜未定，李由生力軍初到，不三合，斬明于馬下，大殺楚兵。秦兵三路人馬，通合一處。魏兵問知救兵已敗，孤城難守，魏王咎遂同魏豹棄城，出西門奔楚。章邯兵入城，安撫百姓畢，隨啓行，前至東阿駐扎，差人探聽不題。

却說項明敗殘人馬，回見楚王，奏曰：「秦將章邯，兵勢浩大，齊魏兵俱敗，今屯住東阿，指日東向入寇，乞陛下早遣人勦捕。」王召武信君會議，梁曰：「臣親領一枝兵，先斬章邯，次起兵伐秦。」王准奏。

於是項梁同項籍范增一千衆將，領兵二十萬，赴東阿來，離城三十里下寨。梁遣項籍出馬刺探。籍到陣前，大叫章邯出馬。邯領兵出陣，與項籍答話，籍曰：「爾秦二世無道，趙高大肆惡逆，汝輩結黨害民，不過魚遊釜中，尙不知死，乃敢東向入寇耶？」邯曰：「某上國天兵，所向無敵，汝乃湖南草莽，妄立楚後，豈足爲天人之應哉！」籍大怒，舉鎗直取章邯，邯舉鎗相迎。戰不三十合，章邯敗走，籍遂驅兵來趕。不十里之

地，有秦健將李由（李由乃李斯子也）放過章邯，攔住去路；籍大喝一聲，暗啞叱咤，李由馬倒退二十步之遠。籍舉鎗正欲刺由後心，司馬欣董翳接住，各挺兵器來迎，籍撒了李由，力敵二將。不二十合，二將不能抵敵，拍馬望後便走。羽正欲追殺秦軍，武信君恐羽深入重地，復差英布桓楚于英，領兵五千接應，大殺一陣。

章邯退五十里遠下寨，與衆將商議曰：『楚兵勢盛，不可力敵。我今漸次退後，當用緩兵之計，使彼將驕兵惰，不相隄防，然後一戰而楚可破矣。若以力戰，項籍勇不可敵，徒自取敗耳。』衆將曰：『將軍所見甚當。』遂按兵不出。

却說項籍領兵回見項梁，備說章邯敗兵，已退五十里下寨，明日密統領三路人馬，分頭截殺，決獲全勝。梁曰：『章邯舊有虛名，年老力乏，料彼無能爲也。』梁遂宴會諸將，高歌飲酒，盡歡而散。

次日，籍仍領兵分三路出戰，籍自引兵敵中路，英布敵西路，劉邦敵東路，鼓噪呐喊大進向章邯營殺來。邯各隊人馬，見三路大軍勢衆，住扎不定，拔寨通起；楚兵揮動三軍，分頭追趕，遂將秦兵折爲三處：章邯走定陶，司馬欣董翳走濮陽，李由走雍丘。却說項羽人馬，正趕至雍丘，追上李由，由與羽交戰，不三合，刺由於馬下。秦軍

大敗。

劉邦追司馬欣等至漢陽，一晝夜行三百里，蕭何急止之曰：「窮寇莫追！防有伏兵以逸待勞，反中其計。不如且屯兵于漢陽，以觀其變。」邦遂依言，屯住人馬，不題。

且說英布追章邯兵至定陶，邯進定陶屯住人馬，固守不與布戰；英布于城下安營，終日搦戰，邯兵只是不出。布無計可施。人報武信君大兵到來，英布出迎，項梁大軍安營畢，梁曰：「邯兵勢窮力竭，逃入孤城，正好極力攻打，如何坐守遷延？恐師老兵疲，救兵或至，將如之何？」布曰：「邯兵雖敗，人馬尚多，四門堅壁，恐難遽破，意欲相時而動，庶爲便益。」梁叱之曰：「爲將無謀，俄延時日，我兵旣到，立等城破，何待相時而後動耶！」遂將布喝退。隨卽分付四邊每隊軍士，各設雲梯土城攻打，喊聲振舉，驚動天地；不期城上火砲火箭齊發，雲梯盡着，又兼矢石如雨，站立不住，只得退下城來。梁又安排數百輛衝車，鼓譟呐喊而進，邯急令鐵索貫穿鐵鎗，遠城飛打，衝車皆折。千方百計，城不能破。梁十分暴躁。有執戟郎韓信密至帳下告稟：「大軍人馬久住城下，恐敵軍窺見我軍懈怠，夜黑開城，攻劫營寨，一時無備，反遭毒手。攻城之策小，隄防之策大，請將軍思之。」梁大怒曰：「吾自起兵會稽，所向無敵，量此孤城，

何足爲難！章邯聞吾之名，心胆皆碎，何敢出城劫吾營寨耶？爾何等之人，乃敢妄爲籌策，以阻軍心？」遂將韓信又出。有宋義聞信言，急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必敗。今士卒懈怠久矣，秦見雖圍困在城，連日養精蓄銳，又兼章邯秦之名將，善能用兵，果如信言，甚于利害，信言亦良策也。」梁益不聽。是夜章邯果分付將士飽飯畢，人各銜枚，開放城門，統領三軍，暗分二路，來到楚寨，楚兵正睡熟，章邯密傳將令，一聲砲響，金鼓大振，殺入楚營，夜晚兵來，如天覆地陷，山崩海沸一般。此時項梁已帶酒不能起，左右扶出轎門，未會上馬，一將殺入中軍來，乃秦偏將孫勝也，梁措手不及，被勝一刀，斬于門旗下。

項梁被誅；各隊人馬驚惶亂竄，自相踐踏。宋義英布禁止不住，只得棄營逃走。殺到天明，秦兵大獲全勝，徑趨外黃，入陳留屯住人馬，聲勢復振。

劉邦知梁敗績，領兵來定陶救援，已無及矣。遂同義等收回敗殘軍馬，急投雍丘來報，說武信君被邯所殺。項羽聞知大叫一聲，氣倒在地下。

不知性命如何？

## 十四

### 項羽殺宋義救趙

且說項羽聞武信君被章邯所殺，哭倒在地，諸將再三解勸，羽曰：「某自幼無父，蒙叔父撫養成成人，教習兵法，視我如子；今一旦功業未竟，中道而殞，此心如碎，安能已于情乎！」言畢又哭。范增曰：「爲國捐軀，臣子之大節盡矣。項將軍雖命數如此，而楚之大業已就，天下望風歸附者五十萬，衆將軍果能承繼其志，恢宏疆宇，滅秦定楚，追封武信君爲王，血食百世，將軍之大孝畢矣！何必效兒女子區區于悲泣之間，何足以收服人心耶？」羽起謝曰：「謹如先生所教。」遂起兵急趨定陶，會宋義劉邦，合兵一處，與武信君掛孝，率諸將撫棺行祭。遂收梁尸，以武信君服色葬于定陶。於是起軍徑奔陳留而來；未及楚兵到時，章邯軍已渡河擊趙矣。

趙王歙陳餘張耳等出戰，俱被章邯殺敗，遂夜奔鉅鹿，堅壁不出，隨差人赴楚求救不題。

却說項羽與宋義范增計議曰：「今章邯渡河，聲勢復振，武信君新葬，懷王獨守盱眙，恐非長策。不若回軍，遷都彭城，再作區處。」衆議既定，傳令三軍，回到盱眙。諸將朝見懷王畢，懷王問項梁死，十分哀慟。項籍復奏曰：「武信君新亡，我軍銳氣已挫矣。見今章邯屯兵鉅鹿，破趙後必入寇西楚，不如先調兵征勦，我王遷都彭城，以爲犄

角之勢，不可緩也。」言未畢，忽有人來報趙遣使求救，王召人，卽問章邯虛實，使曰：「秦兵三十萬，圍鉅鹿將一月矣！趙軍食盡，人馬死者過半，指日城破，生靈受害。顧大王憐而救之。」懷王聞知大驚，卽以宋義爲大將軍，項羽爲副將軍，范增爲軍師，領二十萬人馬，往鉅鹿救趙。

兵至安陽，宋義按兵不動，欲遣子宋襄相齊，乃曰：「邯兵困趙日久，今心志懈弛，人無鬥志，我兵遲緩數日，坐觀其敝，待邯兵懈怠，我却以兵攻之，邯必擒矣。」義遂遷延四十六日不進。羽曰：「秦軍圍趙甚急，城內死者七八，若能乘彼攻圍日久，鼓譟大進，攻擊其外，趙兵殺出以應於內，內外夾攻，秦軍必走，而邯可擒也。」義曰：「不然！搏牛之蟲，不可以破蟣蝨；志在於大，不在於小也。若章邯勝，則秦軍疲乏，我却承其敝而攻之，必破矣；若章邯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亦必可破矣。此兵不勞而觀勝負也。若夫披堅銳執，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遂傳令軍中曰：「縱使三軍之猛如虎，其狼如羊，其貪如狼，苟有違令，不從者必斬。」又陰遣其子宋襄爲齊國相，宋義親送至無鹽而回，復飲酒高會。時至天寒，大雨，士卒在雨中凍餒不可當，羽暗行軍中，聞各營有怨言，羽乃厲色正言曰：「諸將奮勇戮力，急欲攻秦，今却久

留，不肯引兵渡河，况今年歲饑民貧，士卒不得飽飯，又無積糧，却乃飲酒高會，必待秦兵破而後擊之；夫秦兵強大，趙兵怯弱，以弱敵強，何得秦敵？且武信君新破楚王，坐不安席，今盡將境內之兵總屬將軍，非專爲救趙，實欲假此破秦以雪前日之恨。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終日私宴，非社稷之也臣！」義終不聽，羽深恨之。

次日，宋義早陞帳，羽仗劍入帳，大呼曰：『宋義與齊謀反，令子宋襄與齊結連外應，故留兵不進，意欲吞取西楚。吾今奉楚王密旨，斬義，以曉諭三軍。』宋義聽罷，便欲從帳後逃走，羽大步趕上，將義拉住，一劍揮爲兩段。衆將俯伏帳下，皆曰：『首立楚後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此叛逆，正合人心。』衆將俱立羽爲假上將軍，職專征伐。急使人追趕宋襄，將至齊境，遂殺之。又使桓楚報命與楚王，數宋義叛楚之罪。王遣鍾離昧持節封羽爲上將軍。自此軍威大振，名聞諸侯。

於是遣英布爲先鋒，將軍二萬，渡河。邯鄲布至，急差司馬欣董翳渡河南岸，立營以抵來兵。二將領兵渡河，營寨方纔立定，英布前軍早到，二將出馬，與布交戰，布並不答話，舉斧徑奔二將，二將來迎。正戰之間，只見秦軍不戰自亂，從後一將殺至，乃上將軍項羽也。二將大驚，撇了英布，徑投河南營寨，時已被楚軍占在，只得棄營望河

北逃走。項羽大獲全勝，所得軍器輜重，不知其數。收軍進營。待後軍陸續俱到，遂領軍北渡河，按劍高坐，候後軍渡畢，乃盡將船隻沉入河南，釜餽打碎，廬舍燒燬，止持三日行糧，曉諭三軍，務要竭力死戰，無復退志。三軍踴躍大呼曰：『願從將軍決一死戰！』鼓譟連夜攻章邯。

不知勝負如何？

## 十五

### 楚項羽九敗章邯

二世二年十一月，項羽大兵進攻章邯，范增鍾離昧相議曰：『項將軍急欲攻進，破釜沉舟，糧食俱在後，倘三日未下，而軍無糧，將如之何？此時當差心腹牙將，星夜催備糧食近河，如三日勝邯，不必運過河；如三日不能勝，須過河預備軍需，庶不失機。』昧曰：『先生所慮甚遠。』隨即差人催備軍需，不題。

却說司馬欣等被項羽英布沖殺一陣，回見章邯，備說英布武勇，不能敵，項羽人馬已北渡河矣，即當作急隄備。言未畢，有人來報楚兵過河，破釜沉舟，要與秦兵決一死戰，聲勢甚大。邯聞說，急召秦將王離涉間蘇角孟防韓章李遇章平周熊王官等，至帳下



分付曰：『項羽勇冠三軍，不可輕敵。汝各隊人馬分爲九路，連寨結營，待我與彼對敵，每隊以次接應，待楚兵深入重地，九路人馬合兵截殺，必獲全勝。』衆將得令，各調人馬准備。只見楚兵已到，項羽一馬當先，章邯出馬對敵。羽見邯出，咬牙切齒大罵曰：『逆賊殺吾季父，此讎不共戴天！』遂躍馬挺鎗，直取章邯。邯舉鎗相迎，二馬交戰，殺五十合，邯敗走。未及五里遠，早有王離人馬接應，章邯退後。王離出馬與羽交戰，不二十回合，羽賣了箇破綻，讓王離一鎗刺來，羽却躲過，就勢將王離活捉過馬來。衆軍將王離綁縛歸陣。邯見王離被擒，撥轉馬便走。羽大叫『逆賊那里去？』催動人馬追趕。羽騎的是烏騾馬，日行千里，衆軍跟之不上，俱落在後，羽一騎馬飛奔章邯。章邯見羽無軍，復回馬交戰，項羽一根鎗，恨不得即時綽死章邯。章邯只是架隔遮攔，如何當敵。正在危急之時，早有秦將涉間兵到，接住廝殺，羽更不答話，直取涉間。戰不十合，項羽按住火尖鎗，順手取出鞭來，望間打一鞭去，涉間急躲時，早中左肩，翻鞍落馬。秦陣上章邯見涉間落馬，卽領牙將宋文等死戰來救，只見項羽大軍已到，英布桓楚各領兵冲殺將來，章邯折軍大半，大敗而走。項羽見天色將晚，恐有伏兵，不去追襲，鳴金收軍，安下營寨。

當有軍師范增進言曰：『將軍深入重地，天色陰晦，須防賊兵劫寨。』羽曰：『軍師之言是也。』范增卽傳令於小山口，另安營寨，屯住大軍，却於大寨堆積柴草，虛立旗號以等待敵兵；却喚桓楚于英丁公雍齒兩將上帳分付曰：『汝四人領兵埋伏，但看大寨火起，章邯必定中計。汝等領兵四面勦殺，阻住去路，不可走脫。』四人領命去訖。又喚英布分付曰：『汝可領兵三千，於正西大路埋伏，阻當秦軍接應，不可誤也。』各各分佈已定。請項羽於小寨內專等敵軍。

却說章邯，領敗殘軍馬，投蘇角寨來與司馬欣董翳合兵一處，離楚營三十里下寨。角曰：『今楚兵得勝，人馬疲倦，不作準備，某引輕騎人馬，從東路殺奔楚寨之後，劫彼營壘，將軍却從西路殺來，兩路夾攻，使彼首尾不能救應。此兵法所謂攻其不守，雖不能至大獲全勝，亦可以挫其銳氣也。』邯曰：『正合吾意。』蘇角遂領本部一萬生力人馬，暗暗往楚寨進發。不久，來到楚營，見旗幟不整，轅門緊閉，只說中計，大刀關斧，殺下營來；見是空營，卽欲回時，楚寨中一聲砲震，四下火起，喊聲大振。角急殺出寨來，投西便走，只見左右有桓楚于英，右有丁公雍齒，一將攔住去路，不能得出，便西望山東小路而走。只聽鼓角齊鳴，喊聲大舉，一將大叫曰：『無謀匹夫，認得楚將項』

羽麼？」蘇角驚慌，莫知所措，被羽一鎗，刺於馬下。

却說章邯聽得東路鼓聲大振，喊殺連天，又不知蘇角勝負，只得領人馬緩緩哨探。未及兩箇更次，只見楚兵大勢已沖殺來，此時天色將明，秦兵各隊拔寨通走，章邯斷後，早有英布人馬先到，與邯決戰，二馬相交，兵器並舉，戰五十合，不分勝敗。羽軍到，見布戰邯不下，領人馬沖過來，邯兵敗走。正欲追趕，刺斜裏一軍殺來，乃是秦將孟防接應，與楚兵交戰。桓楚挺鎗直取孟防，孟防來迎，只一合，刺防于馬下。章邯見折了孟防，拍馬投西便走，桓楚自思捉住章邯，勝他將百倍，就拍馬追趕。邯馬連日困乏，又兼未得草料，前走甚急，後趕又近，馬過山岡地，將馬絆倒，章邯擗于馬下。桓楚急向前用鎗便戮，山脚邊早轉出一枝兵來救應，乃是秦將韓章，一馬抵住桓楚，衆軍士救起章邯。桓楚方欲與章交戰，早有干英人馬殺到，接住與韓章廝殺。未及十合，項羽大兵又到，韓章不能抵敵，撥回馬就走。羽揮動後軍，一併追趕，却有秦將李遇原領本部精兵一萬住扎在此未動，章邯同衆遂投李遇營暫歇。楚軍陸續也都到了，見秦兵當頭扎營，未敢前進，傳令且屯住人馬造飯，日已平西。

范增與項羽曰：「今晚秦兵恐楚劫寨，定於高陽坡下有埋伏人馬，却設空營待我去

刼，伏兵一起，決中其計。」羽曰：「先生有何妙策？」曰：「將軍統一枝人馬，徑奔秦營，鳴鑼擊鼓，搖爲之勢，却差兩枝精兵，去截住伏兵來路，秦兵決出交戰，候兩路兵得勝，却三路合兵一處追殺，將計就計，使彼措手不及，邯可擒矣。」羽隨即差英布領一萬軍暗出南路，桓楚領一萬軍暗出北路，自領兵三萬出中路，各分派已定。

却說章邯與李遇商議，「楚兵連日得勝，今晚定來刼寨。爾可領兵五千南坡下埋伏，韓章領兵五千北坡下埋伏，我同司馬欣等衆將大營後埋伏。候楚兵到來，三路並攻，必擒項羽。」衆將依令，調兵去訖。

項羽到晚一更時候，南北兩路人馬，銜枚暗出，項羽却自領精兵三萬，密從中路，行至五里遠便不動，却大舉金鼓火箭火炮，一齊發着。章邯正欲從寨後殺出，只見南二路秦兵敗回本寨邊，楚兵殺來，章邯不敢出戰，急拔寨便走。項羽知楚兵二路得勝，急催動人馬追殺，十分混亂。行二十里，已到趙城。

城裏聽得城外鼓譟震天，知是楚兵已殺到城下，陳餘張耳等急上城探望，天色漸明，見秦兵大敗，遂開城門，領一枝人馬殺出來接應。章邯顧不得中軍，領數騎落荒逃走。英布望見，帶領本部人馬追趕，追到東門，正遇秦將章平，急來救應，放過章邯，

與布交馬。戰三十回合，章平無心戀戰，急回保着章邯，奔曲陽小路來，正遇周熊王官二枝人馬接着；英布見有救應，遂同桓楚合兵一處，回見項羽。有趙王欽同張耳陳餘城外置酒拜伏迎接楚兵進城。羽曰：『且未可進城。乘章邯殘敗之後，直擣秦境，勦殺殘孽，滅離秦之族，正在此舉。若人馬進城，遷延時日，養成賊勢，終是費力。』遂留季布鍾離昧在趙城外，統兵二十萬住紮，斬王離涉間以示威武，却領精兵三十萬，追趕章邯。

未知如何？

## 十六

### 秦趙高權傾中外

却說項羽統兵追襲章邯，所到郡縣，箠食壺漿，迎候楚軍，各路諸侯，膝行而見，羽勢益震。以此日行五十里，或三十里，邯兵遂遠遁。范增諫曰：『章邯遠遁，諸侯順附，天人響應之時，正將軍化家爲國之日也，何必親冒矢石，追此窮寇？况三日之間，已經九戰，破秦軍三十萬，古今用兵，將軍爲首稱也。以增愚見，不若且屯兵漳南，養此精銳。吾料趙高乃妬忌小人，二世昏闇，不知征戰之苦，章邯居外，兵不應手，心志

恍惚，持疑不定，兼之以將軍之神武，破邯滅秦，指日可見矣。」羽曰：「謹如先生之教。」遂屯兵漳南，不題。

且說章邯收拾敗殘人馬十萬，過章河，屯住於函谷關。

早有人傳入西秦，說章邯折兵三十萬，天下諸侯，各據一國，不久楚項羽侵奪秦地，此時關口上十分緊急。近侍宦官宮妾，聞了這信，各各驚惶，寢食不安。秦公子族人都在朝門外，又不得進內啓奏。趙高只是把持住，內外稍有不順意者，便尋事害了性命；以此羣臣，不敢側目而視。忽一日，高獻一隻鹿與二世，却指說是馬，二世笑曰：「承相誤矣！此鹿也，非馬也。」二世問左右近臣，或有不言者，或有阿順其意言馬者，或有直言是鹿者，高却就中陰害其言鹿之人，羣臣愈加畏懼，絕口不言國政，大權總是高執掌。李斯常鬱鬱不樂。高窺見李斯有不樂之意，遂乘便來見斯曰：「關東羣盜蜂起，章邯新敗，國家岌岌乎不甯矣！况阿房宮工程浩大，亦當暫止。我是宦豎，不當進言。此正君侯之事，何不進諫？」斯曰：「上在深宮之中，無由得見。」高曰：「君侯其奏，我與通之。」於是高侍二世，正在宮中燕樂之際，女嬪滿前，却使人告李斯曰：「此時可奏事矣！」李斯一連請謁二次，二世大怒曰：「我在此燕樂，李斯何敢侮慢如此耶

？』高曰：『沙丘主謀，李斯預力；今陛下貴爲天子，斯不得裂土爲王，時常怨望。前時長子李由爲三川郡守，與楚賊相通，至今未明。李斯居外，權重於陛下，與楚人往來，斯實有意焉。陛下當察之！』李斯聞高有陰謀之意，却上書言高之罪，二世曰：『趙君爲人，清廉強力，不通人情，上能適朕之意，朕實知趙君之賢，而君乃疑之者，何也？且朕若無趙君，將誰爲任哉？如君止我罷阿房工役；阿房宮乃先帝所爲，君不能禁止盜賊，却欲我違先帝之志，以成不孝之名？是上不能報先帝，次不能以忠於我，何以居相位耶？』遂下廷議鞫問，以爲私通楚盜，謀危社稷，論五刑當腰斬，夷三族。於是縛李斯於咸陽市。斯顧其中子曰：『吾欲與爾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外，逐狡兔爲樂，豈可得乎？』父子遂放聲大哭，腰斬夷三族。

趙高自害李斯後，權勢愈重。

章邯屯軍函谷關，士卒無糧，馬無草料，各路諸侯皆與楚會合，同力攻秦，勢危力極，甚難支持。邯差人節次傳報，趙高通不投進。衆宮妾風聞這個消息，終日焦愁，獨二世恣意快樂，通不理論外事。

一日，二世出獵回宮，衆宮妾迎入內，二世就寢宮安歇。未及睡着，只聽衆宮妾低

言與內使說：『今日外邊消息如何？』內中一近侍說：『今日聞外邊人說，章邯領兵，連敗九次，折兵三十萬，楚兵不日過關，我等却如何是好！』二世聽罷，就寢牀上起來，急叫纔說話的宮嬪內使：『快來！我問他說甚的。』衆人俱到二世前泣奏曰：『今天下諸侯，十分變亂，章邯新折兵三十萬，秦地不久爲楚兵所奪，臣等死無葬地矣！』二世大驚曰：『汝等如何得知？』衆曰：『內外無一人不知，惟陛下被趙高蒙蔽，不得知也。伏望陛下早早發兵，遣將征進，免致生靈塗炭也。』二世當時召趙高大罵曰：『汝爲丞相，事無大小，皆汝執掌，今兵敗於楚，天下變亂，國家正在危急之秋，汝如何不奏我知，尙終日我前欺誑？罪當誅戮！』趙高免冠叩首曰：『臣雖備員丞相，只管理得內事，侍奏陛下，坐享太平；若征討賊寇，却在大將軍章邯、王離等掌管，臣一人豈能兼管？如今只差人追問章邯等慢軍之罪，再遣大將征進，自然無事。外邊聲勢，不過是人傳說。况章邯又無奏報，陛下何必聽宮宦之言，却怒怪微臣耶？』二世聽高遮飾之言，遂依舊安心不理政事。

高歸家，尋思二世責怪之意，定是章邯因前來奏事，不與舉行，想密有人通與內宦，以此二世知道，今乃如此怪責。連日正嘖恨章邯，却有人來報說，章邯差長史司馬欣



來奏事，高曰：「且着在朝門外伺候。」一連三日不着見面。欣急躁，用金帛買求門吏，轉通家僮，打聽音信。忽一日，家僮來說，丞相十分惱怪章邯將軍，要追問慢軍之罪，汝今來奏事，正入網中，不如不見爲妙。欣聽說，急離朝門外，到下處同從人吃飯畢，各備鞍馬緊束，星夜出咸陽，望函谷關逃走。

却說趙高稽留司馬欣三日，要尋個圈套，拘留三家老小，追問重罪，不想欣已知此信，徑自逃走。高却令門官召欣入見，門官出到外邊跟尋，並無下落。轉問欣下處人，說：「欣昨日已同從人起身去了，今已兩日矣。」門官急來回復趙高說，司馬欣已去二日。高大怒，卽令牙將四人，各備快馬，務要捉欣回來。牙將得令，追趕兩日，不見蹤跡，尋問前途人，俱說「已寸三百里外，如何追得及？」牙將聞說，只得回見趙高，備說司馬欣已先去二日，如何追得上。高十分忿怒，痛責牙將。隨進內奏知二世，說章邯等，久專闕外，略無寸功，喪師啓釁，招來外寇，關中震動，恐貽患地方；緣情論罪，法當賜死。今再選大將，代彼征伐，庶爲便益。二世准奏，高就令姪趙常爲使，召回章邯等問罪，不題。

却說司馬欣連夜逃回，來見章邯，告說：「趙高專權，內外蒙蔽，因二世怪責欺誑

之罪，高遂致疑，要謀害將軍，故稽留某在外，尋事問罪。某因知此消息，徑回與公同作商議。』邯聞說大驚曰：『內有權奸，外又有勁敵，兩難之地，如何區處？』遂請董翳等衆將從長計議。翳曰：『趙高心計，最難測度，一言之間，李斯夷族。今若嗔怒，吾輩定遭毒手。』傍有謀士人等，從咸陽來，亦說：『趙高定計，已將三家老小拘禁在獄，目下有人來取將軍，爲李斯標榜矣；如據兵抗命，尙可存活，苟隨之入關，定喪全軀。請將軍思之。』言未畢，早有使命趙常到營，衆將迎接詔書，到營開讀。

詔曰：——

『征討之命，皆出于天子；關外之寄，實主于元戎。建堅功勳，威震海內，必克乃濟，庶副委託。爾章邯等統兵征伐，喪師辱命；差官奏事，未有旨降，乃敢輒回；上下之分，殊爲背叛。今差騎將趙常往拘，繫頸來見，順命不違，尙有酌處；如復違抗，罪不容誅。惟詔奉行！』

邯等讀罷詔，與衆將不跪，都起將使命揪住，乃大呼曰：『我等披堅執銳，親冒矢石，萬死一生，受了多少辛苦，前與楚人九戰，一連十數日，晝夜不眠，每日不得一殮；今屢次差人奏事，趙高不容報進，却反問我等重罪，與其隨使命而赴死，不若斬使命

而雪恨。』遂拔劍來斬趙常。

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十七

### 項羽聽諫伏章邯

却說章邯要斬使命，秦將曰：『不可。若斬使命，實爲矯抗。不若且將趙常拘留在此，却備細奏聞，看二世喜怒何如。』邯遂按劍不斬，却拘留趙常在營。未及具奏，有陳稀等衆將勸邯曰：『趙高已拘公等老小，蠱惑之言，已入君心，縱有大功，誰則知之？夷族之禍，恐終難免！不若斬使，以決其志。』邯尙猶豫不能決。

後數日，陳餘差人自趙來下書，邯拆書曰：

『白起爲秦將，南并鄢郢，非抗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十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世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並起，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君居外，多內隙，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下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

不能除佞以清君側，外不能約諸侯而制強隣，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危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南面稱孤，孰與身仗斧鉞，質妻子爲戮乎？陳餘百拜謹書。」

邯看罷書，與衆將說：「餘之言，亦自有理。但不知投何處去爲上？」陳稀曰：「別國新立，志多狐疑，未可歸附；惟楚將軍，功烈震當時，氣節蓋天下，又兼兵強將猛，威勢大振，雖大國諸侯，亦肘膝而見，吾知他日滅秦者，必楚也；公當歸楚，不失封王之貴。」邯曰：「吾昔殺項梁，與楚有世讎，楚將軍豈能容我？」稀曰：「我與將軍見楚，陳說便利，料楚定從其議。」邯曰：「子往說之，吾專候來命。」

陳稀遂疋馬到楚營。傳報有秦使見元帥，羽曰：「着進來！」稀入營，見羽，行禮畢，羽曰：「困久不行納命，欲使汝爲說客耶？」稀曰：「兩軍相持，勢力俱困，費用不貲，百姓疲敝，非惟不利於秦，抑且不利於楚。」羽曰：「爾欲何爲？」稀曰：「章將軍勞苦三年，身經百戰，持兵日久，功難報秦，奈何趙高日相陵替；今者抗命拘使，情願歸附將軍，共成王業，令其士卒，如赤子之望父母也。不識尊意以爲何如？」羽大怒，拍案大呼曰：「邯殺吾季父，千載之恨，百世之仇，正欲砍首，以爲溺器，方可洩吾

之恨，豈容其歸附於吾左右耶？」陳稀冷笑不止。羽益怒曰：「汝冷笑，欲試吾寶劍耶？」稀曰：「吾笑將軍所爲者小，所失者大也。且大丈夫爲國忘家，用賢略讎；彼邯之行兵，乃各爲其主耳，——此人臣之忠，而智者所必取也。將軍何拘滯於心，而示人以不廣耶？」范增曰：「且令陳稀暫出帳外管待，某有一言以告將軍。」羽呼稀曰：「汝懼且暫出帳外酒飯，容吾思之。」稀遂出帳，羽令人管待不題。

增乃進言曰：「公威勢甚大，而持兵日久，不得入關者，以其有章邯爲之藩籬也。今邯爲二世趙高疑忌，欲遣使賜死，逼迫甚急，以致邯進無所往，退無所歸，兩難之際，不得已而仰附於將軍，誠使將軍不念舊仇，撫之以恩，結之以義，連屬其心，而俯納之，彼必感恩圖報，雖蹈湯赴火，而卒爲將軍用也。且秦之所恃者，邯也；苟邯去，則藩籬撤，而國無所倚重矣。蓋國無主將，是謂無國，將軍乘其虛，而鼓兵以進，破秦如建瓴之易耳，今苟捨此，拒而不納，使邯復據兵以投他國，結連爲援，以圖大事，是秦未亡，而又增一秦矣。古人云：「三軍易得，一將難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將軍宜捨其私仇，速賜剛斷，忘小忿而成大謀，天下之豪傑也。」羽聞增言，遂悟曰：「軍師之言，誠確論也。」

卽召陳稀上帳曰：『吾熟思子之言，始恨章邯有殺季父仇，本不容降，但以國家用人，不懷舊恨，季父之讎，一人之私也；國家用人，天下之公也；豈可區區以報仇爲念，而忘用人之大公乎？如邯果有實心向我，姑免舊忿，准彼來降。就傳吾言，可速斬秦使，統領本部人馬，赴漳南來見。如能建立功勳，他日滅秦之後，富貴當與共之。』

陳稀領命拜辭，回復章邯，邯曰：『據子之言，卽當斬使投降，但恐范增多謀，或誘我歸楚，因而致害，反中其計矣。子可再往，以探虛實。』

陳稀仍又赴楚寨見羽曰：『章邯卽欲來降，但恐將軍猶念舊仇，反自投陷阱矣。』羽曰：『大丈夫一言，重如泰山；欲殺章邯，豈無別計？苟誘而殺之，使人有欲來降者，皆以章邯爲藉口矣，不亦自塞賢路耶？』羽遂折箭爲誓，付與稀。

稀遂以折箭來見章邯，備說項將軍如此義氣，邯大喜。就陞帳取出趙常來，當卽斬首示衆。紛會諸將，同領十萬兵，一聲砲響，吶喊搖旗，徑赴漳南來。三十里安營，章邯領衆多秦將，赴楚寨來，拱手轅門外，聽候參見。

范增却令楚兵提列旌旗，嚴整隊伍，兩邊站立許多將官，俱是鮮明衣甲，十分威儀。羽居中坐定；先發擺三壘，開了轅門，分付着新降章邯等人入見。邯進見行禮畢，流

涕告羽曰：『邯因趙高讒言，二世不發救兵，反下詔賜死，拘禁老小，逼迫不過，無處容身，仰將歸軍，如嬰兒之望父母；但因昔日定陶行兵之際，奮不顧私，有傷尊公，罪當萬死。今蒙宥寬，恩同天地，敢不竭力報効，以圖建立微功，上報將軍不殺之恩，下雪佞臣讒戮之恨。幸惟收錄，以任驅使。』羽因安撫之曰：『爾等既歸命於我，我今必當重用，正宜忠心報國，勿興異念。滅秦之後，富貴共之。』邯等衆將，叩頭謝恩。就着本部人馬，伺候征進。

有函谷關守關將校等，知章邯降楚，飛馬報入咸陽，說章邯殺使命，帶領十萬軍降楚，見今項羽統兵會合諸侯，攻函谷關，十分緊急。趙高見殺了他姪兒，只得奏知二世，說章邯素有反心，今果然叛秦降楚。二世大怒，遂將各家老小，夷於咸陽市。

却有人傳報與章邯等，說將三家老小，盡夷于咸陽市，邯等聞知，各放聲大哭。就來稟告項羽，乘秦無人守關，可統兵殺過漳河，徑趨新安澗池，秦可破矣。羽請增計議，增曰：『兵久在外，勞費甚多。懷王移都彭城，未立定業。且秦國兵強民富，未可輕敵。不若且回見懷王，先立定根本，休養兵馬，多積糧草，然後命將，兩路征進，使秦首尾不能相顧，方爲上策。若今徒攻其外，而彭城失守，勞苦無功，反損威名，非用兵

之善者也。』羽遂依增言，傳令大軍起行，徑回彭城來。

不知見懷王怎的伐秦？且聽下回分解：

## 十八

### 收酈生智借張良

却說項羽收兵，回彭城來見懷王，王曰：「將軍統兵遠出，累建大功，破秦之後，勳業當與金石不磨也。」羽又引衆諸侯，並降將士章邯等拜見畢。懷王大喜，分付大排筵宴，犒賞衆軍，封羽爲魯公，封劉邦爲沛公，各休養士卒，伺候征進。

沛公選將訓兵，招來四方英俊賢士，不數月有蕭何，樊噲，曹參，周勃，王陵，夏侯嬰，柴武，靳歙，盧縮，丁復，周昌，傅寬，薛歐，陳沛，張倉，任敷，招集將佐五十餘員，統兵一十萬。魯公帳下，有范增，英布，季布，鍾離昧，桓楚，于英，丁公，雍齒，章邯，司馬欣，董翳，魏豹，張耳，陳餘，共敖，臧荼，龍且等，將佐百十餘員，統兵五十萬。沛公專行仁義，不尙殺伐，廣攬英雄，撫安百姓，懷王甚愛之，每與羣臣曰：「沛公劉邦，仁厚長者，使此人得專征伐，決能安輯地方，撫愛黎庶，足可以爲天下主也。」魯公威權日重，天下諸侯，莫敢仰視，性暴氣剛，人不敢近，懷王甚憚之。



而不發一言；每來奏事，懷王出座立與之語。

一日，細作自咸陽來，傳說二世大肆暴虐，百姓重足而行，趙高專權害人，日甚一日。魯公聞知，奏啓懷王曰：『臣今久練兵馬，正好征進，以殺此無道，豈可容其大亂以害黔黎？』懷王曰：『吾正欲遣汝二公，分路伐秦，汝今此奏，正合吾意。』隨召沛公魯公近前諭之曰：『秦二世無道極矣，天人共憤，理當征討。但兵分二路，未免各有彼此。須當與羣臣計議，庶絕後爭。汝且暫出，候吾斟酌得宜，然後差遣。』

王召羣臣問，曰：『伐秦有東西二路，亦無遠近難易之分，但須從公寫東西二關，隨二人各取其一，該東者東去，該西者西去，自無爭競。』王曰：『善。』於是寫二關，隨二人各取一關；沛公該行西路，魯公該行東路。

領命畢，二人各整點人馬停當，來辭懷王，擇日啓行；懷王曰：『卿等因秦無道，苦虐百姓，乃立我爲王，以服人望；今我質弱才劣，不足以副天下；卿等各領本部兵馬，兩路征進，以先到咸陽者爲王，後到咸陽者爲臣，不可負吾之約。卿等安天下之後，安置我於閑散之地，以爲養老之所，乃吾之願也。』魯沛二公，同衆將俯伏於地曰：『臣等盡心王事，務要恢宏帝業，建都長安，以復周家之舊，臣之志也。』懷王曰：『專

望將軍捷音，以慰我心。」

二公拜辭懷王出朝，各領兵馬，行至定陶，會合在一處，結拜爲兄弟：沛公爲兄，魯公爲弟。置酒會飲，盡醉而散。次日分路啓行。——是時，乃二世三年春三月也。

沛公兵行至北昌邑，四門緊閉，城上各懸旗幟，大軍不得前進。樊噲就要出馬攻城，沛公因諭之曰：『孤城小邑，百姓艱苦，大軍一動，玉石瓦解。我今行師，正欲安民；纔至地方，卽行強暴，非王者之師也。』三軍聞沛公之言，傳入城中，鼓動內外父老等，來告邑令曰：『我等苦秦苛法，如蹈水火，今遇沛公，大軍到來，地方安堵，如時雨之降，若復抗拒，是逆天也；倘一時奮怒，城破之後，我等皆爲齏粉矣；公當開城納降，庶爲順應。』邑令卽從父老之言，大開邑城門，設香花迎接大兵入城。沛公傳下將令，省發三軍，如有妄取民間一物者，卽斬首示衆；以此百姓愈加感戴，風聲所及，傳播遠近，隨到郡邑，秋毫無犯，各處望風歸附，不可勝數。

一日，行至高陽邑，有邑令王德，出城遠迎。沛公見其人，語言精爽，器宇出衆，因入城延坐，請問：『賢侯既有降款之意，何不從劉邦一同伐秦，早晚得以共議國事？』王德拱手啓告曰：『從將軍帳下，某之志也。但某去，高陽無人管理，百姓失所，

此心不忍耳！此處有一賢士，姓酈，名食其，家貧落魄，好飲酒，醉後高歌，不拘小節，人呼爲狂士，年有六十八歲，外貌若不足取，胸中萬斛珠璣，腹內羅一天星斗，知興衰之運，識治亂之機，真賢士也。因秦殘虐，焚書坑儒，遂假以酒狂自縱。常曰：吾雖昏醉終日，若遇明主，吾必醒矣。明公何不請酈生爲別駕？早晚咨謀大事，實有補益。」沛公聞之，大喜，遂煩王德去請酈生。

酈生宿酒未醒，被衣出見，王德稱頌沛公之德，因曰：「某已荐先生爲別駕矣。先生有此抱負，未遇真主，吾觀沛公，定成王業，何不往而從之？」酈生曰：「某聞沛公雅大度，而見賢士多嫚侮，恐不以禮接，則枉道從人，反取辱矣！」德曰：「先生素有機變，何不抗禮往見，以觀其志？」生曰：「侯之言是也。」遂同邑令來見。

沛公方偃牀，使二女子洗足，酈生入內，長揖不拜而言曰：「足下欲助秦以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見酈生老耄，且言語遽峻，乃罵曰：「擊儒！天下苦秦苛法久矣，吾奉懷王命，乃由西路伐秦，以誅此無道，何爲助秦耶？」生曰：「足下旣欲伐秦，以誅無道，是欲舉義兵，以服天下也，豈可偃見長者而待人以無禮耶？若如此，則賢士去，而無與其謀，何足以驅逐天下也？」于是沛公輟洗攝衣，卽延酈生以上

坐，謝之曰：『適來不知先生遽到，有失迎候，休怪休怪！』於是酈生先說六國縱橫，後言秦皇無道，口如懸河，滔滔不絕。沛公大喜。又問伐秦之計，酈生曰：『以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十萬，今欲徑入強秦，此所謂驅羊以入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八達之地，城中所積糧甚多，見今太守陳同守把，某往說之；若進得陳留，以爲根本，招集軍馬，然後乘機以破關中，此爲上策。』

沛公卽遣酈生入陳留。陳留令素與酈生善，聞酈生至，遂接入後堂，設酒閑敘。生曰：『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佐，方秦失政，諸侯並起，某假酒爲狂，遍求真主，未得其人；昨見沛公隆準龍顏，豁達大度，行仁義之師，布寬厚之政，西行伐秦，郡邑望風歸附。賢侯守此孤城，又當衝要之地，倘他兵忽至，以強凌弱，城破民逃，徒延頸受死，失此機會，甚爲可惜；賢侯當三思之！』陳同低首沉思曰：『先生之言，極是有理。但食秦之祿，不忍叛秦。』酈生曰：『二世殘暴，天下切齒，武王伐紂，四海歸心；聞誅獨夫者紂也，未聞弑君也。二世今之獨夫也，何爲之叛秦耶？』陳同聞生之言，卽起謝，更衣同出城來迎接沛公。

沛公同蕭何曹參百十人進城，陳同出城，設宴款待。屯住一月，招徠各處人馬，增

添五萬餘衆。沛公深喜，以爲得酈生之助也，因召生謝曰：『自會先生以來，下陳留，招士卒，積糧儲，此不朽之功也。』遂封爲廣野君，令常在左右，以匡不及。

生曰：『某蒙足下之愛，情好雖日密，未足以建立奇功，爲破秦之明輔也。適此地有一人，乃經濟之才，天下之士，湯之伊尹，周之呂望也；若得此人，匡輔足下，何愁秦之不破也？』沛公便起問曰：『此人是誰？』生曰：『乃韓國人，姓張，名良，字子房，五世相韓，曾受異人之術，每欲爲韓報仇，奈韓國初立未久，尙未舉動耳。若此人歸附足下，錦上添花，美中之美也。』沛公曰：『此人旣相韓，如何肯來？』生曰：『某有一計誘張良來見，却以美言挑之，務要歸附。』沛公曰：『計將安在？』生曰：『足下可修書差人，只說卽今起兵伐秦，爲諸侯報仇，但缺糧草爲軍需，欲問韓王借糧五萬石；他若無糧，必令子房來見，其計可成矣。』

沛公就令酈生爲使，持書，不日來到韓國，入城見韓王，將沛公書呈上。書曰：

『楚征西大將軍沛公劉邦，奉書韓王殿下：伏以始皇無道，并合六國；二世殘暴，罪惡貫盈，百姓嗷嗷，恨入骨髓。今統大軍，布告天下：仗義除殘，以雪世憤。但軍行百里，日費萬金，所急者惟軍需耳。鄰近郡邑，十室九空，無處假

借；敬遣使酈食其，借糧五萬石，破秦之後，加倍償還。幸念討罪之師，早賜發下，以濟急用。臨楮懇切，萬惟垂照。不宜。」

王覽書，與羣臣計議：「韓國爲始皇所滅，今方初立，自費尙缺，豈能濟人也？」羣臣曰：「沛公奉懷王命伐秦，實天下之公也，借糧五萬石，雖不能足其數，亦可與其半耳；若通無所與，恐傷大義。幸王思之！」王正在憂疑間，張良出班進言曰：「且管待來使，容臣往見沛公，自有方略。」羣臣大喜。

未知如何？且看下回。

## 十九

### 望夷宮二世被害

却說張良因韓國無糧，往見沛公，韓王曰：「爾去須善爲說詞，庶不失兩家和氣。」酈生暗思：「此子中了計也！」卽拜辭韓王，遂同子房來見沛公。良未入轅門，尋思酈生借糧，實是假意，只欲我從沛公伐秦，我今來正看沛公是何如人……

却說酈生已與沛公作成圈套，專等子房到轅門外，先使樊噲來迎。子房見了樊噲，便暗想此是一開國功臣也。及到寨門口，只見沛公引着蕭何曹參靳歙盧縮滕公王陵等立

在寨門側首。看那沛公，隆準龍顏，正是治國安邦真命主。看那蕭何等，却是開疆展土衆元勳。張良不覺自忖道：『有一代之君，便有一代之臣。我今欲來下說詞，不想看了這起人，不偶然也。正是吾師黃石公會吩咐着我輔佐真命，垂名萬代；今遇沛公，不可捨也。』遂入帳來見沛公，納頭起拜畢，乃進言曰：『明公興兵伐秦，聞郡邑望風而降，所得糧米甚多，又何聽狂士之言，假以借糧爲由，欲張良爲從士耶？』沛公聞言甚駭，愕不能答。蕭何在側卽應之曰：『吾主借糧者，實借良也。先生來見者，實來說也；來說而不說者，先生見吾主足可以有爲，較之力士擊車者百倍矣。韓鯁可報，奇功可立，借吾主以成其志，所當從之伐秦，而不勞說詞也。』子房聞蕭何之言，卽下帳拜伏曰：『良之心事，足下知之矣！願從麾下不敢辭。俱須告過韓王，庶好隨行。』沛公大喜。

次日傳令大軍啓行，經過均州，來到韓國。韓王君臣出城迎接，沛公吩咐三軍，不必進城，止同鄼生張良蕭何樊噲，領百十騎人馬，拜見韓王。因說借糧一事，韓王曰：『國小初立，未有積蓄，無以應命。昨差張良謝罪，未知足下以爲何如？』沛公曰：『殿下無糧，不敢強借。今子房多謀，素有大志，欲借隨征進，朝夕得以請教，候伐秦之後，仍還殿下，決不敢久羈也。』韓王曰：『張良實不可暫離；但將軍爲天下誅此無道，

願借張良，以助將軍。破秦事成之後，幸吩咐早來，勿失約也！」時沛公即拜謝。子房亦拜辭韓王，隨同沛公，一路伐秦，共棹而食，共牀而寢。講說六韜三略，細與開陳，隨問隨答，沛公了然無一字不通，就如曾講究過一般。子房嘆曰：「我自得受黃石公之教，無人講論，茫然無知；及今告沛公，無一字滯礙，雖我數年熟讀，亦不過如此明白，誠聰明天授，不假人力，真英明仁智之主也！」子房自暗喜不題。

却說有人傳說項羽東路伐秦，所過地方，百里火飛，滿川流血，殺人惟恐不勝，殘暴與秦無異，大失民望，百姓竄亂，兵馬衆多，又無以應付，一日不過行一二十里；范增屢次諫勸，羽不聽，只任性專行殺伐，略無仁愛之意，增亦奈何他不得。以此越顯沛公寬仁厚德，民心屬望。行至武關，有一車攔路，爲首有一將出馬大叫：「快請沛公出來相見！」只見沛公陣上早有傅寬傅弼，與來將對敵。戰二十合，被來將活挾傅寬，戰敗傅弼，又高叫：「我求見沛公，亦無他意。見今聚兵三千，要取關中，情願合兵一處；一同征進。」子房聞說，就上馬來到陣上，問來將姓名；其人不言，只要求見沛公。只見樊噲大怒，搖戟出馬，呼來將曰：「汝是無名匹夫，我主公豈可與你相見？汝若敢得過我，便請主公相見。」其人更不答話，與噲戰到十合，不分勝敗。沛公在門旗內，



見他求見之切，又且武藝出衆，遂匹馬挺身，來到陣上，便問：『壯士！要見劉邦，有何指教？』只見那人見了沛公，有如此容儀，便滾鞍下馬，拜伏在地：『某在此等候日久，仰思真主，今始見面。適來與諸將對敵，不過面試武勇，欲我主留用耳，非敢抗拒天兵也。』公曰：『壯士高姓大名？』其人曰：『某姓灌，名嬰，洛川人。年少在西川商賈，同伴有五六人，過紫關，忽遇着草寇百餘人，吾一人仗劍出敵，遂將草寇殺死，餘黨盡走，道路甯靜，居民至今傳說。因見秦二世無道，倡舉大義，聚精兵三千，知主公行仁義之兵，所過望風歸附，因此投降我主，願爲前部先鋒。』沛公大喜，遂留帳下，與諸將相見。就着領本部人馬，攻武關。

却說把關守將朱劓，知沛公兵到，不敢出戰，分付嚴加守把，多堅旗幟，却具表星夜赴咸陽，見趙高說楚兩路攻秦，十分緊急。趙高驚惶，不敢奏二世，意要遣將調兵抵當，又無人可去。一日十數起奏報，高無法支持，又恐二世見誅，遂託病不朝見。諸公子大臣，俱無所建白。二世全不知，在宮中恣意行樂。一日，夜夢出郊外，忽然大林中，走出一隻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醒來急召占夢者卜曰：『涇水爲祟，宜當遠避。』二世乃齋居望夷宮，祭涇，沉四白馬。以此終日憂悶。因問左右：『近日各處盜賊兵馬如

何？」左右各垂淚不敢言。二世愈疑，便問有甚話說？左右奏曰：「近日楚兵，已竄武關，各路諸侯，分兵攻秦，指日破關，陛下無罅足之地矣！」二世大驚，急差人召高；高以病不能出，乃遣人深責之曰：「汝爲丞相，兵臨城下，尙爾臥病不起！前日蒙蔽妄奏，屈殺李斯；今日危急之際，有何理說？」高無言回奏，在私宅百樣無措手處，遂心生一計，急陰召女婿咸陽令閻樂，并弟趙成，邀至宅後，與心腹家將十數人，乃共謀曰：「上不聽諫，國事已壞盡矣！兵到武關，十分危篤，却欲歸罪我一人，累及宗族，汝等皆是死屬；與其被他殘害，不若爾等假設有賊在宮作亂，却調兵卒圍遶，爾等就中將二世誅滅，更立公子子嬰，爲人仁厚恭儉，百姓皆悅服，此計庶免豕禍。」閻樂趙成等應聲曰：「此計甚妙。」當日成爲內應，詐言有大賊在宮內，可令閻樂引兵卒追撲。內外喧動，閻樂就起人馬千餘人，至望夷宮門口，遂將守衛人綁縛，責之曰：「大賊入內，汝等如何不能關防？」守衛者皆曰：「周圍俱有兵卒守把，何得有賊入宮？」樂遂將守衛者斬首，揮動吏卒殺入。有近侍宦者見兵到驚惶，或走或格殺，死者百十人。成與樂徑奔二世幃幄前，二世急呼左右，左右皆惶懼不能抵關，惟有一宦者扶二世急欲向後走，乃曰：「汝何不早告我知，何使彼乃至此耶？」宦者曰：「臣急走不敢言，故得

全臣命：若有一言，決死，安得扶陛下到此？」言未畢，趙成閻樂各持兵刃，已到二世前，逼住不得動，因數其罪曰：「足下矯恣橫暴，誅斬太子，神人共怒，諸侯皆叛，乃自取乖戾，以致今日耳！非某等敢侵陵也。」二世曰：「丞相今在何處，可得見乎？」閻樂曰：「不可見。」二世曰：「願以吾言，轉致丞相；或得一郡爲王，可許之乎？」樂曰：「不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可乎？」樂曰：「不許。」「願與妻子爲黔首，列於諸公子中，可許之乎？」曰：「不許。」二世哀求不已，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以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轉致於丞相。」遂揮動兵卒，逼追不能脫，二世乃自殺。趙成閻樂歸報趙高曰：「二世已自殺矣！請丞相更立何人？」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之曰：「二世不從吾諫，恣縱暴虐，諸侯叛逆，乃其自取，吾已殺之。况秦本王國，始皇稱爲帝，今六國皆復自立矣，秦地甚褊小，徒有空名耳！仍立爲王，與六國並，庶免爭奪。今有二世嫡姪子嬰可立爲王，汝衆議以爲何如？」諸大臣公子曰：「丞相所議甚便。」趙高遂將二世屍，葬於宜春苑，乃同諸大臣公子，請子嬰齋戒五日，受以玉璽，高等親往致辭上請。子嬰曰：「諾。」遂同大臣公子至齋所，更衣獨寢。趙高安置停當，乃回私第去訖。子嬰因喚二子密言曰：「今趙高丞相，殺二世者，恐

羣臣誅之，佯以義立我，使我齋戒告廟，而受玉璽。你可同韓覃李畢，領兵伏齋宮之外，我自稱疾不行，趙高必自來請我，來則你引伏兵殺之，可雪諸父之讎也。」二公子與韓覃等曰：「此謀極善。」於是二子引兵埋伏已了。子嬰稱疾不行。

却說趙高聞子嬰有病不行，只得自請，來到齋宮探病，不見子嬰，只見韓覃等引兵從外殺入，高急呼閻樂等安在？早有子嬰二子，並諸甲士已殺出，李畢手起一鎗，將高刺倒。子嬰出來，令斬首號令。衆人將高碎屍萬段，夷三族于市。

却說子嬰夷了趙高三族，自立爲三世皇帝，登大位。百官拜舞畢。三世謂百官曰：「朕今初卽寶位，楚軍犯境，卿等用何計，可以殺退楚兵？」百官奏曰：「可速命將拒住峽關，然後可以興兵；不然，咸陽難保矣！」於是三世以韓榮耿沛，引兵五萬，來助守將朱劓守關。

不知如何——

## 二十

### 劉沛公還軍霸上

是時沛公引兵抵關下，只見韓榮等，守拒要害，沛公不得前進，要以兵擊之，張良

進曰：『秦兵尙強，未可輕擊。臣聞秦將，多屠賈之子，易以利動；願請白璧，使人先行通賄，却遣人益張旗幟於關下山上，爲疑兵，使陸賈酈食其往說秦將，陷以重利，待其不備而襲之，必然大獲勝也。』公從其說，使人日日遍山插旗幟爲疑兵，又使食其陸賈往說守關將士。

酈生等上關，見了韓榮朱劄等，施禮訖，因以言說之曰：『今秦無道，苦虐百姓，天下合兵共伐之，非獨沛公一人也。若將軍肯惜天下百萬生靈之苦，開關納降沛公，沛公保奏楚義帝，必以千金賞，萬戶侯，酬將軍之功也。』榮曰：『吾食秦祿久矣，背之不義。先生且退下關，待吾等三思而後行。』食其去訖，衆將自相商議，或有欲降者，或有不欲降者，兩皆猶豫，坦然並無准備。次日，食其等又上關來見韓榮曰：『將軍等三思之後何如？』榮曰：『衆人不從奈何？』食其曰：『將軍雖不歸降，沛公亦深感厚德，願以千金，與將軍爲酬德之資。沛公暫退兵，待衆諸侯到時再作區畫。』榮曰：『我與沛公爲敵國，豈有受金之理？』食其曰：『公今不受此禮，是與沛公絕情，他日天下諸侯到關，兼力攻打，料此關終是難保，公等那時如何見面？不若今日且受此禮，以爲後日之情。公等思之！』榮曰：『且權收此禮，仍望沛公與衆諸侯講和罷兵，免致生

靈塗炭，此則先生之盛德也。」食其曰：「某卽與諸侯轉道此意。吾料沛公長者，必能見從也。」

食其辭榮回見沛公，備道前情。張良曰：「可乘此機會，正好用計。陸續差薛歐與陳沛帶領十數人，却從山後小路潛過關去，遍山放起火來；我却令樊噲引兵在關前攻打，使他兩處不能救應，決棄關而走，吾兵可過矣！」沛公曰：「甚善。」於是令薛歐陳沛帶領十數人，各挑柴擔，中間暗藏火砲，從小路潛過關去，已三日矣，却令樊噲等諸將大張旗幟，鼓譟前進，兼力攻打。不想韓榮自受金之後，終日飲酒，毫無准備，一見兵到來，急欲出馬，早有人來報：「關後火起，已有人入關；又見砲聲不絕，韓榮恐惶，未及對敵，樊噲等已搶上關來，大殺秦兵。韓榮等星夜逃走，追至藍田，遂屯住人馬。」

却說韓榮收集敗兵，整頓隊伍，來與沛公決戰。公令夏侯嬰與戰，復驅大隊人馬，一湧殺出。榮大敗，走入咸陽。是時乙未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領兵追至霸上。三世正坐着，韓榮敗走回，入奏前事，三世聞知大驚，謂羣臣曰：「此事如何？」有上大夫畢季出班奏曰：「事已危極矣！陛下可急救一城生靈，暫屈迎侯軹道，庶免自身

夷族之禍。』於是秦王子嬰大哭，依言以素車馬繫頸，以組封皇帝符璽，出宮至軹道傍，接着沛公。沛公大喜，與秦王施禮訖。王曰：『嬰在位無德，聞將軍車駕西征，情愿拜降，以安萬民。』言訖，將玉璽符組與沛公。沛公受了，言曰：『爾等既降，吾奏義帝，不害汝之命。』言訖，乃以屬吏待義帝詔，遷於何地。秦三世王聽畢去訖。諸將言曰：『秦王苦虐萬民，罪不容誅，沛公何故縱之？』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我能寬容，而使我西略至此也；且人已降服，殺之不祥也。』於是弗聽。入城安民，犒賞三軍。

却說沛公打破峽關，子嬰投降，公遂引兵西入咸陽，秋毫不傷，百姓市肆不移。諸將皆先爭取金帛財物，并庫藏聚積，各自分用，獨蕭何入內，一無所取，止收秦丞相府圖籍，閒暇與沛公檢看，以此沛公得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是時沛公與諸將入宮，見宮殿莊麗，規模宏大，有三十六宮二十四院，蘭臺椒房，重樓玉宇，十分大喜。遂緩步移入後宮正殿中設坐，諸將分班而立。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嬪妃美姬有千數，意欲居之，謂衆將曰：『秦之富貴，亦至此乎！我就居此，以安人心，庶使諸侯無相爭奪。』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爲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之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軍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張良復諫曰：『夫內

作色荒，外作禽荒；酗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秦惟無道，主公乃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去暴，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天下未定，卽欲居此以爲樂，諸侯入咸陽，決不相容，是復以此取爭也。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公聽噲之言，無戀此也！」沛公乃封府庫，鎖宮門，傳令以兵還屯霸上，以待諸侯。

於是蕭何進言曰：「今民苦秦苛法久矣，主公可約而改之，以寬恤百姓，則秦民皆悅服主公之德，天下可得而治安也。」公曰：「善。」次日，令人召諸縣父老豪傑至霸上，諭之曰：「今汝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誅族，偶語者棄市，使汝久不安，非民父母爲也。吾奉懷王約：先入關者王之；我今先入關，當王關中。與汝父老等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罪量情輕重處之。悉除去秦苛法。爾諸吏民，皆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此者，爲爾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爾等無相恐懼。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言訖，遂命各回縣。又傳令大小三軍，不許騷擾居民，如違令者卽斬首示衆。父老等以手加額曰：「不圖今日復見天日矣！」皆歡聲滿路而去。公又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乃爭持羊酒食獻與沛公，享勞三軍；沛公又讓而不受，謂衆民曰：「倉粟頗多，未至乏用，不欲費民財也。」衆民益喜，惟恐沛公不爲



秦王也。不題。

却說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之兵，欲西入關，乃謂諸侯曰：『今河北大定，不如入咸陽，早定關中。』衆曰：『諾。』遂拔寨起行，來取咸陽。

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二十一

### 范增觀象識興衰

是日晚，項羽大軍來至新城，屯住人馬。羽私出軍中巡聽，行到秦降卒營寨，只聽得衆軍卒自相謂曰：『我等被章邯逆賊哄誘，錯降項羽，此人專爲暴虐，賞罰不明；今關沛公寬仁大量，不喜殺伐，又先入關定爲天下之主，恨我等不能見也！』言罷，各自定鋪歇息。魯公聽罷，卽回中軍，召英布等謂曰：『今秦降卒二十萬，皆欲謀反，我纔自出軍中，巡哨聽得，正在那裏私相謀議，不如先除，以免後患。你可引三十萬衆楚軍，盡將秦卒誅之，止可留章邯司馬欣董翳三人。』范增諫勸不聽。於是英布引兵三十萬，就夜至城南秦降卒營中，將二十萬人不留一箇，盡皆殺之，所存者章邯司馬欣董翳三將而已。——可憐二十萬生命，盡被羽坑之！

是時章邯等三人大驚，來見項羽求免，羽曰：「非爲將軍也。昨私行，偶聞汝帳下衆軍卒，欲謀反，吾故坑之，以除後患。」三將始安。次日，引兵又行。

却說樊噲聞項羽兵來，乃入軍中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勢強勝，今聞項羽號秦降將章邯爲雍王，今在關外，其意必欲違約以圖關中，若不早爲定計，兵不日至矣！」沛公曰：「他若兵來，吾必不得此地矣，奈何？」噲曰：「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納諸侯軍，復徵關中兵自益以拒之可也。」公曰：「善。」於是使薛歐陳沛，領兵守關拒羽。

是時羽兵至關下，使人探聽，回報沛公令人把住關口，前哨不得進。范增曰：「劉邦先令距關，定欲王關中，如懷王約也。公三年苦戰，百計勞心，一旦爲他人所得，豈能忽然不動於中乎？」羽曰：「料劉邦兵不滿十萬，強不如章邯，豈敢距關以敵我耶？」增曰：「亦當急令人攻耳！仍遣人致書與彼達知，庶遵懷王之約，不失前日兄弟之好，免諸侯議論。」羽卽令英布領十萬人馬，鼓譟攻打。薛歐陳沛，只是緊守，不敢出戰。羽又遣人寫書與沛公，用箭射上關來；薛歐等得書，就差人報知沛公，說羽攻打甚急。沛公召張良蕭何等衆將拆書觀看，書曰：

「魯公項籍，致書於劉沛公帳下：前日與公共受懷王之約，結爲兄弟，興兵破秦，誅此無道。今公得先入關，雖謀猷方略之速，然非吾之立懷王以服天下，降章邯以制諸侯，公何能以至此耶？乘人之功，而奪爲己有，大丈夫所不爲也。乃今距關不欲我入，然此關豈能久距而不破乎？見今英雄將勇，破關如拉朽耳。關破之后，公何面目以相見乎？幸早開關，仍存大義，不失兄弟之情。然破秦之功，先入之約，諒自有處也，公無惑焉！籍再拜。」

沛公看罷書，問曰：「此事如何？」良曰：「項羽兵勢強大，此關豈能久距？倘攻破之後，彼衆我寡，彼強我弱，終爲所虜也。不若做箇情分去開關，着他進來，臣等自有善解之術。」

公卽差人執符節分付薛陳二將開關，着楚兵進關。二將上城大呼曰：「着楚軍答話。」只見前面一馬到關下，二將曰：「沛公命某守關者，非距楚也，距他盜也。適見魯公書，卽令某等開關，請魯公人馬進關。」英布聽說，卽差人報入中軍，催償前後大隊人馬，陸續進關，至鴻鴈川下寨。

魯公安定大營，先差細作十數起，各處打聽，沛公到關如何行事，好作預備。細作

去半日，至晚歸寨，將沛公行事，從頭細說一遍。魯公暗思：「劉季到關中，觀其所爲，決然是要遵懷王之約；我却着他空指望一場，關中還是我得。」——不題魯公私自付度。

且說范增也差人打聽沛公行事，心中甚是不樂。到晚，人靜時候，邀項伯徐行緩步，來到鴻鴈川迤西高阜處所，只見萬籟無聲，一天星斗。范增與伯低言曰：「賢公亦知天文否？」伯曰：「某自幼有一友人，乃韓國人，他嘗說爲將之道，須知天文，察地理，辨風雲，觀氣色，方可行兵；以此某常習讀此書，頗知大略。願先生指教。」增遂與伯定睛觀看，先步躡躑，次按經緯，有五星躡度，有十二周天，有二十八宿之方向，有九州分野，有三百六十五度分至啓閉，晦朔攷望，何爲北辰，何爲南極，何爲左輔，何爲右弼，何爲魯公之景運，何爲劉邦之瑞徵，周環看了一遍，只見鴻鴈川寨中殺氣彌空，將星甚壯，但隱伏之間，運氣不遠；及觀霸上，帝星明朗，五彩龍成，如水之始達，如日之初升，綿綿迭現，耿耿悠長，東井聚金壁之光，灞陵顯真命之象，雲籠旺氣，星照木宮。增看罷，與伯曰：「公以爲劉項如何？」伯曰：「帝星結彩，以應灞陵，旺氣朦朧，擬在劉季；如我楚營，不過成武玄鎮，殺氣剛風，主能制伏羣雄耳。」增嘆曰：「昔

者徐州天子氣，今朝灑上帝星明，公之所見，亦得其彷彿矣！」伯曰：「公以爲何如？」增曰：「徵祥雖寓於天象，盛衰實決於人事。申包胥曰：天定固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吾今委身事楚，竭盡忠謀，死而後已，豈有二心？縱使天機有在，安肯少變其心哉？」伯曰：「先生可謂忠矣。」增曰：「今日之事，惟公與我知耳，不可使播於外也。」

次日魯公陞帳，聚集大小將官，正議事間，轅門外小校報說：「有沛公左司馬曹無傷，差人持書報機密事。」羽曰：「召進來！」其人持書上見，羽拆書觀看，書曰：

「臣左司馬曹無傷，頓首百拜上啓魯公麾下：竊謂天下苦秦殘暴，百姓不能安於一日，幸賴明公神武，干戈西指，嬴氏束手，制伏諸侯，四海仰德，明公之功，金石不磨也；若如沛公碌碌，不過因人成事耳！假借威力，僥倖入關，正當掃虜候令，仰聽指揮，庶不沒人之善，而佐成王業可也。今乃遣兵據守，恐難支持，姑從昧命，智賺入關，意要整甲揮戈，與公爲敵，布告中外，必欲如約以王關中。臣雖沛公部下，而實楚臣也，於心不甘，特書上啓，非有素恨，實爲天下之公論也。仰惟明公察焉！」

魯公看罷書，大怒，召范增等計議。增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鄉人最賤惡之；今入關中，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與民約法三章，安撫百姓，要買人心，其志不在小也；吾夜觀天象，見雲成五彩，天子氣也。明公急早差人攻擊，不可待養成根本，——恐難動也。」魯公即點兵攻打。

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二十二

### 項伯夜走救張良

却說魯公正欲點兵，范增止之曰：「此時且未可就行。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沛公兵有十餘萬，將有樊噲等五十餘員，况先到關中，深得民心，手下謀士甚多，俱有準備，我兵初到，未可遽動。某有一計：今晚三更時候，整率人馬，分兵兩路，殺奔灞上擒劉季殺了，以絕後患。」羽曰：「善。」隨即分付諸將，照各營點扎兵馬伺候，不題。

却說項伯知道這箇消息，暗思：「友人張良，見在灞上，若今晚倘打破營寨，玉石俱焚，張良性命難保；若欲差人密報，恐兩家俱有伏路軍校，又恐去人不得，反惹起事

來。等待近晚，我親走一遭，方得停當。」不說項伯在此思想。

張良同沛公戰事畢，回到帳後，偶看天上氣色，雖近晚，忽見東南隅上生起一縷殺氣，十分利害，中間却有一段慶雲藏在內；復又到中軍來。沛公曰：「先生如何尚未歇息？」良曰：「方纔見天上氣色甚不好，今晚必有楚兵來劫寨，其勢不小，須急作準備。」沛公曰：「劉邦兵微將寡，楚兵勢重，如何敵得過？願先生妙策解救。」良曰：「雖殺氣太重，而內有慶雲，守宮保護，似有救處，明公放心，自有方略。」

再說項伯等到黃昏時分，牽一疋能行快馬，出到轅門外，方纔要行，只見丁公攔住便問：「老大王要往那里去？」伯曰：「急欲打聽軍情事去。」丁公見是自家家人，又是魯公至親，更不細問。項伯離營加上兩鞭，急走如飛。將近灞上，有二十里遠，隨有巡哨副將夏侯嬰攔住去路，就問：「汝正馬夜行，又無從人，急往灞上來，有何事幹？」伯曰：「我要見張子房，有急事相告。」夏侯嬰就同項伯到子房營寨，先差把守門旗寨校傳報與守門官，守門官傳報與中軍左哨，然後夜巡官擊拆三聲，中軍左哨小角門開半扉，有一健將出來，高聲問道：「有甚軍情？」只見週圍排列旗幟，各營嚴整，隊伍十分齊備。項伯看罷，尋思道：「沛公不同小可，前范增看他後日必有大貴，今觀營寨，

便見盧實。』當時夏侯嬰近前傳說：『某巡視左哨二十里遠，遇一男子，不知姓名，自稱是子房故友，疋馬隻身，亦無軍器，未敢擅進，專候台旨。』那健將復又進內傳報。張良正與沛公議事，來人忽報有子房故友在外，急欲求見，良大喜：『此必慶雲之兆也！』張良急出，與其人相見，乃項伯也；良遂邀於帳後。項伯將魯公劫寨之事，告知子房，就要起身。良曰：『沛公借我隨軍，今聞急而不顧，不義也，不可告知，請公少坐。』良轉入中軍，見沛公具說前事。公曰：『此事如何？良向公耳邊低說如此如此。良出見伯曰：『請兄見沛公一面，以訴衷曲。』伯曰：『我之來此，專爲子房也，何必復見沛公？』良曰：『沛公長者，不可不一見也。』再三固請，項伯遂同子房入見。沛公整衣出迎，延之上坐，備說魯公噴怪之意。沛公隨置酒管待，告訴衷情，彼此各無嫌疑。沛公曰：『聞公有賢嗣未婚配，如不棄，願將吾女與公子結爲婚姻，以報今日之德。仍望回營，將劉邦所告真情，乞賜轉達，決無抗拒之意；倘魯公回心，某得再造，皆公之賜也。』伯謝曰：『兩家據敵，智勇相角，與公結好，恐人疑議，某不敢奉命也。』良曰：『不然。劉項曾拜兄弟，受約同爲伐秦，今得入咸陽，大事已定矣，結爲婚姻，正是相當，又何辭焉？』張良遂將項伯衣襟，與沛公衣襟，結在一處，用劍各分一半，與二家



收執。項伯只得依允，與沛公行禮。又飲酒數盃，伯辭謝曰：「明日不可不早來鴻門見魯公，以解此怒。所告之事，某與公轉達，料魯公必不見罪也。」張良遣夏侯嬰領二十騎軍卒送伯回營。

却說二更時分，范增請魯公：「此時好動人馬。」魯公卽陞帳查點諸將佐，內中少項伯，增曰：「項將軍如何不在？」丁公曰：「項老大王黃昏時候一騎馬出營向東走，被我攔住，問大王何往？大王說打聽軍情事，走得甚緊。」增曰：「明公不必動兵，項將軍定是走漏消息，他那里決有准備，若去反中其計矣。」羽曰：「我叔父爲人忠誠，又是至親，豈有向外之理？先生不必多疑。」增曰：「項老將軍雖不向外，但機事須要嚴密，若稍有漏泄，便難舉動。古人云：『機不密，則害成。』今晚不必動兵，再作區處。」言未畢，人報項老大王到來。項伯入營來，羽問曰：「叔父何往？」伯曰：「吾有一故友，韓國人，姓張，名良，與我極厚，恐今晚動兵，此人難保，我密與他一言，着他迴避。因問劉季入關事體，他說劉季並無毫釐別意，遣將距關，不過防秦盜耳，非敢距楚也；寶物子女，俱封鎖不敢動，子嬰亦不敢發落，專候魯公。某想來若不是劉季先入關，我等如何兵不血刃，容易便得入關？此亦他有功處。人有大功，而聽小人之言，反要

加害，似於理不可。他明日要來謝罪，公可從容相待，庶不失大義。」羽曰：「就叔父所言，劉季似無大罪，若今動兵，反使諸侯恥笑。」增曰：「某之勸公殺劉季者，以劉季自入關來，約法三章，要買人心，其志實要謀取天下；若今不早除之，恐生後患。老將軍被張良說詞瞞過，未可准信。幸明公思之！」伯曰：「先生殺劉季，自有妙策，又何必夜半劫寨，爲此襲取之道哉？」羽曰：「叔父之言是也。先生當再定計。」增曰：「某有三計，可殺沛公，請明公決之。」

不知此計如何？下回便見。

## 二十三

### 賀亡秦鴻門設宴

却說范增進言於魯公曰：「劉邦乃心腹之患，今日乘此機會，不卽誅滅，他日養成胚胎，明公悔之晚矣。某有三計：第一，請劉邦赴鴻門會，未入席時，明公卽責入關三罪，如彼不能答，拔劍斬之，此爲上計；如公不欲自行，可令帳下埋伏百餘人，沛公入席後，某舉所佩玉玦以爲號，卽喚出伏兵殺之，此爲中計；如二計不成，着一人斟酒，勸沛公大醉，酒後必失禮，因而殺之，此爲下計。若依此三計，殺沛公必矣！」羽曰：

「三計皆可。」於是羽傳令各大小衆將，俱要准備；着一伶俐小校，下書請沛公赴會。小校持書來灑上見沛公，其書曰：

「魯公項籍，書奉沛公麾下：初與公受懷王約，共伐暴秦，以安黎庶；幸今天兵西下，子嬰授首，關中收附，嬴氏族滅，神人咸悅，凱歌允奏。百工之績，三軍之勞，宜陳宴樂，以慶亡秦。公爲元勳，禮請端席，惟乞早臨，以倡羣僚。不宣。」

沛公看罷書，與張良、酈生、蕭何等計議：「此會非嘉會，乃范增畫策，生死所係，不可輕往，恐入陷穽，性命決難保也。諸君以爲何如？」蕭何曰：「魯公兵馬勢重，難以抗衡，不若修一封回書，差一能言之士，將關中所有，納歸項氏，別求一郡，修整兵戎，再作區處。」酈生曰：「某願下書，就往說之。」良曰：「二公皆非長策。昔伍子胥保平王赴臨潼，會十八國諸侯，莫不景仰，相如，使秦完璧歸趙，天下賢之。良雖不才，願保明公赴會，使范增無以用其智，魯公無以用其勇，管教無事而回，他日仍爲天下之主。料魯公不敢加害也。」沛公曰：「全仗先生妙策。」隨打發小校回復魯公，明日早赴會。

却說范增告魯公曰：『劉季明日赴宴，明公當記前日所云三計，不可失也！』魯公又分付將校，排列齊備，命丁公雍齒守把寨門，不許人擅入。

次日，沛公領輕騎百人，心腹將佐五人，子房，樊噲，靳歙，紀信，滕公，徑赴鴻門會來，一路心懷恐懼，不時便叫張良近前曰：『劉邦此行十分憂疑，恐有不虞，先生何以處之？』良曰：『明公放心，我自有方略，但昨所云應答之言，須照此回復，自然無事矣。』正話間，忽有一枝軍馬來來，干戈燦燦，甲士雄壯，爲首一將，乃英布也，大呼曰：『奉魯公命來接沛公。』下馬行禮畢，先行，沛公隨後到轅門；有陳平出迎，立于道側。沛公方欲進，只見營中威武森嚴，金鼓大作，沛公遂立住不敢行，叫張良曰：『魯公營內，恰如戰場一般，全無些宴會和樂之意，似不可入。』良曰：『公旣到此，進則有理，退則甚屈；如一回步，必中其計矣！公可少立，待良入見魯公，然後進營不遲。』良徐徐緩步入營，有丁公等把住轅門不放，良曰：『稟復魯公：有沛公借士張良，來見。』丁公入營見魯公曰：『轅門外有沛公借士張良來見。』公曰：『如何爲借士？』范增曰：『此韓國人，五世相韓，爲人極有見識。今隨沛公爲謀士。此來必下說詞。公當先殺此人，去沛公一肩臂矣。』項伯聞此言，急止之曰：『不可。魯公今始入關，正

要收天下之心，使多士如雲，方成王業，如何無故殺此賢士？况張良與伯厚甚，如公愛之，某當薦舉麾下，此人足有裨益也。」公分付丁公，召張良進見。良入營，見魯公全裝甲冑，仗劍而坐，良曰：「某嘗聞明王之治天下也，耀德不揚兵，善御世者在德不在險，故大賈深藏而不露，巨富蓄財而不侈，勢強示弱而不暴，兵多逆駐而不見，此老成長慮，識見高卓者之所爲也。適見明公宴設鴻門，約會諸侯，亦一時之美舉也。某意到此，必笙歌節奏，賓主交歡，喜百姓之奠安，慶暴秦之殄滅，宴榮竟日，盡醉而散；不意甲士環列，戈劍森嚴，金鼓大作，一團殺氣，致令人心不安，各思迴避。况明公九戰章邯，制伏天下，誰人不知？何人不懼？不待特強而自強，不待言勇而自勇，又何必大張聲勢，而後見其威武哉？見今諸侯在外，見明公全無賓主之禮，所以懼而不敢進也。某不避斧鉞入營進見，幸明公察焉。」魯公聞張良所言有理，遂令甲士退後離營一里遠，金鼓少息，去甲冑并寶劍，更換官服，請衆諸侯進營。丁公等分付各小校，傳令不許多帶從人，止許帶文臣或武將，止一名伺候，答應沛公帶張良進見。

沛公不敢行往日兄弟之禮，却趨立階下鞠躬再拜，稱名上見，曰：「劉邦謹候明公麾下。」魯公正色而言曰：「足下有三罪，可知之乎？」沛公曰：「邦乃沛縣亭長，偶

爲衆人所惑，舉兵伐秦，得投麾下。凡有進止，惟公指揮，豈敢肆行無忌，干冒威嚴耶？」魯公曰：「足下招納降王子嬰，遂爾釋放，惟知獨擅，而不知王命，罪之一也。要買人心，改秦法律，罪之二也。拒關遣將，阻諸侯之兵，罪之三也。有此三罪，何爲不知？」沛公答曰：「容劉邦一言，申明心曲。夫降王子嬰，傾心投首，若遽爾殺之，是獨擅也；暫令屬吏，以候明公發落，非敢釋放也。秦之法暴酷，百姓如在鑊中，懸望垂救，不速爲更改，則法存一日，民受一日之害也；邦急爲更改，正欲揚公之德，使百姓莫不曰前驅開到者，尙能撫宥百姓，而爲王師者，又不知如何撫愛百姓也。又遣兵拒關者，非阻將軍也，恐秦餘黨復作，不可不防也。今日不意復見明公於此，邦之幸也。明公如念素好，俯賜憐憫，乃人君之度也，豈敢佯爲不知耶？」魯公是個性剛的人，喜人奉承，聽了沛公這話，全無一毫殺他的心，遂以手扶起沛公，便道：「非籍責怪足下，只因爾帳下司馬曹無傷之言，故加足下有三罪；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又再拜稱謝，遂相讓入座。魯公坐了主席，衆諸侯以次皆列坐，范增張良項伯亦得與坐，大吹大打，作起軍中樂來勸酒。范增見第一計不成，又見魯公無殺沛公之意，那埋伏的人亦不敢動，遂以所佩玉玦，連舉三次；魯公見沛公謙遜柔和，暗思劉季爲人，便能成得甚事，范

增只勸我殺他，今日請來赴會，無故便行殺他，反使諸侯笑我無能，以此不從范增之計。增見魯公不看玉玦，心內急躁，便使陳平斟酒，以目達意；陳平便舉杯向沛公前勸酒。那陳平細看沛公，隆準龍顏，有天日之表，便尋思『沛公非常人也，他日定有大貴，若順增意，是逆天矣。』於是斟酒向魯公處多，向沛公處少。沛公已會其意，遂不致於失禮。——此是陳平識沛公爲眞命，所以有意救援。

范增見三計不成，自嘆曰：『若今日不殺沛公，他日必成大患！』因避席急出，要尋個殺沛公的人。正無措劃，却見一壯士在帳後彈劍歌曰：

『我有一寶劍，出自崑崙西：

照人如照面；切鐵如切泥。

兩邊霜凜凜；匣內風淒淒。

寄與諸公子，何日得見兮？』

范增聽罷，大喜，『這個人便可殺劉邦。』——此人姓項，名莊，乃魯公族人。范增便附耳與莊言曰：『君王爲人雖性剛，中無決斷。今日鴻門會，專爲殺劉邦而設，却再三舉玉玦，全不理論，若今日放了劉邦，後日再無此機會矣！汝可入筵前，以舞劍爲樂

，因而殺劉邦，汝之功不小也。」莊遂撩衣大步到筵前曰：「軍中之樂不足觀，某願舞劍，與諸公侑酒。」遂拔劍起舞，其意常在沛公。張良見莊舞劍，有殺沛公之意，急以目視項伯，項伯會張良之意，亦出席拔劍曰：「舞劍須對舞，電鋒交錯，可以奪目，庶足以娛諸公之樂。」羽曰：「諾。」項伯仗劍，與莊對舞，常以身羽翼沛公，增深悵之。張良見事急，且項伯雖身翼沛公，而力尙未加，遂出席到軍門外；丁公雍齒攔住：「子房先生何往？」良曰：「欲取出玉璽。」陳平在後，已解其意，便高叫道：「魯公性急，快放子房出去！」丁公等只得放出。子房到外，見樊噲曰：「今項莊舞劍，意常在沛公，事甚急矣！將軍當如申噲救莊公，奮不顧私，勇不惜命。今日鴻門困主，將軍若不捨命救援，倘主公被害，千載之下，有愧申噲矣！」噲曰：「先生放心，願學申噲救主，如有退避，非丈夫也。」噲大步便行，良曰：「你且後來，待我先入營。」丁公等復攔住問曰：「取的玉璽安在？」子房用手回指，撐着衣袖，遂瞞過二人，來到筵上，見項莊項伯，猶自舞劍。樊噲至案門外，大呼曰：「鴻門設宴，隨從人通無毫釐酒飯，我見魯公討些酒飯吃。」遂帶劍擁盾徑入。丁公等意欲攔當，怎當樊噲力大，將把門軍士都撞倒，直進到中軍，披帷而入，用劍將帳帷挑起，直到魯公面前，仗劍而立，頭髮上指，



目眦盡裂。魯公便問壯士何人？子房起身曰：「此沛公驂乘樊噲也。」又問來此何幹？噲曰：「聞大王作亡秦慶賀之宴，無分大小，皆賜酒食；惟噲從早至午，尙未得餐，肚中饑渴，實是難忍，告求大王一餐。」羽命左右賜酒一卮，噲一飲而盡，又賜生彘一肩，噲以所仗劍切而啗之。羽曰：「壯哉！汝復能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魯公曰：「汝欲爲誰死耶？」噲曰：「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今懷王與諸侯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秋毫無所取，婦女無所幸，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乃聽細人之言，欲誅有功之人，此又亡秦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見今二十舞劍，意在沛公，臣不避誅戮，干冒盛筵，一則爲饑渴而來，二則爲沛公申此屈抑，臣所以死且不避也。」羽回嗔作喜曰：「沛公有如此驍乘，真是壯士！」遂令項莊不必舞劍。須臾，沛公見羽大醉，只說入廁，卽出轅門；丁公雍齒攔住，張良急出曰：「傳魯公令：衆諸侯不勝酒力，着放出。」隨後陳平亦出，急呼：「着放出沛公。」丁公只得放出。樊噲保定出營，有斬歛紀信夏侯嬰，同從人接着沛公，急趨灞上。范增因計不成，又見魯公大醉，甚惱恨，退去後帳納悶。以此沛公得脫此難。

不說沛公脫難。却有一人在帳後彈戟作歌曰：「饑熊下山，搗石見蟻，吞之入喉，不妨咳嗽而出。危乎哉！危乎哉！」子房聽之，看其人黃白面皮，神清氣爽，執戟而立，只是冷笑。良問曰：「壯士如何冷笑？」其人曰：「范老枉費心，張良能識主。今日脫鴻門，他年鎮寰宇。」遂不再言而去。良嘆曰：「真賢士也！不知是誰？」……

## 二十四

### 項羽殺嬰屠咸陽

却說張良見作歌之人，語言出衆，堪荐舉歸附沛公，正欲請問姓名，只見人報魯公酒醒，要尋沛公，張良急急轉到帳前曰：「沛公力不勝酒，已告過大王，蒙分付着回灑上去，留張良在此謝酒。」羽大怒曰：「劉邦不辭而去，汝尚巧說！」范增聽得羽發怒，急來見魯公曰：「劉邦言雖柔和，實含奸詐，前獻三計，明公統不見信，今觀不辭而去，實是欺侮！放沛公回灑上，皆是張良之計，公不可聽遮飾之詞。」羽聞增言，愈加暴怒，分付左右將張良斬訖報來。只見張良大叫曰：「冤哉冤哉！大王勿怒。臣乃沛公帳下一借士，臣本韓國人，沛公原非主也，臣何故與他遮飾？大王威鎮天下，誰人不懼？若殺沛公，反掌之易耳，何必以設宴爲由？筵前殺人，甚非長策。使天下諸侯聞

之，皆以大王不敢與沛公爲敵，却賺來鴻門殺之，縱得天下，不能名正言順，百世恥笑也。願大王赦臣回灞上，將傳國玉璽，并各樣珍寶，取來獻與大王，那時卽位爲天下之主，名分自正，天下歸服；若今日殺臣，使沛公聞之，決逃走他國，將玉璽或獻與他人，或棄毀不存，大王失此重寶，豈不見之誤耶？」魯公聞張良之言，急着放了，便曰：「子房之言是也；不然，使天下之人，笑我之怯。况我干戈已定，四海歸心，量劉邦草芥耳，豈足與我爲敵！若聽范老之言，幾壞我事！」遂令張良回灞上，「快將玉璽珍寶獻來，若復抗違，決統百萬雄兵，將灞上踏碎，汝難以保命矣！」張良曰：「謹遵大王之命。」便拜辭回灞上，來見沛公。沛公再三稱謝：「若非先生，劉邦之命休矣！」卽將曹無傷拏出斬首示衆。

沛公因問張良，「魯公有何話說？」良曰：「彼因明公回灞上，竟欲殺我，被我一篇言語說過，要我明日獻玉璽珍寶，不可失信，須當與他。」沛公曰：「玉璽乃傳國之寶，恐不可與人。」良曰：「不然。得天下者在德不在寶；若明公吝而不與，必惹刀兵，終爲他所得矣。不若做箇人情，明早我持去獻與他，他見了決喜，凡事皆不計較，我却得以從容圖大事，此所謂捨小以取大也。」沛公曰：「善。」

次日，張良持玉璽并珍寶赴鴻門來見，魯公令人傳入，遂拜見，將玉璽并珍寶獻上。曰：『沛公昨日蒙賜酒，今日尙病未起，恐失信，使小臣獻上，乞賜收錄。』魯公見玉璽并各樣珍寶，陳列几上，光潤無瑕，真天下之奇寶也，心中甚喜。內有一寶，乃照星玉斗，遂命范增曰：『此寶甚佳，與先生珍玩。』增接玉斗在手，擲於地上，以劍擊碎曰：『天下事去矣！我輩皆爲沛公虜也，此物奚用焉？』魯公怒曰：『爲臣之道，不敢齒君之輅馬；古人云：『君賜食，必先嘗；君賜生，必畜之。』况玉寶乎？我方賜爾，爾卽擊碎，是何道理？』增曰：『齊威王恥魏惠王寶照車之珠，言『不過照百乘；我有四賢臣，可以照千里。』是古人重賢不重寶也。臣今所重者，沛公之首，乃天下之寶；奈明公不聽老臣之言，遂失此機會，今却受此無用之物！此有激于中，所以擊碎，非虛君之賜也。』魯公曰，『沛公怯弱，終不能成大事。』增曰，『昔者鄧侯不殺楚文王，而楚卒滅鄧；楚子不殺晉文公，而晉卒滅楚子。今明公不殺劉邦，此人必與公爭天下矣！今若放之生，如放龍歸海，縱虎入山，欲再拘攣，不亦難乎？』良曰，『不然！大王威武，天下莫敵，力能扛鼎，勢能拔山，九戰章邯，力降子弟，各國諸侯，肘膝而見，較之鄧侯楚子，天壤懸絕。况沛公入關，凡事不敢擅專，等候大王，可見無遠大之志。

今君比文公晉侯，抑又過矣！」魯公曰：「料沛公無能爲也！張良爾且隨我議事。沛公處用你不着。」增曰：「大王前日要殺張良，被他拚飾過，今又留在左右，恐非心腹，明公察之。」羽笑曰：「先生過慮！張良不過一儒士耳，在我側有何欺誑？」增曰：「明害者可防，暗損者難測，明公更思之。」羽曰：「匣有寶劍，誰當我哉？」遂不聽范增之諫。張良只是冷笑。

却說魯公召衆將計議曰：「關內已破，玉璽已得，但降王子嬰尙未來見，諸侯如何賓服？可差人寫書與劉邦，討子嬰來誅之，則大事定矣。」遂修書一封，差人赴霸上討子嬰。

沛公見書曰：

「我與爾共伐暴秦，掃黔黎，拯民塗炭。吾今入關已十餘日矣，三世子嬰，久不見，此必爾占不發，意或他圖。我統大兵，與爾比武；以爲何如？」

沛公觀罷書，召諸將議曰：「項羽今已違約，意王關中，書取子嬰，詐爲降楚，塞諸侯之口，復懷王之命；意欲不與，又恐動兵；意欲與之，甚失初意。」諸將曰：「羽勢不可敵，當以子嬰與之。倘其誅戮，愈見明公寬德，天下自有公論。」沛公召子嬰出

諭之曰，『爾前日歸降，念一國王爵，順天投首，不忍加誅，即時釋放。不意魯公違約，欲王關中，今日持書來取，爾當備寶貨婦女投獻，彼貪而好殺，若得金寶，彼必喜悅而全汝之命。爾宜一往，不可自誤！』子嬰大哭曰：『既降沛公，已得生矣，今復投見魯公，性命決然難保。』諸耆老公子曰：『沛公長者，寬仁容衆，決不可失也！』俯伏在地。沛公曰：『魯公威武甲天下，不可抗違，若或遲延，定遭毒手。』衆公子耆老曰：『不可降，不可降！不如棄咸陽而走，尙可以延殘命耳！』子嬰曰：『我若逃去，百姓決遭殘虐。我爲君不過數日，又無恩澤及民，使民被害，吾不忍也！』衆人聞子嬰之言，莫不下淚。

子嬰仍來軹道傍請見，只見層層甲士，燦燦干戈，萬縷征塵，一天殺氣。魯公一馬當先，看那子嬰時，素練繫頸，縞衣拖身，二繩繫背，口銜款表。魯公接過表來觀看，表曰：

『始皇之孫，扶蘇之子，三世子嬰，上言：伏以秦祚中絕，嬴圖失所。七廟亡祀，享之禮，四海蹈塗炭之災。大喪人心，遂至瓦解。玉符西指，六國從風；黃鉞下臨，羣兒束手。威令衍不速之命，神武昭不殺之恩。臣嬰等非敢望祖廟以承

宗，惟求守墳墓而延日。百日荷再生之福，一門沾重見之光。早賜生全，願投肝胆。周封不斷，姬錫有根。湯王存夏后之宗，遂成六百之統；武王樹殷胄之後，乃開八百之基。大王繼殷周而王關中，存嬴氏而宏楚胤，臣嬰等下情，無任戰慄恐迫之至。』

魯公看罷表文曰：『爾祖虜六國之子孫，害天下之百姓，遺患於汝，汝有何說？』子嬰曰：『廢關東六國者，乃先祖始皇之所爲，非臣之罪也。王必欲殺臣，臣亦不敢怨。但咸陽遭二世殘暴，百姓未得安生一日，今日大王入關，百姓已再覩天日矣，願殺臣以雪天下之恨，惟望存百姓以服天下之心。臣雖死猶生，大王德威兼盡矣。』嬰言未盡，魯公急喝英布下手。只見英布一劍，將子嬰殺了，霎時間愁雲生，大黑霧漫漫四下，悲哀不絕。

却說秦民見殺了子嬰，又見天日昏暗，一齊吶喊，振動天地，盡道沛公有德，萬代至君；魯君不仁，滅門絕戶。那魯公聽得這話，大怒，便傳令着大小將校，盡將咸陽百姓殺死。范增急下馬來諫，……：

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二十五

### 項羽違約僭王號

魯公見秦父老宗室，齊聲發怨，欲盡殺之，只見范增急下馬至魯公前大呼曰：『不可！不可！昔劉邦入關，秋毫無犯，約法三章，深得民心；今大王恩信未施，先殺子嬰，却又殺咸陽百姓，恐人心一失，天下不可圖也！』魯公曰：『我今率天下諸侯，共伐暴秦，子嬰乃秦王也，如何不殺？只百姓齊聲毀辱我，即是叛逆，若少存留，定爲後患。』增曰：『昔魯公殺一無罪宮女，遂致九年旱澇；景公怒殺宮紀，臺傾三里。只因無罪殺人，化爲飛蝗，殘食五穀。故古人云：「一夫啣慨，六月飛霜；匹婦含冤，三年不雨。」今愁雲黑霧，因是無罪殺了子嬰，以致上天垂象。可憐百姓無辜，若行屠戮，有傷和氣。』范增正苦諫中間，只聞咸陽百姓喊聲不止，魯公愈加忿怒，不聽增諫，隨令英布催攢人馬，大肆屠戮。一時殺秦公子，奔族八百餘人，文武百姓四千六百餘人，積尸滿市，流血滿渠，咸陽百姓，閉門關戶，路上通無人行。魯公尙怒氣不息，又要將咸陽一城百姓，盡數殺滅，范增見了，放聲大哭，復又向前攔住，以頭抵馬首而諫曰：『昔湯王時，天下大旱，湯以己爲犧牲，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三日，遂大雨。湯



捨身尙爲百姓，况秦民無罪？今一旦屠戮，上干天和，大王獨不懼之乎？」魯公見增苦諫，然後傳下將令，着三軍收兵。遂徑入秦宮，週迴看了一遍，只見樓臺掩映，殿宇巍峨，乃嘆曰：「秦有如此富貴，不能守，可惜可惜！」增曰：「只因殘虐百姓，不聽苦諫，乃至此耳！」羽默然不答。遂出宮至本營，天色已晚，羽命掌燈請范增議事。增至帳下，羽曰：「今既入關，已得玉璽，又殺了子嬰，秦已滅矣，天下不可一日無主，吾欲繼此而王於關中，先生之意以爲何如？」增曰：「諸將佐從明公遊者，不過望封侯蔭子，攀龍附鳳，以享富貴耳；今聽公此舉，正合衆人之意。但須請命懷王，討一道詔旨，然後卽王位，方名正言順，免天下議論。」羽曰：「善。」遂令項伯赴懷王處請命。

一日，伯到彭城，致命懷王，懷王曰：「吾前已有命，但先入咸陽者爲王，又何必請命？」伯又再拜致命曰：「魯公功高望重，沛公力弱勢孤，不若大王命魯公爲王，足以鎮撫百姓。」懷王曰：「不然。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前約已定，若復更張，是失信於天下。爾速回，但如約耳！」

伯辭懷王，回見項羽。項羽曰：「懷王詔命如何？」伯曰：「懷王惟以先約爲王，不肯發詔。我又再三懇告，但曰如約耳。」羽大怒曰：「懷王乃吾家所立，又無征討之

功，何以得專主約也？况平定天下之績，皆諸將爲我用力耳，今乃仰求于人，非大丈夫之所爲也！」遂令擇日上號。范增曰：「尊號須要合古，又要稱上意，若要停當，必問張良，他多讀書，最知歷代尊號，如若合上意，便是忠於大王，若是欠當，就是欺昧不肯實說，大王當殺之，以正國法。」魯公隨即召張良。張良從灑上來，方欲見魯公，聞召，卽至，魯公曰：「我欲王關中，但未有尊號，聞汝多讀書，五世相韓，必知帝號，務要斟酌停當，要服天下諸侯。」良自思：「此必是范增見識，將這個擔子放着在我身上，若我正名上尊號，定致魯公猜疑，却用讒言害我，我只從頭說起，隨他自揀。」張良便曰：「尊號各有不同，容臣細說，在大王揀用。自古聖帝明王，有天下必有國號，如三皇之後有五帝，是那五帝：少昊，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少昊名摯，字青陽，姬姓也，以金德王天下，建都於曲阜，鳳凰來儀，遂以鳥名官，在位百年而後崩。顓頊，黃帝之孫，昌惠之子，亦姬姓也，以水承金，在北方，主冬。少昊治天下，十二歲冠，二十登帝位，以水紀官，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歲。帝嚳，亦姬姓也，其母不覺生而神異，以木承水，建都於亳州，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而崩。帝堯姓伊祁氏，其母慶都，懷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命名曰放勛，眉有八彩，豐下銳上，十五歲佑帝

擊，受封于唐，年二十登帝位，以火承木，建都於平陽，景星耀天，甘露下降，鳳凰止於庭，芝艸生於郊，廚中有牛肉脯，其薄如髮，鼓動則風生，使食物寒而不臭，在位五十年，舜攝位二十八年，壽一百一十八歲而崩。帝舜姓姚氏，其先出自顓頊，母見長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因姓姚氏，字都君，家於冀州，以土承火，年六十一歲卽帝位，九十五歲使大禹攝政，壽一百歲而崩。此五帝也。蓋帝者，天號也，德配天地，不事干戈，不行殺伐，揖遜有天下，大王可稱之乎？』羽尋思：『我殺了子嬰以征誅天下，有堯五帝，似此不可以稱號。』乃曰：『帝號恐未穩，汝可說王號如何？』良曰：『五帝之後，有三王，夏商周是也。夏禹王姓似，名文命，字高密，長於西羌，堯命爲司空，繼父鯀治水，以金承土，都安巴，壽百歲；相繼十九王，共四百三十二年。殷乃帝嚳之後，姓姬，名履，字天乙，是謂成湯，身長九尺，肩四肘，有聖德，放桀于南巢，卽天子之位，以水承金，年百歲而崩；相繼三十一王，享國六百二十九年。文王因商紂無道，修德政，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繼立，觀兵於孟津之上，四年始伐紂爲天子，以木承水，年九十三歲而崩；相繼三十六王，享國八百六十七年。此三王也。克勤克儉，敦仁尙義，厚德好生，不私一身，而專爲百姓，如治水之勞，禱雨之勤，諫紂致囚，皆是三王

盛德，大王可稱之乎？」羽曰：「王號可稱。但不知王之下，又是何號？汝可再與我一說。」良曰：「王之下有五霸，齊桓公，宋襄公，秦穆公，晉文公，楚莊公，此五霸爲天下除殘去暴，各霸一國，假仁尙義，威武強大，人皆恐懼，大王可稱之乎？」羽曰：「王號雖宜於古而不合於今，霸業雖合於今而未盡乎古；若合今古而兼有之，不若稱楚霸王。我生于楚，自淮以北爲西楚，爾羣臣草詔，當以我爲西楚霸王，頒行天下。」范增急出止之曰：「王號可稱，霸號不可稱。古人云：『大霸不過五，小霸不過三。』大王不可聽張良之言，誤稱霸王。」羽曰：「五霸享年最久，我之所行，正合五霸，今稱霸王，乃吾自立，張良不過分列三等，豈敢誤我？先生不可見錯！」范增低首不語，遂退帳後。羽重賞張良。擇日拜郊，布告中外，遂稱爲西楚霸王，王楚地九郡，以彭城爲都，陽尊懷王爲義帝，遷於江南彬州，實不用其命。

又說秦府庫被沛公兵初入，各爭取財貨，已空虛矣；至是霸王費用不敷，欲要賞勞功臣將士，無處支給，因問范增曰：「衆將士隨我征進，一向勞苦，今欲發府庫錢糧，以酬其功，但庫藏空虛，何以支給？」增曰：「此最容易：沛公先入咸陽，財貨所在，他盡知其詳，召沛公張良來問他，必知下落。」霸王差人灑上召沛公，只見張良聞知，急

使人說與沛公：可早來；如霸王問錢糧事，但云張良盡知。沛公依言，遂來見霸王舉，霸王曰：『爾先到咸陽，秦府庫錢糧，如何不見下落？』沛公曰：『秦府庫錢糧，臣初到，未得細查，聞張良曾說他知下落。』霸王卽召問張良：『爾知其詳，如何不說？』良曰：『大王不問及，臣不敢說。秦之寶貨錢糧，自孝昭累積到始皇，他家財富，天下無有其比，今日如何空虛？只因修驪山時將寶物財貨，費了一半，其餘盡收入始皇墓中，後來胡亥又將府庫錢糧浪費，以此空虛。』霸王沈思一會，便問范增曰：『既寶貨在始皇墓中，何不差人掘開取出，以勞軍士？』增曰：『始皇墓中，不過陳設平日玩好之物，如何有財物？』良笑曰：『軍師不知也！聞始皇墓方圓八九里，高五十尺，以珠玉爲星斗，以水銀作江河，以金銀圍遶其廓，以百寶設於楹前爲珍玩，以宮女數百人爲殉葬，六國奇寶，如珊瑚瑪瑙，翡翠琉璃，盡在始皇墳墓中，每夜半常有光彩發現。如何無財物？』霸王聽說歎動，便要差人掘墓，增曰：『始皇雖無道，乃帝王墳墓，無故不可輕動；若掘開取物，其跡似劫墓矣！大王初卽位，決不可爲也。』霸王曰：『始皇無道，并吞六國，費天下之財，竭天下之力，殘虐百姓，甚於桀紂，焚書坑儒，惡貫天地；我今既殺子嬰，誅滅其族，此恨未解，正欲掘墓鞭尸，然後快於心也；豈獨愛秦之寶貨』

哉！」次日，遂領人馬十萬，來掘始皇墳墓。

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二十六

### 霸王封天下諸侯

却說霸王領兵至驪山，只見：蒼松籠殿宇，古柏映樓臺；明堂容萬馬，山勢擁千蛟；石欄盤白玉，神路貫天衢；左右列獅駝虎豹象，東西列文武鐵衣郎；戟門壯麗，爲千百年之規模；陵寢巍峨，有億萬載之形勢。霸王下馬到墓前，親監軍卒掘塚。那三軍吶一聲喊，人人奮力，個個爭先，斧聲振地，塵土遮天，鳥獸潛跡，狐狸喪胆。一連三日，大塚已開，不見正穴，百般搜尋，莫知墓所。霸王焦躁，急傳令有知穴者重加賞賜。只見一人高叫：『大王欲知穴道，惟小臣可以開得。』霸王看其人，乃英布也。霸王便問曰：『爾如何知始皇陵寢穴道？』布曰：『臣昔時曾修驪山大工，督管夫役修墓，所以盡知穴道。』霸王大喜，便命英布率領衆軍卒，自正北向正南，平掘有十丈長，入地有五丈深，遂有空隙處，又掘五六尺深，只見有石碑樓竪著，裏邊都是石城石門，再無土地，兩扇石門緊閉。英布便令軍士扒上城頭，有兩條石龍，一昇一降，中間有石管心，用

鐵鎚打碎，裏面一聲响，管心落地，石門遂開。入到石城，中有大路，皆白石砌就，兩邊俱有欄干。行有二里遠，方是墓門。推開裏邊，有大殿享殿寢殿，三宮六院，蓋造十分齊整。寢殿中便是始皇靈柩，面前陳設寶貨，周圍堆積金銀六十萬，各樣寶物一百二十件，盡數起出。欲要擊碎始皇石柩，英布諫曰：「不可，此石槨也，內藏石柩，中有鐵箭鐵砲石子，若走動消息，裏邊箭砲石子打出，決傷軍士，不若仍用土填滿，庶幾無事。」霸王從其言，將金銀寶貨載回賞軍。又見阿房宮樓閣華麗，光耀雲霄，聯絡不絕，霸王嘆曰：「此秦之所以亡也！費盡天下財力，方成驪山阿房二宮；我爲王，留此故蹟無用。」遂命軍士將阿房宮燒燬，相連宮院，盡皆延燒，三個月煙焰不絕。

霸王燒盡阿房宮，遍咸陽城中，無一家不驚惶，無一人不怨恨。衆諸侯屯軍日久，各有思歸之念，因與范增計議曰：「我等長在此屯住，霸王有無封爵之賞，各地方倘有變亂，何以處之？」增曰：「我正欲奏知王上，不意諸公乃有此議。」隨同諸人來見霸王進言曰：「天下諸侯各將士，隨陛下伐秦，俱有勤勞；今屯住日久，費用甚多，乞奏陛下，照功封賞，使各歸故土，深爲便益。」霸王曰：「諸侯久住於此，正欲加封，卿等所奏，實合朕意。」因又與增密議：「昔懷王約先入關者王之，今沛公先入關，當王

關中，就如照功加封，沛公亦當首先封王，必建都咸陽，但恐據關阻險，深爲後患，以此持疑未決。先生有高見，早爲區畫，然後好以次加封。」增曰：「巴蜀乃秦之罪地，山川險阻，地方艱苦，封沛公爲漢王，亦不失爲關中之地；却將章邯司馬欣董翳封爲三秦王，阻住漢中之路，使他南無所進，東無所歸，老死漢中，雖爲加封，實是左遷也。」羽曰：「此計甚妙。」于是傳令着軍政司，核查諸侯並各將士功績，以次封賞。乃封沛公漢王，都南鄭，管四十一縣。其餘各有封賞。章邯爲雍王，都丘廢，管上秦三十八縣；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管下秦一十八縣；董翳爲翟王，都高奴，管中秦三十縣。申陽爲河南王，都洛陽，管河南二十縣；司馬卬爲雍王，都朝歌，管河南三十二縣；英布爲九江王，都六合，管四十五縣；其敎爲臨江王，吳芮爲衡山王，田安爲濟北王，魏豹爲西魏王，張耳爲常山王，臧荼爲燕王，趙歇爲代王，田橫爲上齊王，田都爲中齊王，鄭昌爲韓王，陳勝爲梁王，田榮爲前齊王，田巽爲前趙王，陳餘爲北趙王，項莊爲交東王，項正爲春勝君，項元爲安勝君，范增爲丞相稱亞父，項伯爲尙書令，鍾離昧爲左司馬，丁公爲左將軍，龍且爲大司馬，季布爲左司馬，雍齒爲左將軍，劉存爲後將軍，陳平爲都討，韓生爲左諫議，武涉爲右諫議，桓楚爲大將軍，于英爲引戰大將軍，子琪爲大



將軍，韓信爲執戟郎。各封爵已畢，排設筵宴管待，遂頒詔傳布中外，不題。

却說沛公衆將，見封沛公爲漢王，皆失色，莫不曰：『巴蜀，秦之罪地，我主公先入咸陽，却反左遷於漢中，此必范增之計也；不若會聚衆將，糾集人馬，與霸王對敵，務如懷王之約，庶免老死褒中；不然，決不能生還鄉里也！』樊噲高叫曰：『衆將說得是，我便爲先鋒，同我殺霸王去。』漢王亦大怒曰：『王我于關中，建都咸陽，此乃懷王之約；今却遷我于罪地，重山峻嶺，豈可以一朝居乎？』丞相蕭何等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于死乎？能詘于一入之下，而伸于萬人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陛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張良亦諫曰：『蜀雖秦之罪地，內有重山之固，外有峻岩之險，進可連并天下，退可距險而守。楚雖有百萬之衆，豈能寇我耶？此正興漢之地，養武之國也！大王正當歡欣領命，指日卽行可也；若少有不滿之意，彼必尋事致害，反中其計。范增終日只要害大王，大王尙不知機，反欲與楚作對；况楚兵強勢重，豈能與之抗乎？』漢王起謝曰：『若非先生之言，幾自誤矣！』酈食其曰：『居漢中有三利，若居關中有三害。何謂三利？蓋蜀地道路險，且人不知虛實，其利一也；操練軍卒，慣于登跋，其利二也；人心思歸，各相努力，其利三也。何

謂三害？蓋豐沛雖爲故鄉，韓魏臨境，易知邦內之事，其害一也；苟欲起兵卒以攻楚，范增必知深淺，易得防備攻擊，反生不測之患，其害二也；人心或動，莫不喜大而欺小，好強而怯弱，見楚家興旺，因而奔歸，大王誰與爲守？此三害也。大王當忍勵，臥薪嘗胆，王業可圖，天下可得也。』漢王大喜，遂議啓行，不題。

范增忽思劉邦乃火命人，凡旗幟尙赤，今居漢中，乃西方爲金地，金得火必成大器，急來見霸王曰：『劉邦封他爲漢王，甚有不滿之意，諸將皆出山東人，又各爭忿不平，以爲陛下背約，若不就此除之，決有後患。』霸王曰：『封詔已出，業已定矣，又何更張？』增曰：『明日衆諸將來見陛下，只問他：我封汝爲漢王，爾去褒中去也不去？他若言去，是自專矣；若言不去，是欲王關中矣，陛下卽令斬之，以除此患。』王曰：『善。』

次日，漢王等來，見霸王行禮畢，只見霸王問曰：『漢王，我封爾褒中，汝去也不去？卽便說來！』漢王曰：『食君之祿，命懸于君手，怎敢說去也不去？臣譬如陛下馬也，鞭之則行，攬轡則止耳。』霸王笑曰：『卿可說善喻矣！』遂無殺漢王之意。

及退回漢營，子房急求見曰：『大王知今日之危乎？』漢王曰：『不知。』子房曰：

「陛下洪福甚大。方纔霸王問大王去也不去，若不是大王善於答應，決有殺身之禍。」漢王聞說愕然，便問良曰：「似此久住，恐生不測，爲之奈何？」良曰：「待臣會項伯陳平，再作商量。」大王可分付預修行裝，待霸王命下，即便起身，庶免謀害。」於是張良會項伯陳平，備說范增謀害之意，「漢王今急欲起身，未有脫身之計，想二公必有妙算搭救，若他日漢王得地，決不敢忘今日也。」陳平沉思半晌，向張良附耳云如此如此，良曰：「此計甚妙。」

不知陳平用何計？且聽下回分解。

## 二十七

### 陳平定計救漢王

霸王封諸侯日久，未得差人致命義帝，又聞車駕尚在彭城，不肯幸彬州建都，霸王因召羣臣計議此事，何以處之？陳平出班奏曰：「天無二日，民無二主。今陛下既頒詔爲天子，改號封天下諸侯，却又致命懷王，是有二天子矣。外邊百姓皆云：「以臣封臣，古今罕有。」若果有此言，不足以服天下。臣有愚見：此時急差亞父，領二驍將，立等義帝起身，遠處僻地，就如廢置一般，亦不必致命，庶可以塞百姓之言，免天下議論

。』羽曰：『此言正合吾意。』隨命范增：『領桓楚于英，赴彭城催逼義帝往彬州建都，仍將彭城修飾齊整，朕欲往一觀，不忘故土之意也。』范增不敢違命，只得啓行，因來辭見曰：『臣雖領命赴彭城，恐左右蒙蔽聖聰，臣有三事上諫，乞陛下留神：第一不可離咸陽，蓋咸陽自古建都之地，沃野千里，天府之國也；二當重用韓信，蓋韓信有元戎之才，但時未遇耳，若陛下舉而用之，兵隨將轉，將逐兵行，縱橫天下，所到無敵，如不欲用即殺之，免使歸他人爲後患也；三不可使漢王歸漢中，且稽留在咸陽，待臣還再作區處。此三事至緊要，不可忽也！』霸王曰：『卿去早來，所言三事，朕記在心。』范增遂同桓楚于英赴彭城去訖。

且說次日陳平上表曰：

『國家以理財爲先，聖人以儉用爲本。財不理則出入無度，費用無經，財力盡而民必去矣；不儉則奢侈日靡，倉庫日虛，民不聊生，而國必亡矣。陛下初登大寶，以民爲天，若不節用，何以爲治？現今諸侯集聚咸陽，每一路諸侯帶領本部兵馬，不下三四萬，總約大數，何止百萬？所用不可勝數，倉庫空虛，錢糧將盡。如一路諸侯，支酒食一十五擔，羊一十五只，猪二十口，大牛五頭，麩

二百斤，柴四十擔，兵吏人等以十萬爲率，每名日支米二升，糴豆一升，料豆二升，草二束；通算每日總支酒三百擔，羊二百隻，豬四百口，大牛百頭，麵四千觔，柴八百担，米二萬石，料豆二萬石，雜豆一萬石，草二萬束，以百萬算來，費用不資，臣實寒心。若不急令還國，恐百姓力難支持矣！伏乞聖裁。臣等下情，不勝懇切之至。」

霸王看罷表文，卽時傳令：着新封諸王，限五日內俱還國，惟漢王且留咸陽，另有別議。張良聞知大驚曰：『漢王休矣！若范增回關中，必有謀殺之意，如何得赴漢中？』急來見漢王，王曰：『今日霸王分付諸王皆令還國，惟劉邦另有別議，此必謀害之意，爲之奈何？』良曰：『大王老小皆在豐沛，明日可上表，只說給假搬取家小，臣有救大王之計。』漢王隨令酈生作表。

次日，投進表曰：

『聖王以孝治天下，而天下莫不歸於孝，使父子和睦，仁愛浹洽，不變時雍，遂成至治。臣邦豐沛小民，從風西向，仰托鴻猷，受封王爵，天下之至榮，千載之遭際也。臣身雖榮，父母妻子，遠在故土，未得闔門共居，以享天樂，意欲

差人搬取，又不得親掃墳墓，榮歸鄉里，以彰陛下恩及歿存之德；伏乞留兵馬駐扎咸陽，隻身領數騎赴豐沛，給假限三月，搬取家小，共沐王化。下情未敢擅便，伏惟聖裁，不勝惶恐之至。」

霸王看罷表曰：「卿欲回豐沛，搬取父母，亦是人子孝親之意，但恐非其本心，或因朕昨日留卿且在咸陽，故有此奏也？」漢王曰：「臣父年老，無人奉侍，懷思日久，見陛下新即位，不敢冒干；今見諸侯還國，皆得歸省父母，獨臣留此，又不知何日得見臣父。」漢王說到痛切處，哭泣不止。張良出班奏曰：「漢王不可放他搬取家小，只可獨遣還國，陛下仍着人取太公并家小爲質，庶漢王無別心。」霸王曰：「我意要留漢王且在咸陽，未可放回，正恐他有異志。」陳平出曰：「陛下旣封劉邦爲王，已布告天下，今復留此，恐不足以取信於中外，不若從張良之諫：以太公爲質，乃令漢王還赴褒中，旣全大信，又得管束漢王之心。」霸王曰：「旣議停當，准着漢王還國，不許給假回豐沛。」漢王拜伏在地不起。霸王曰：「卿且赴褒中去，待朕建都彭城，將卿老小供給養贍，從容着人來取，亦不失奉養之意。」漢王就拜謝曰：「感陛下大恩，生死不能忘也。臣今卽辭陛下赴褒中去。」只見鍾離昧上諫曰：「前范亞父臨別時，曾說不可放漢

王入褒中去，今陛下如何忘了？」霸王曰：「留他老小在彭城，已管束之矣，又何稽留漢王？况封詔已傳播內外，如何信亞父之言，使朕失信於天下也？」遂不聽鍾離昧之諫。有韓信嘆曰：「使漢王入褒中，不帶家小同行，正中其計矣！他日以思歸之心，奮鷹揚之勇，吾輩皆爲所虜也！惜亞父之言成畫餅耳！」

却說漢王回營，即令分付大小將士，作急起行。於是衆將整率人馬，簇擁漢王離咸陽。只見關中百姓，聞知得漢王啓行，扶老攜幼，塞滿道路，何止有數萬人哭倒在地。爲首有數十老人曰：「我等指望大王爲關中之主，不想今大王往漢中去，又不知何日東歸，得再覩天顏！」攀轅拊轍，戀戀不忍去。漢王撫之曰：「爾等各安生理，無生異心，他日入關，又得相見。」百姓又要遠送，蕭何急止之曰：「霸王法度甚嚴，汝等不可只顧遠送，恐知覺，汝等反受其害。作速回去！」百姓尙哭不止。張良令樊噲快揮人誦，奔峽山驛大路而行。九十里，至安平縣；四十五里，至扶風縣；四十五里，至鳳翔郡；三十里，至迷魂棗；三十里，至寶雞縣；五十里，至大散關；六十里，至清風閣；六十里，至鳳州，入棧道。漢王人馬，俱山東人，不識險路，看見連雲棧如此險峻，各人大叫曰：「我等過此險路，若有人在此把住，要害我等，再不想得生還矣！與其束手而

死，不如與楚決一死戰，大丈夫之所爲也！」那樊噲便道：「說得是！」大喊一聲，率領衆將，又要殺上咸陽。

不知如何？

## 二十八

### 張子房燒絕棧道

却說樊噲等見棧道十分險惡，人人有思歸之意，各吶一聲喊，便要殺回關中來；漢王亦怒曰：「我奉懷王約，先入關者爲王，誰想背了前約，聽范增奸計，左遷我來到這等險峻去處！又着章邯等三人，阻塞東歸之路，縱使騰雲也出不去。不如從衆人之意；此時三秦尙未據守，正好殺上咸陽，與他拚個死活，倒是良策。」蕭何張良酈生下馬跪伏在地曰：「不可信衆人一時暴性，決誤了大事。褒中雖險，乃大王興王之地；况西南靜僻，隨大王招軍養士，霸王決不得知。待人馬強壯，兵勢嚴整，那時還定三秦，天下不難圖也。若今聽衆人之言，倒轉東向，霸王率三秦而西來，勢如壓卵，欲求再用爲漢中王，不亦難乎？」漢王從其言，卽令樊噲催僂人馬，向褒中來。前到金牛嶺，漢王曰：「如何爲金牛嶺？」酈生曰：「昔蜀道無路往來，秦惠王要兼併六國，聞蜀中有五個



力士，俱有神力，秦乃用生鐵鑄五個鐵牛，置于秦地，詐言鐵牛每日糞金五斗，秦國以此富強；蜀主聞知，遂以爲實，乃令五丁力士開山鑿路，通入秦國，盜竊鐵牛。五丁既開了山路，來到秦地，不想鐵牛，俱是假設。遂伐蜀。……」

漢王正行之次，只見子房下馬近前奏曰：「臣良送陛下到此，欲辭回韓國。」漢王大驚曰：「先生一向與邦相從，深得教益，一時不相捨，今欲辭歸，使劉邦何所依附？」良曰：「臣辭陛下往東行，雖看故主，實與陛下去幹三件大事。」王曰：「那三件事？」良曰：「一者說霸王遷都彭城，留關中與陛下爲建都之地；二者說諸侯反楚歸漢，且令霸王無西征之意；三者與陛下尋一個與劉滅楚定天下之大元帥。幹了這三件事，臣在咸陽與陛下相會。願陛下百事忍耐，不要急躁。漢中不過暫居，多則三年，少則一二年，管教陛下東歸。」漢王曰：「果如先生之言，劉邦雖受苦萬千，亦不敢埋怨。但先生所舉元帥，有何憑信？」良曰：「臣有角書一紙，內有臣手字，並與陛下平日密言之事，陛下須留用，不可失也。」漢王執良之手涕泣曰：「先生不可失信！如見太公爲我懇拜上，善加調攝，撫養老小；一日得東歸，尙有迎養之日。非是敢拋棄父母，只因霸王背約強暴，不得已赴褒中以圖苟免耳。」良曰：「謹遵王命。」又與蕭何相別，拉在無人

去處，暗與定計道：『這般這般，如尋得破楚元帥來，丞相可用意舉薦。』何曰：『先生放心，憑你角書，已知其爲大將，焉敢蔽賢誤國耶？』

張良辭了漢王及衆將，帶領五個從人，復回舊路，往關中來不題。

且說漢王大軍正行之次，只聽得後軍一齊叫苦不迭，漢王回頭看時，只見烈焰連天，濃烟遍野，隨處火焚三百里，相緣燎徹萬家邨。漢王亦大叫曰：『此必是張良孺子放的火，燒絕棧道，使我不得東歸矣！却不知又是何主意？』諸將士齊聲怨罵張良，各各放聲大哭曰：『我等生爲關內人，死作褒中鬼，何日修起棧道？』衆人正嚷鬧間，又只見蕭何向前附王耳曰：『大王不可怨罵張良。臣昨日與張良相別時，曾說燒絕棧道，有四件利益：一者使霸王聞知燒絕棧道，料我主再無東歸之意，他亦無西顧之憂矣；二者使三秦高枕，不爲嚴備；三者使隨來人安心在漢中，奉事大王，再無思歸之意；四者使諸侯無相攻擊，而盜我之兵也。有此四益，大王何故怨罵張良？』漢王聞說，大喜曰：『若非丞相之言，幾幾誤怪子房矣！』遂令三軍前進。

一日，漢王到褒中，擇日卽王位，安撫百姓，施仁布德，治民以寬，漢民莫不悅服。此年五穀豐熟，家家快樂，處處笙歌，漢王甚喜。於是封蕭何爲相國，曹參樊噲周勃

灌嬰等以下，各有封賞。招賢納士，積聚糧草，漢中不數月，道不拾遺，夜戶不扃，行人讓路，家給人足，國中大治。

且說張良燒了棧道，來到鳳魚，暫歇半日，過鳳州，出益門，將到寶雞，只見一枝人馬，攔住去路，高叫曰：「子房公休走，亞父着我在此專等，誰想果從這裏來！」張良大驚，正要下馬詢問來歷，那馬上將軍，便道：「子房公不要忙，我有話說。」不知說出甚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 二十九

### 張良復爲韓報仇

却說攔住張良者，乃項伯所使也；伯恐棧道難行，預先差心腹人，暗于關津隘口，迎接張良，不意果在此處接着。其人備道項伯奉迎之意，良曰：「項公如此遠慮，可謂極厚友道矣。」隨叫入城，見了項伯，深謝差人遠接。遂更換衣服，近晚出城，打聽霸王消息。因訪問各路諸侯還國如何，又問韓王曾來見霸王否？有人傳說韓王姬成來見霸王，因是來遲，又見張子房隨漢王入褒中，聽信讒言，將韓王殺了，昨日靈柩發回本國去了；張良聽罷，只是暗暗叫苦。慌忙回到項伯家一夜不睡，淚如雨下。

等到天明，來辭項伯，要回本國；項伯曰：「一向因國事不開，未得請教，今專人接先生來家，正欲朝夕伺候，如何方到，就欲相別？」良曰：「昨因更衣出外，訪問韓國本主，不意因爲張良從漢王入褒中，被霸王殺了；良聞此信，恨不能死；急欲回國葬本主，就安置家小停當，一月內就來相見。」伯曰：「雖是如此，某何忍遽別？」良曰：「明公若留良一日，是增良一日之罪矣！」項伯見良去意甚急，不敢苦留，遂齋發盤費，當日辭別就行。伯曰：「我一月內差人遠迎先生，不可失信！」良曰：「當差心腹數人接我，不可使人知道，尤見明公始終交情也。」伯曰：「謹領尊命。」

張良同原帶數人，星夜奔回韓國來，見了韓國諸公子，遂致祭于韓王，放聲大哭，以頭觸地曰：「良實不忠，致使項羽誤害我主，不世之讎，良當爲我主報之，雖肝腦塗地，亦不惜也！」言罷又哭；諸公子勸解，遂回本家省問家小。停當數日後啓行。

來到中途，果見項伯差人遠接，臨晚進城，徑投項伯家來。相見禮畢，遂在書房中安歇。伯見良來，甚喜，因問：「先生今往何處去？」良曰：「故主已死，殘軀多疾，欲效老子玄默之術，學莊周放蕩之遊，羨箕山之巢許，愛首陽之夷齊，罷名利，喜觀雲水，避是非，樂處山林；倘遇蹈隱高人，得聞妙語，使性學復明，身心無病，是我之實

心，乃良之至願也。至如佩玉鳴鸞，乘軒衣冕，宰正百官，饜刑四海，折衝樽俎之上，却敵談笑之間，今日賜官獬豸，他年圖畫麒麟，不足以動良之念也。」項伯聞張良之言，知他無仕進之心，遂留閑住數月，以盡故舊之情。

子房住了十數日。一日，項伯入朝未回，子房信步閑行，來到後花園內，只見牆高數仞，門闊三尋，花萼池邊，薔薇叢裏，見一座小樓：槐陰遮枕席，松影蔭階除。子房看樓匾，題曰：「萬卷書樓。」嘗聞古語云：欲窮千古事，朝暮伴書樓。子房登樓閒玩，只見左壁一帶書架上，盡是石刻竹簡；右壁一帶書架上，盡是各處進來文策。揭開觀看，有六國諸侯諫議奏章，蓋因項伯是尙書令，以此進來各處文策，先與項伯看過，方敢封進，正本俱留在內，副本項伯留看。子房從頭揭過，其中或有一偏之見，或有不通之說，或有私相標榜，或有因而嫉害，或有迎合上意，子房看了皆不喜。臨後揭開一策，語言超衆，立意深遠，子房看了一遍，嗟嘆不已，又驚又喜：驚者恐項王任用此人，喜者喜其得見此奇特之士，若使歸劉作破楚大元帥，韓仇可報，漢業可興，項羽從此休矣。展開表曰：

「臣聞治天下之道，貴審天下之勢，貴識天下之機。勢者明強弱，察虛實，知利

害，詳得失，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不然，則雖強勝一時，不過恃其勇力，終必敗己，未足以與其勢也。機者辨興亡，定治亂，窮幾微，明隱伏，然後天下可得而圖也；不然，則草莽倥忽，苟簡得國，終難久安，未足以會其機也。今陛下雖霸關中，人心未服，根本未立，民畏其強而已，懼其威而已，格其面而已；然強可弱也，威可抑也，面非心也，三者乃陛下之所恃，使一旦餒而不振焉，天下不可一朝居也！欲望長治，豈可得乎？此臣之所以寒心，而爲陛下憂也。且劉邦昔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中，發政施仁，財物無妄取，婦女無所幸，約法三章，收束人心，秦民悅服，恨不得爲關中主也；陛下入關，不聞善政，而惟見殺戮，聽讒邪之言，蹈亡秦之弊，殺子嬰，掘驪山，燒阿房，大失民望，蓋不知勢之可立，機之可察，而弊端惡孽，隱伏于天下，而未動耳！劉邦一倡，諸侯從風，不期強而自強，不期勝而自勝，陛下之所恃者，皆爲劉邦得之矣！就如近日燒絕棧道，使陛下不疑其東歸，三秦不爲嚴備，然後收用巴蜀之民，復取關中之地，此正審天下之勢，識天下之機，劉邦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而陛下茫然莫之知也。左右將士，惟知用武，而承順風旨；陛下惟

知獨勝，而以爲天下無敵；然不知敗亡之機，已萌于不測之中，此臣不願衆人之謂己，而敢爲陛下言之也。爲今之計，莫若益兵嚴備，巡哨邊關，收回章邯等三人別用，另選智勇之士，阻關隘，更取劉邦家屬，拘于輦轂之下，昭布仁義，整飭兵馬，訓練行伍，內求賢相，外訪元戎，制服諸侯，遵行周政，如此則劉邦不敢東向；而社稷有磐石之固矣。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子房又看一遍，大驚曰：「此人是磻溪上牙莘野伊尹，真大將之才，天下之奇士也！我若得此人，着數句言語，管教他棄楚歸漢。但此人不知在否？」隨將文策仍放舊處，移步下樓，復到書房中閑坐。

只見項伯朝罷歸來，謂曰：「賢弟客情不慣？」子房曰：「疎散之人，忘心世故，安得客情不慣。」項伯遂置酒相款。酒至半酣，子房曰：「聞兄有花園，可一遊乎？」項伯曰：「今日正欲與賢弟遊玩。」遂令家童導引，行至花園內，子房曰：「此園景物鮮好，足娛心目。」來到小樓邊，項伯遂邀上樓。子房來到樓上，詐看文字，伴問曰：「此許多文策，何人所作？」伯曰：「六國奏策，未得舉行，因放在此。」子房又揭到一策，因問曰：「此是何人所作？」項伯曰：「魯麟周鳳，未遇其時！此人乃淮陰人，家貧

乞食，人多賤之，范增屢次舉薦，霸王不用，止與執戟郎之職；前進此文策，霸王扯碎其文，欲要問罪，被我勸免。」子房再不揭着，尋思此正是鴻門會上之人，心中暗喜。遂下樓來。

子房在項伯家，又住數日，因思韓讎何日得報？漢王何日東歸？霸王強暴，百姓受害，在此飽食終日，是何道理？忽心生一計……：

次日辭別項伯，要尋僻靜去處，修真養性。項伯苦留曰：「賢弟來此，未及一月，如何便與相別？」良曰：「此是繁華之地，非某養性之所。明公若是見愛，放我歸韓，尋個深山窮谷，埋名隱姓，求師訪友，鍊真悟道，得爲長生之客，于心足矣，嘗聞雲林夫人云：「玉醴金漿，交梨火棗；當與山中許道士，不與人間許長史。」似這等言語，若不棄其塵世之榮華，焉能得物外之仙術乎？」項伯知良不可以富貴動心，乃與相別。子房便辭了項伯，出離咸陽。

不知何處去？且聽下回分解。



且說張良辭項伯出咸陽，離城不遠，換了衣服，扮做一道士，復入城中，向小街僻巷，風魔狂蕩，言語不循道理，腰串銅錢，袖藏梨果，道袍拏在手裏，打動漁鼓簡板，口中唱着道情，或古廟寺觀，營房店肆，或拋錢散果；引得街市上兒童，三五成羣，都來看風道士歌唱。初時兒童尚不相熟，跟走了一二日，彼此通不計較。張良看那其中，有一小兒生得聰明，引到一古廟無人處所，與了些銅錢果餅，教他念着說道：『今有一人，隔壁搖鈴，只聞其聲，不見其形，富貴不還鄉，如錦衣夜行。』教了幾遍，那小兒牢記在心。張良又分付：『如有人問你，只說我睡夢中有人教我來，你但到個去處，教小兒唱，你日後壽命延長，百病不生；若還說是人教你的，便有大禍。』那小兒便道：『師父教我，我只依師父說。』張良大喜，又與銅錢數十文。離了咸陽，出到城外，更換道衣，如客人打扮，尋個僻靜店房安歇，打聽城裏消息。

只說霸王因思左遷諸侯，恐有人在外議論，常使的當近侍，詐作遠客，探聽事情。到街市上，聽見了小兒謠言，便入內奏知霸王。霸王未信，臨晚亦更換衣服私行，來到市上，果聞此語；因問小兒：『何人教你念此語？』小兒云：『乃上天教我的。』霸王大驚，自思此必是上天欲我遷都，况咸陽燒得殘缺，我正要東遷，不意天有此，非偶然

也！』……

霸王聞了童謠，次日早朝，謂羣臣曰：『天降謠言，汝等不來奏知，何也？且有一人，乃謂朕也；隔壁搖鈴，只聞其聲，不見其形，言朕雖有聲名，而未得傳聞于也；富貴不還鄉，如錦衣夜行，言朕雖得天下，而不歸故鄉，就如着錦衣而夜行也。此謠正合朕意。况秦宮室燒毀，一時實難修整，不如彭城，乃梁楚之地，自淮河以北九郡，統轄千里，此處正好建都，不失故土。即差人與工修理，選擇吉日，車駕遷都。』有諫議大夫韓生上言曰：『此等謠言，皆是人造作之言，非上天之意也，決不可聽信！且關中自古建都之地，阻山帶河，四塞而當一面，東有黃河函谷關，蒲津；西有大隴關山蘭縣等處；南有終南，武關，峽關；北有陝河，涇涇，潯關百二山河；三山八水，沃野千里，天府之國也！昔周以此興隆，秦以此霸業；陛下豈可聽童謠之言，而失此興王之地乎？』霸王曰：『汝雖說關中可都，但朕意不喜，即是天意有在也。朕今遷都有三事：一者征伐三年，未經還鄉；二者關中山多地少，眼界不得空闊；三者天降謠言，亦非偶然，天意有在。朕心已決，爾等不必多言！縱使曲意建都于此，終是不利。』韓生曰：『陛下爲四海之主，如日中天，誰不仰視，又何必拘拘于還鄉以爲榮耶？孟子

曰：「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豈獨一彭城而已哉！」霸王曰：「普天之下，皆爲我有也，凡可居之地，隨朕所適耳，又何多言耶？」生曰：「前范亞父亦曾云陛下不可離咸陽，亦必有見，陛下獨有忘于心乎？」霸王曰：「吾縱橫天下，所向無敵，誰見豈范增所能知哉？吾意已決，不必煩聒！」韓生下階，仰天長歎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今果然矣！」霸王在寶座忽聽此言，問陳平曰：「此是何說？」陳平不敢隱諱，近前奏曰：「此訕上之言，其意以猴比王，說言獼猴雖着冠帽，心非人也；又言獼猴心不耐久，戴人衣冠，心實急躁也，又謂獼猴着人衣冠，終非人性，戴不破，必弄破也。」霸王聽罷，高聲大罵：「老畜生！老匹夫！怎敢毀罵朕躬！」喝令左右執戟郎官：「將此老賊推赴咸陽市上，用油鑊烹之！」——監斬官乃是淮陰韓信也。

韓信押韓生赴市曹，子房打聽得知，也跟在人叢中看。只見韓生至油鑊邊，高聲說道：「爾咸陽百姓，我今日犯罪，非奸臣誤國，犯了法度，只因霸王聽奸人捏造謠言，意欲遷都彭城，怪我再三苦諫，今押在市烹；我想遠無百日之內，劉邦必來復取三秦矣！誠沐猴而冠也！」韓信聽了他說，謂韓生曰：「諫大夫省言語，恐霸王知道，必連累我等。」韓生曰：「皇天后土，昭鑒不遠，爲國受烹，實爲屈死！」韓信曰：「公諫遷都

，百姓皆以爲屈死，吾獨以爲該死。」韓生曰：「我得何罪該死？」信曰：「公居諫議之職，如殺卿子冠軍宋義，那時偏將殺主將，公何爲不諫？坑殺秦降卒二十萬于新安，秦之父兄恨入骨髓，公何爲不諫？斬子嬰，掘秦墓，燒阿房，左遷諸侯，公何爲不諫？今蔽鋼日深，終莫能解，公然後來諫，不亦晚乎！此公之所以取殺也。范增比爾如何？尙不能諫！况我等不及亞父遠矣，豈能諫乎？你今日之死，不可怨霸王，只可怨那造謠言之人。我指與你，那人叢中立着燒絕棧道假造謠言之人！決在這里！若捉出來，便知端的。」嚇得那子房躲在人背後，再不敢作聲。——此非是韓信知道子房在此，不過設言以嚇子房耳。——遂將韓生烹了；滿咸陽市上，無一人不嗟歎。天色已晚，韓信回家，子房在後認知下處，回店房去了。

次日，韓信早朝，見霸王復命，烹了韓生。霸王又續差季布往彭城，催督修蓋宮殿；百官見烹了韓生，再無人敢諫者。

子房已知韓信住處，回到店中。次日，將前在秦宮所得寶劍一口，背上，挨門進城，來到韓信門首；只見月色初上，正黃昏時候，門尙未開；張良鞠躬施禮，來見門吏，要求見韓信。

不知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 三十一

### 說韓信張良賣劍

張良假作淮陰人打扮，來到韓信門首，見一老吏鞠躬施禮，求見韓將軍；那老吏便問：『先生自何而來？』良曰：『某乃淮陰人，與韓將軍同鄉，特來相見。』老吏進內報知韓信，韓信自思：『我在淮陰貧賤時，並無朋友，我到此已久，亦未見一故舊，今日如何有同鄉相訪？』正沉吟間，張良已立于階下。韓信月明之下，見其人清標俊雅，有些面熟，不敢遽問，就迎接上廳。各施禮畢，序賓主而坐。便問：『賢公從何而來？有何貴幹？高名貴姓？』良答曰：『某雖將軍同鄉，久出在外。先世曾遺下寶劍三口，真希世之珍，不敢言價，但遍求天下英雄豪傑，先觀其人，次賣此劍；已將兩口賣與兩個人，止這口劍，未遇其主。聞將軍與某同鄉，爲天下英傑，特來賣此寶劍，不是虛譽，實出本心。早間伺候半日，知將軍公出未回，今薄暮敬來相謁。此劍暗臨黑水蛟龍泣，潛倚空山鬼魅驚，埋藏千萬年，價值數千金；若遇奇男子，鏗然自有聲；何須出囊錢？物各歸主人。君若得此劍，威令滿乾坤。』韓信見張良誇美這口劍，又識己爲豪

傑，心下甚喜，便起身近前曰：『韓信自歸楚以來，無人識某爲何人，今見先生持寶劍而見諭，深蒙過獎，信何敢當？願求寶劍一觀。』良遂遞與韓信，信接到手，拔劍觀看，燈光之下，寶氣冲霄，霜鋒射斗。韓信平日最愛劍，今日見此寶劍，十分愛慕，因恨囊橐空虛，不敢問價，但云：『公有寶劍三口，那兩口得價幾何？』良曰：『適聞會說，先觀其人，次務賣劍，不論價值多寡，如得其人，即將寶劍相贈，何須言價？久聞將軍天下豪傑，以此特來相見，寶劍有主矣！』韓信起謝曰：『寶劍雖蒙見惠，但信爲人，恐未相稱。』良曰：『若不相稱，雖與萬金，亦不敢以輕售也。』信大喜，分付家僮置酒相款。因問：『此寶劍可有名乎？』良曰：『俱各有名：一口是天子劍，一口是宰相劍，一口是元戎劍。天子劍乃白虹紫電，宰相劍乃是龍泉太阿，元戎劍乃是干將莫邪。夫白虹紫電，乃是吳王劍名，懸于壁上，邪魅遁形，諸怪斂跡，眞寶劍也！龍泉太阿，乃是宿煥見牛斗宿中常有雲氣，自下而上，光芒掩映，煥隨于有光去處，掘地，得二石匣，中藏寶劍二口，一名龍泉，一名太阿，而牛斗之間，無復光芒矣。干將莫邪，乃闔廬所造，雌雄二劍，雖出人力所爲，實按天時，應星宿，合陰陽，觀爐火，十數年方鑄成此劍，磨礪有法，修造有度，非止一日，遂名干將莫邪。然吾之寶劍，非特此耳』

，觀人象德，各有所宜；如有天子八德，而後得佩此劍，給以翌聖化也。」信曰：「何謂天子八德？」良曰：「八德，乃：仁，孝，聰，明，敬，剛，儉，學，也。」信曰：「宰相劍，亦有德也？」張良曰：「宰相如無八德，亦難佩帶此劍。」信曰：「何謂宰相八德？」良曰：「忠，正，明，辨，恕，容，寬，厚，是也。」信曰：「天子宰相二劍，既聞命矣；然不知此劍——爲元戎劍——亦有德乎？」良曰：「元戎劍，豈可無德？」信曰：「請言之。」良曰：「廉，果，智，信，仁，勇，嚴，明，是也。」信曰：「先生寶劍，真爲天下奇絕。但不知那兩口劍，賣與何人，亦可得聞乎？」良曰：「天子劍前賣與豐澤劉沛公矣。」信曰：「先生見沛公有何徵驗，將此劍賣與他？」良曰：「大德當陽，龍顏特異，神母夜號，芒碭雲瑞，爰立赤幟，五星聚會，大度寬仁，出乎其類；此公有天子福德，前在芒碭山斬白蛇，已將此劍賣與他。」「宰相劍賣與誰？」良曰：「賣與沛縣蕭何。」信曰：「有何徵驗？」良曰：「翌運元勳，經綸漢室，不事干戈，全仗仁義，約法甦民，漕河廣濟，布衣同心，起自豐沛，此公有宰相大才；前在關中除秦苛法，約法三章，已賣與他。」信聽罷笑曰：「先生已將寶劍賣與漢王蕭相國，可謂得人矣！今將此元戎劍，欲賣與小子，但信素無重名，又無爲將八德，不亦負此劍乎？」

「良曰：『據將軍所學所養，雖古孫吳穰苴，不能過也，但未遇識主耳。昔千里馬未遇伯樂，雜于槽櫪之間，遭入奴隸之手，與常馬等也；及一遇伯樂，知其爲千里麒麟，長嘶大鳴，追電絕塵，爲天下之良馬也。故古人有云：『向北長鳴天外遠，臨風斜控日邊還。』即今將軍碌碌人後，未遇識主，所以不知其爲元戎也！苟得遇識主，言聽計用，樞動天地，變化風雲，坐鎮中原，出警入蹕，享九襲之榮，極人臣之貴，則非今日之碌碌也。』韓信見張良說到此處，不覺長呼慨歎，觸動念頭，便道：『聞先生之言，如照肝胆。信在此日久，一籌未展，百計難言；前屢次上表，霸王不聽；今欲遷都，大事去矣！信不久亦歸故里，苟延歲月耳！』良曰：『將軍差矣！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佐，以將軍之抱負，豈可按蹟衡門，爲淮陰一釣叟耶？』信又長歎曰：『先生今晚來見，語言動人，議論出衆，非獨賣劍，決有深意也。我于月明之下，燈燭之前，細觀舉動，先生非韓國之張子房乎？』子房離席起謝曰：『久慕重名，不敢遽見，今晚拜候，實有深意；將軍看破，豈容自隱？小子便是張良。』韓信大笑，握良手曰：『先生天下豪傑，人中之龍也！我欲棄此歸漢，但不知先生有何見諭？』良曰：『漢王實是長者，暫屈褒中，終成大事。將軍肯從愚見，我有一物與將軍爲贊，貴似連城和氏璧，奇如懸



殿夜明珠，休言呂望千條計，不及區區一紙書！」

未知書上是何說話？且聽下回分解：

### 三十二

### 霸王江中弑義帝

却說張良以賣劍爲由，說韓信歸漢，遂於衣襟下取角書一封，遞與韓信，「我昔日別漢王蕭何時，曾與約下：如荐舉元帥來，可憑此角書爲記，如有角書，須當重用。公可將此書收好，不可失落，有誤大事。」信又問曰：「先生已將棧道燒絕，却從何路可入褒中？」良在書袋中取出地理圖一本來，付與韓信曰：「此圖乃山僻小路，從斜岔入陳倉口，轉近孤雲嶺兩脚山，遠到鷄頭山，徑下褒中，近二百里。將軍他日破三秦當從此出。此地漢人亦不知，將軍當秘之，不可輕示於人也。」角書地理圖，韓信收拾在身；又問曰：「先生今往何處去？」良曰：「吾今看霸王遷都後，效蘇秦游說六國，看他反楚，以分霸王之勢，使無復西顧之意，則將軍得任意下三秦，據咸陽，而圖天下也。」信曰：「某亦早晚就行，但看事機如何，到彼時自有處也。」

韓信亦無家小，止有門吏二名，在外扼門，家僮二人伏侍；張良遂與韓信同榻，過

了一宿。次日，別韓信出離咸陽，往各國說諸侯去。

韓信預備行裝，寫了家書，分付家僮，打發盤費，往淮陰看視家小，不題。

却說范增在彭城，守催義帝幸郴州，帝曰：『君出令者也；臣奉君之令而宣化者也。昔項羽立我爲君，以屬天下之望，以此諸侯悅服，而得入關中；我已約，但先入關者爲王。今羽背約自立爲王，封天下諸侯，意欲遷我于郴州，廢置而不用，何異於首居其下，足居其上，冠履倒置，甚非臣體！爾爲項羽亞父，當極言諫以正其過可也，乃助彼爲惡，是亡秦之續耳！爾心獨不媿乎？』范增俯伏在地曰：『臣增屢次苦諫項王不聽，今又差季布守催，指日離咸陽，要來彭城建都，臣亦兩難，不過惟君所使耳。』帝曰：『爾爲項羽心腹之人，正當苦諫，豈可委于從命，而略無可否？此乃阿附小人，非大臣以道事君之體也！』增惶恐無地，只得具書奏知霸王。

霸王知義帝不欲離彭城，大怒曰：『懷王乃民間豎子，我家所立，尊以爲王，千載之奇遇矣；却乃偏使劉邦西行，意欲相爲結好；以恩爲仇，反有謀害之意；今爲義帝，且又妄自尊大；若不剪除，必爲後患。』遂使九江王英布，衡山王吳芮，臨江王共敖，潛于大江之中埋伏，却着范增季布桓楚于英急催啓行，待至大江，假以出迎，因而殺

之，傳布中外，只說義帝行到江中，遇風，船覆淹死，以隱前情，庶免天下議論。霸王計較停當，傳令分付四人，急在大江伺候；却修書上義帝曰：

『西楚霸王項籍，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奉命破秦，直抵咸陽，子嬰受首，受正國法，仰尊陛下爲義帝，實爲天下主也。然彭城路當南北之衝，乃用武之地，甚非陛下所宜居也；今郴州乃湖南名都，左有洞庭，右有彭蠡，山水秀麗，帝王之都也；請陛下幸臨，以觀天下。今乃聽細人言語，不從所請，致使君臣有相疑乏私，輦設阻壅乘之望，遮道來迎，終日稽候，一日之費，何止萬金？爲民元后，於心何安？復差千戶項臣上書懇啓，惟速賜裁決下情，不勝激切之至。』

義帝看罷羽書，與左右商議曰：『項羽屢次差人催併，急如星火，已無人臣之體，若復留連，恐生他變；不若車馬啓行。』義帝即傳令文武大小官員，擇日幸郴州來。只見彭城百姓，遮道伏地，望塵叩首，相聯數百里，或獻茶果，或上歌頌，家家設放香案，盡說：『義帝在此數年，鎮市不擾，鄉村安靜，上下和睦，乃有德之主也！今日遽都，又不知何日再得相見，遂懸望之念！』義帝見百姓戀戀不捨，亦自垂涕。

某日，行至大江口，有白魚阻舟，水浪不能前進，船家就將龍舟纜住；只見大風驟起，將桅折作兩段，幸大舟傍岸無事。

其夜，帝方寢，只見五色祥雲，罩合龍舟，香風馥郁，有一派仙樂，自天而降。先有二金童玉女入舟中，低言：「啓請陛下，早幸龍宮，受百官朝賀。」帝曰：「我自赴郴州建都，此地非我居也。」金童曰：「龍宮奉上帝勅命，已設御座，專候車駕，文武百官具朝服于上清門迎接，陛下不可推辭也。」帝曰：「龍宮恐非人世，朕何以居之？」金童曰：「上帝以陛下有君德，宜在高位，因赤帝子當權，福德洪大，陛下當讓此位而居龍宮，以掌水府，會九天列聖，以次推舉，非同小可。陛下請移玉步。」帝方欲出龍舟，遙見水光接天，洪濤巨浪，耳聞仙音，不敢登步；趨趨之間，頓然覺來，却是一夢，舟中史鼓三漏矣。急忙呼左右掌燭詳夢，有近臣奏曰：「適見白魚阻舟，桅被風折，據此夢警，皆非佳兆。陛下天明回舟，再作商議。」帝曰：「不然，車駕已行，大信昭布，如若反覆，則非大體；况天數默定，人不可爲，縱有不測，又何懼哉？」不聽近臣之言。

次日早發舟，望大江而來，行至中流，有英布吳芮共敖坐三隻大船，鼓譟大進，順

風而下。三人立于船頭大呼曰：「臣等奉項王命來迎陛下。陛下所有玉符金冊，留下與臣等爲執照。」義帝大罵曰：「爾等助紂爲惡，不通王化，當此大江中流之際，據兵阻行，甚非人之禮！」英布等各持刀將船攏近龍舟，直身一躍，衆士卒隨即通過龍舟來，驚得舟中侍從急欲藏躲，被英布等手起刀落，殺死數十人，或有望大江自盡者，或有船倉中藏匿者；帝見此光景，指西北大罵：「項籍逆賊，他日決遭橫死！」遂撩衣望大江一躍而墜，逐浪翻波，不知所向。舟中藏躲者，盡被英布等殺死。

英布等弑了義帝，方欲回舟，只見南岸上有接義帝的百姓人馬，吶一聲喊，盡道：「英布逆賊，汝信項羽指使，弑了義帝，奪了天下，決不得長久！我等布告天下，立箇盟主，與義帝發喪，誅此無道，以雪天下之恨。」英布欲撐舟近岸敵當，風色不順，急難攏擺，百姓一閃都走了。

未知如何？下回便見。

### 三十三

### 韓信背楚走咸陽

英布殺了義帝，開岸上百姓發喊，欲攏舟上岸，因風色不順，不得傍岸，那百姓一

關都走了。其中有三個老人，爲首一老人，年八十歲，——人稱爲董公，爲人多讀書，知道理，一鄉最尊他，——乃作倡曰：『待英布的人馬回去了，我等務要打撈義帝尸首，帶至郴州，以禮葬埋；却糾聚幾個壯士，從河南洛陽迎接漢王，做個盟主，與義帝報讎。』衆人應聲曰：『我等願從尊命。』董公率領衆人急奔下流，願覓十數個會水的船家，下江跟尋。至是晚月明之下，忽見水面上，隱隱若有所見，衆船家伏水近前抱住，却是個人，衆船家撈上岸來，掌起火把看時，顏色如生，並不改變；衆人原不識義帝，又見赤身無一絲衣服，止二足中趾上套二玉環，乃龍形也。董老曰：『此必義帝也；若常人，豈有此玉物耶？』衆人以淨帛遮體，扛至前村，各焚香行禮，至次日權處棺木殮了，徑投郴州來。有本州官吏里老人等，抬至原修宮殿中間停放。衆人計議：恐日久霸王知道，決尋事謀害，不若急急葬埋，庶爲全美。州官等擇日將義帝葬於郴州。——至今義帝墳塚尙在，四時享祭不絕。

英布等弑了義帝，來到彭城會范增等，衆人蔣前事密說范增，增懷悔不已，與衆將曰：『義帝乃吾與武信君所立，以服人望，豈想今日弑於江中，甚非臣人之禮。若再遷都彭城，決不足以圖天下矣！我等當急回勸止，不可遷都，庶劉邦不敢東向；若雖成

陽，不百日內，劉邦決出褒中，吾輩不能安一日矣！」季布曰：「前韓生亦曾有此言，被霸王烹之。」增曰：「我等衆人各苦諫，決不可遷都。」

范增留季布修理彭城，却同衆人赴咸陽來勸止霸王。只見咸陽十分狼狽，各文武官員通預備行裝，要三二日啓行。范增同英布等進見，備將義帝遇害一一奏知霸王，霸王大喜曰：「除我心腹之患。」范增曰：「心腹之患，不在義帝，實在劉邦也。陛下若今遷都，不久劉邦決出褒中矣！」霸王曰：「棧道燒絕，吾料劉邦插翅亦不能飛出也。」增曰：「陛下遷都，三秦懈怠，其人決有大志，必畜養豪傑，與陛下爭衡，出此棧道，反掌之易耳！望陛下不可遷都。」霸王曰：「朕號令已出，文武行裝已備，豈有中止之理？亞父不必過慮，料劉邦無能爲也。」季布曰：「事貴先圖，機難遙度，臣恐陛下，一離咸陽，人心怠緩，此地決難守也。近日各路諸侯，漸有叛失者，陛下不可不慮也。」霸王怒曰：「朕自會稽起義以來，所向無敵，凡叛去者，皆不才之人，何足爲用？遷都之事，朕意已決，再不必多言！如有抗拒者，以韓生爲鑒。」范增等長吁口氣，各下殿來，只得各備行裝起行。

却說韓信自見張良後，此心惓惓不能忘，先將家僮打發回淮陰去，是夜過都尉陳平

家拜訪，素日信知陳平有意降漢，因來以言挑之曰：『霸王遷都，漢王決出褒中，咸陽非國家所有也。』陳平曰：『霸王近日殺義帝，遷彭城，烹韓生，自以爲是，決不足以久安；漢王長者，他日終成大事。賢公在此碌碌，不若背而去之，得以展大才也。』信曰：『我亦有此心久矣，恐沿路關津難過。』平曰：『此亦不難：我衙門有印信文章，與賢公一紙隨身，所過關口，有此文書徑自長行，只說入褒中探聽消息。』信拜謝曰：『若得此文書，誠千金之賜也；他日若得寸進，決不敢忘盛德。』平曰：『賢公保重，若他日成事之後，不久亦欲投漢，仍望賢公荐拔。』信拜辭陳平，得了批文，預備行李，拴束停當，分付門吏：『我城外訪友，明日方得歸來，汝可用心看守。』匹馬徑出咸陽來。

行至關口之時，自范增回關中，見漢王已入褒中，心中憂惶，即差人分付，各關津隘口把守得十分嚴密。韓信來到安平關口，只見把關軍士攔住，便問：『將軍往何處去？』韓信隨將批文與衆人驗看，仍到關上見守關總管，各施禮畢，問韓信：『足下何處去？』信曰：『霸王差往三秦，會同整飭兵馬，關防漢兵，着星夜傳報。』即辭衆人出關，急策馬西行，不題。



却說把門二吏，連等了兩日，不見韓信回來，急報知亞父，備說：『韓信一月前有一人，夜晚來相會，說了一夜話，就在信家宿歇；其後將家僮行李打發回籍；今却匹馬假說訪友，次日就回，不意今已又過了兩日，前後共四日，不見歸來；此必是逃走，不敢不報。』范增聞了這話，便跌脚道：『此人我終日懸念在心，前曾叮囑與項王說：若用此人，須當重用；若不用此人，須殺了方除後患。不意今日却走了！決投褒中去！吾心上又生一大病矣！若不追來，使我曉夜不得安然。』隨入內奏知霸王。王怒曰：『此懦夫安敢背我歸漢！』增曰：『韓信極有識見，臣屢次荐舉，陛下只是不用，今被他走了，決歸褒中去，他日爲陛下一大患也！』王曰：『彼無文憑，關上必然攔阻，如何得脫？』急差鍾離昧：『領二百輕騎，快與我捉來，碎屍萬段，以警其衆！』鍾離昧依命追趕，來到安平關，責怪關上官兵，『如何輕放韓信過去，有失關防？』把關總管稟道：『韓信有隨身印信批文，爲約會三秦緊急公事，某等安敢阻當？今已過關三日矣！將入漢境，明公恐不能追及；不若飛報三秦，遣兵追趕，况棧道燒絕，決難經過，庶可趕上。』鍾離昧曰：『爾衆人所見亦通。』當時作飛檄即傳報三秦，着兵追趕。

鍾離昧回咸陽，將前事奏知霸王。王曰：「既逃去已遠，料韓信懦夫，成何大事，亦不足掛念！」當傳令着文武大小官員，隨車駕赴彭城建都，却留呂臣樅公守咸陽。

且說韓信離安平關，一路直抵散關，照前驗批過關，來到三岔路口，自思此處正是緊要去處，將張良地理圖取出，觀看入褒中去路。看畢，方欲策馬，只見從東一騎馬飛走前來，手執大牌，分付路口兵：「爾等如遇匹馬過來，當追看批文中姓名，如不是韓信，方許放過去。」衆軍士便道：「方纔過去一人，匹馬獨行，不曾追問來歷，何不趕上問他一聲？」那執牌軍官，急趕上韓信，便問：「將軍甚姓名？有何公幹？」信曰：「我姓李，前往褒中探親。」那人曰：「有批文否？」信曰：「有批文在此。」那人務要取看，韓信取公文打開，正欲遞與觀看，却于背上將寶劍拔出，望其人一劍殺死。那關中走出五個人來，就向韓信奔走，韓信匹馬近前，舉寶劍將五個軍士盡行殺死，策馬急向西行。

未知何日得到褒中，且聽下回分解。

韓信殺了報事官，並軍士五人，尋思：「倘地方知道，殺死官軍，決然跟從此路而來，被他捉住，却不誤了大事？」急轉過山口，從僻小夾路向西南而行，兩邊都是山，中間止有一小路，又澗水淺浚，波流有聲，斷岸千尺，十分險峻；韓信到此，不得馳驟，只得勒着馬，一步步緩行，又不知何處往陳倉渡口去？正在猶豫之間，只見山坡邊，轉過一個樵夫來，韓信便道：「樵夫！那條路往陳倉路上去？」那樵夫放下柴担，用手指着那山路道：「此去透過這山岡，却是小松林；過了這林子，下邊便是亂石灘，有一石橋，過了橋，却是峨嵋嶺；上了嶺，甚難走，須下馬牽着；行過此，方是太白嶺；嶺下有人家，吃了飯，過孤雲山雨脚山，渡了黑水，過了寒溪，便是南鄭。將軍不可夜行，恐有大蟲。」樵夫說了山徑，信將地理圖一對，分毫不差，拜謝樵夫，策馬而行。樵夫便挑柴担，正欲下山坡去，韓信暗思：「章邯知我殺了軍士，決從這條路趕來，到得這岔路口，倘遇這樵夫，說與他這條小路，却從這里趕來，我馬又疲乏，決然被他捉住；不若殺了樵夫，若軍馬趕來，只從棧路上趕，決不知有此路也。」信勒回馬來，便叫住樵夫；樵夫只道再問路徑，回頭來正待相問，被信揪住頭髮，一劍殺了，拖到山凹之下，用土掩埋了。韓信遂乃納頭下馬祝之曰：「非韓信短行，實出不得已也！他日知得

地之時，決來與君厚葬，以報其德。」隨洒泪上馬西行。

韓信殺了樵夫，逕過山岡，出了小松林，渡亂石灘，一日，下了太白嶺來，近山有個酒館，下馬入到酒館來，呼酒保擺山殺村膠。方飲數盃，不覺想起樵夫來，「我因恐楚兵追及，不得已殺之，非薄情也！」遂作歌一章，借筆硯向白壁粉牆上題歌曰：

『陟彼山路難，崎嶇不可測。藤羅結層巒；狐兔藏幽黑。怪哉此山險，峻坂有萬億！去天手可攀；迴轉苦筋力。迷黯竟何往？無由問鄉識。忽見採樵人，問君將安適？勒馬立山前，乃云西川國。樵人指要路，按圖無差忒，足知爲忠亮，孔云宜報德；追兵恐忽至，受擒反自賊，斬汝絕踪跡，實非我薄刻。留汝特山樵，存我爲帝翊！我當萬夫望，君死良不惑。無罪遭霜鋒，我心爲君惻；君德終圖報，君後我更植。蒼蒼秋月明，疑照君顏色。』

韓信題歌畢，只見後邊走出一壯士來，看着韓信道：「你背楚歸漢，殺了樵夫，却來我家題詩，我若拿住你，却得重賞。」韓信便起身道：「壯士！你旣住居漢土，爲褒中百姓，如何倒說這話？」那壯士大笑，拜伏在地道：「我父祖乃周臣，姓辛名雷，世居扶風，傳至父辛金，因始皇殘暴，遂移家於太白嶺，以賣酒爲生。某名辛奇，不事家

產，專好採獵。嫻熟武藝，一向未遇明主，遂棲蹟于此。昨夜夢飛虎自東北高嶺而來，臥在草蓬之上，覺來知今日必有貴客經過，因不會出採獵，等了半日，却見賢公策馬下嶺，光臨草店。我在壁裏窺見，知公爲非常人也，因出拜見。適來言語冒瀆，望乞恕罪。』韓信扶起答禮。便問壯士：『據你一表堂堂，又素懷忠烈，見今漢王寬仁大度，招納天下豪傑，何不傾心投之，以圖封侯建節，不失家譜也？』壯士曰：『某懷此心久矣，待公投見漢王，決然貴顯，那時統兵破楚，可暗從此地而來，路僻且近，使三秦不知漢兵從何而下也。』信大喜，握壯士手曰：『此言不可輕泄于人，待我伐楚之時，子可隨我建功，以爲鄉導，不可失也。』壯士遂留信在家住宿。當日母妻俱出草堂拜見。韓信見壯士如此忠誠，亦將自己心事，一一告知，遂相結拜爲兄弟。

次日，韓信拜辭，便要起身，壯士曰：『前邊是孤雲雨脚山，路徑甚險，極有大蟲，恐尊兄孤身難行，小弟預備器械，送尊兄過了寒溪，便是南鄭地方，小弟纔好回來。』韓信拜謝：『不勞遠送。』壯士再三不肯。遂吩咐母妻看守店房，酒保照舊管待過往客人，『我送尊兄過了寒溪便回。』當時收拾行李，拿了一條長鎗，帶了弓箭腰刀，隨全韓信直望孤雲山來。一路與信說些兵法，論些武藝。一二日來到寒溪，遠遠的望見

南鄭，壯士用手指道：「尊兄可從此處，往南鄭去不遠矣。」信下馬同壯士入到漢溪一個酒店裏，相對坐下，呼酒保擺下菜蔬，斟酒與壯士飲。信曰：「賢弟回家，早晚打聽我出褒中，可急來相見。」壯士曰：「小弟到家，專望塵蓋，如有消息，星夜前來迎接。」信大喜。兩個又飲了幾杯，壯士曰：「意要送尊兄到褒中，但不曾與老母說知，恐在家懸望，只此拜辭尊兄。」信不分忍手，各各洒泪相別，壯士仍回太白嶺去，韓信便望南鄭來。

不知投見漢王，如何舉用？且聽下回分解。

### 三十五

#### 韓信褒中見滕公

韓信辭壯士，策馬入到南鄭，風俗自是不同：老者安閒，少者負勞，行人讓畔，道不拾遺，家家快樂，處處笙歌，田野開闢，桑麻盛茂。韓信甚喜。入得城來，六街三市，衣冠文物，風景殊別，天生方員有二百里，一望平川之地，更無一尺山路。却尋個店房安歇下，將行李收拾停當，分付店家仔細看守，那店家道：「官人放心！我這店中不比別處，若路上失了物件，亦無人敢拾去；况店中行李，豈有差失？」

韓信出着店來，徐步看那漢中：南有劍門之險，東有棧道之阻，前控六路，後據大江，爲荊襄之襟喉，實秦隴之要害；民安物阜，土厚風輕。國人嘗云：春有碧桃紅杏，夏有蓮藕葵榴；東籬菊綻如金，南嶺梅開似雪；美酒嘉魚，香橙晚稻。有石頂關，有瀑布泉，有盤雲塢，有天漢樓，有砥石堂，有四照亭，有峨嵋山，青城山，錦屏山，巫山，有赤甲白鹽諸景，不能盡看。又信步來到一衙門前，有匾云「招賢館」，兩邊俱有榜文，上寫：一十三件事宜，曉諭軍民人等知悉，如：一件，熟曉兵法，深知韜略，可爲元戎者；二件，驍勇過人，斬將奪旗，可爲先鋒者；三件，武藝出衆，才堪驅使，可爲散騎者；四件，諳曉天文，善占風候，可爲贊畫者；五件，素知地理，深通繪易，可爲鄉導者；六件，心術公平，爲人正直，可掌紀錄者；七件，機變精明，動能料事，可與議軍情者；八件，語言便利，足能動人，可爲說客者；九件，精通算法，毫釐不差，可爲掌書記者；十件，多讀詩書，以備顧問，可爲博士者；十一件，素明醫學，神靈功巧，可爲國手者；十二件，善能馳驟，探聽機密，可爲細作者；十三件，掌管錢糧，出入有經，足可以給軍餽者。凡人於十三件中，曉一件者，卽赴招賢館報名，聽候看驗，果稱其實，奏請重用；立賢無方，不拘貴賤，盡心王事，務期報効；懋著功績，不次超

擢，封侯拜相，悉在此舉。敬茲告示。韓信看罷榜文，便問居民：『掌管招賢者何人？』居民曰：『管招賢者，乃滕公夏侯嬰也，漢王封其人爲汝陰侯；爲人好賢下士，不拘小節。』信大喜，暗想：『我若相府見蕭何，以張良角書投獻，是憑張良薦舉，不見我胸中抱負；我且將角書隱下，先見滕公，次見蕭何，備將我平日所學，暴露於外，使他人知我，不用奏知漢王，然後却獻出角書來，方見我非碌碌因人成事者也。古人曾說難進易退，若進容易，終不得大用，必須始初甚難，次後人不敢輕看。』

遂寫了籍貫姓名，來見滕公。滕公看韓信一表非俗，暗思：『此人亦曾聞其名，原是楚臣，如何不辭千里而來？必有緣故。』便問曰：『賢士從何而來？亦曾出仕否？』信曰：『某楚臣也，項王不能用，因棄暗投明，從成陽而來。』滕公曰：『棧道燒絕，山路甚險，賢士如何便得到此？』信曰：『志圖報效，不惜路遠，攀藤附葛，緣山而來，所期有在，遂忘勞苦。』滕公曰：『壯哉志也！賢士曾看榜文，果通何科？願求一言，以觀其蘊。』信曰：『十三科皆知；但此外一科，未曾開出。』滕公曰：『那一科未曾開出？』信曰：『一件，才兼文武，學貫天人，出將入相，坐鎮中原，奠安華夏，百戰百勝，取天下猶如反掌，堪爲破楚元帥；此內少一科也。如欲下問，信當以此爲明公



言之，乃所優爲耳。若其爲十三件，不過一節之能，未足以盡信之所知也。」滕公聽罷大驚，急下階以手攀韓信上廳，納頭便拜曰：「素聞賢士之名，未曾識面，今幸千里而來，非獨一人之幸，實天下社稷之幸也；願聞良策，毋吝珠玉。」信曰：「世之爲將者，徒知兵法，而不能善用，雖精熟孫吳，日講韜略，亦不足取也；必是知兵而善用，然後爲良將也。昔宋國有蓄龜藥，嚴多大寒，手不凍裂，其家世世在河邊以漂洗綿絮爲業，雖三冬冷月，而手不凍裂，以此生意甚盛，却不傳外人；遇有二客經過，願出銀一百兩，買求此方；其家商量，終日漂洗，不過暫得溫飽，如何積得許多銀錢家？不若將方傳與二客。後二客得方至吳國，適當越王與兵攻吳，天氣嚴寒，吳兵畏寒不能舉，二客遂獻策，却將龜手之藥，塗于軍士手足之上，吳兵不懼寒冷，一戰勝越，遂成大功。吳王大喜，重賞二客。均一龜手之藥也，宋人用之，止於漂絮；二客用之，足以破敵。卽如爲將之道，不但須讀兵書，須要善用兵法也。」公曰：「賢士以如此大才，在楚不得大用者，何也？」信曰：「昔百里奚在虞不能用而虞亡，在秦能用而秦霸；賢者未嘗無益於國，惟在國君用與不用耳！信在楚屢次上言，楚終不能用，後范增再三荐舉，項王堅執不用；我知項王決不能用也，遂棄楚歸漢，以圖報效。」滕公曰：「賢士在楚不用，

固不足以顯其才；若今漢王用之，賢士有何方略乎？」信曰：「若漢王用我，統傾國之師，倡有名之舉，東向伐楚，先取三秦，次收六國，使項王去其羽翼，范增困其策，不數月而復咸陽如反掌耳！但恐明公不能舉，漢王不能用也。」滕公曰：「賢士口出大言，恐無實學！項王唔啞叱咤，萬人皆廢，三年之間，縱橫天下，自古武勇，未有如項王者也；賢士言如此容易，不亦失于誇張乎？」信曰：「不然！某冒險而來，跋涉千里，倘無實見，徒費口舌，以大言而欺人，是狂妄而取咎也！由漢人觀之，以項王爲不可，在某觀之，曾嬰孩之不若也，何言武勇之貫於古今乎？」滕公曰：「賢士言能如此，亦曾讀韜略乎？」信曰：「爲將之才，熟讀詩書，深知成敗，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無一事不知，亦無一物不曉，豈但讀韜略乎？」滕公卽于館內架上取六韜三略數冊，使信背讀，韓信從頭至尾，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又取陰陽醫卜，使信背誦，韓信無一字不記；又將各般兵器作何使用，韓信備將兵器之根源，作用之法則，一一陳說，無一般不知；從早至午，與信議論有千百言，更無差錯。滕公曰：「賢士真天下之奇士，古今所罕有也！」卽留管待，又從容相款，胸中不知有多少好學問，愈問愈不窮也。滕公大喜曰：「我明日早朝，奏知漢王，決重用賢士。」信曰：「明公且未可奏知漢王，乞引見蕭

相國，二公會約，相同共力推荐，庶漢王知重韓信，得以大用也。」滕公曰：「賢士所見甚明，今晚就與相國會約，請賢士相見，料相國必不敢輕也。」信辭滕公回店不題。

却說滕公至近晚，徑赴蕭何府相會，備道：「韓信棄楚來襄中，議論出衆，學問淵源，真天下奇士也。」何曰：「韓信某亦嘗聞其名，此人素貧賤，釣於淮下，寄食漂母，遇惡少叱辱，甘受胯下，一市人皆笑之，後仗劍投楚，楚授以執戟郎官，亦未重用，惟范增屢次荐舉，項王不用，想是因楚不用，遂棄彼就此；但恐漢王亦知其人，不重用也。」滕公曰：「此人可惜未遇，若果重用，決可以建立奇績，料不負所舉也。」何曰：「明日可着來相見。」滕公遂辭何歸宅。

不知如何相見？且聽下回分解。

### 三十六

### 蕭相國深奇韓信

却說次日滕公差人於店中請韓信，往見蕭何。何所住居丞相府，門禁嚴肅，堂階深邃，先有伺候官報入府，然後一門吏出來，問了姓名，達知丞相，只見一椽吏出來，請賢士進府相見。韓信入到堂下，即見蕭何出簷下，拉信入于堂，裏不設坐，相與立談。

何曰：「滕公深稱大學，幸今相見。」信曰：「信在楚聞漢王聖明，丞相賢達，求士如渴，卑禮折節，不辭千里而來；到此數日，始見滕公，昨與相見，尙未傾倒；今見丞相後，即欲仍歸故里，寧甘心泉石，不屈志人下也。」何曰：「賢士未見囊錐脫穎，何乃見貌變色耶？」信曰：「不遇錯節，未嘗嘗血，豈可囊錐脫穎，以自荐耶？」何曰：「願聞賢士高論，何當拱聽。」信曰：「昔齊王好鼓瑟，晉有一賢士善鼓，王再三延訪。一日，賢士至齊國，王坐於堂上，欲賢士鼓瑟，賢士不悅曰：「王如不悅瑟，臣豈敢登王之堂，而見王于咫尺乎？王如好瑟而樂聞之，當焚香賜坐，聽臣鼓瑟，臣必盡心爲王鼓；今王坐，臣立，如待僕隸，臣何自賤，而爲王樂乎？」鼓瑟者，尙羞立于王之側，况丞相當吐哺握髮之時，爲國求賢之日，欲聞治國之要，而反倨傲以接賢士，此信所必欲去，而不願留于其國也！」蕭何聞信語，即延之上坐而拜之曰：「何無知，有失待客之禮，幸望恕罪恕罪！」信曰：「丞相求士，實爲國家，某相見，意欲傾心，以圖補報，非一人之私也。」蕭何乃拱手問信曰：「願賢士論天下之形勢，決天下之安危，明天下之治亂，審天下之強弱，然後天下可圖也。」信曰：「關中百二山河，天府之國，自古帝王爲建都之地；項王舍此不居，而乃遷都于彭城，此失天下之形勢也！漢王雖左遷

于褒中，然養威蓄銳，爲虎豹在山之勢，使智者無以用其謀也，不亦爲得乎？項王所向無敵，天下諸侯，畏其強而已，然背叛之心，藏于不測，外若爲安，內有隱禍，反不若漢之遠處偏方，而得以收拾人心，養實及民，諸侯不得侵擾之也。項王弑義帝於江中，大肆不道，而鞭襄湖南之民，欲糾合討罪，不日大亂作矣！彼尙茫然不知，而自以爲強，此匹夫之勇耳，何足以望天下之人心乎？漢王約法三章，除秦苛法，雖左遷南鄭，而天下屬望，若舉兵而東，百姓莫不引領來歸，天下未有一人不願漢王爲秦王；章邯等三人，秦民恨入骨髓，而項王乃封爲三秦王，以阻扼漢兵，實爲資敵國以利也。我苟東向，百姓皆爲我戰矣，三秦可傳檄定也。此天下之形勢，安危，治亂，強弱，不待智者推論而可知也。丞相又何憂焉？』何曰：『據賢士所言，楚可伐乎？』信曰：『當此之時，項王東遷，諸侯離叛，百姓嗷嗷，急欲思主，三秦不爲嚴備漢兵，正當可舉之日也。失此機會，而不東征，使齊魏趙燕，或有智者一言，舉兵而西，先取咸陽，次取三秦，阻其要害，漢兵雖老死，不得出褒中矣！』蕭何見韓信說到此處，乃近前附耳曰：『前日棧道已燒絕，漢兵急難舉行，奈何奈何！』信笑曰：『丞相何乃欺人若是耶？前日燒絕棧道，必是智者與丞相計議定當，另有別路可通漢兵，然後燒絕耳。此不過使楚無』

西向之意，漢王絕東歸之心，此計可以瞞項王耳，若智者看破，不可欺也！」蕭何聞韓信此言，實切心肺，不覺笑容滿面，離席下拜曰：「蕭何自入褒中來，未同人論至此，今日賢士之言，如醉方醒，使我胸中痛快，不能舍也！」連叫左右備馬，與賢士同私宅少坐，先差人預備酒席。蕭何同信到家，分賓主而坐，設酒相款，因論爲將之道：「夫將者，三軍之司命，國家之安危所恃，其道可得而聞乎？」信曰：「將有五才十過。所謂五才：智，仁，信，勇，忠也。智則不可別，仁則能愛人，信則不失期，勇則不可犯，忠則不二心也。爲將而有此五才者，然後可以爲將矣。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殺者，有智而不心快者，有信而妄信者，有廉潔而不愛惜人者，有謀而心緩者，有則別而自用者，有儒而喜任人者：將有此十過，則不足以爲將矣。故善將兵者，具五才，失十過，攻無不破，戰無不勝，謀無不成，可以無敵于天下矣。」何曰：「今之爲將者何如？」信曰：「今之爲將者，或有勇而無謀，或有謀而無勇，或恃己之能而不能容衆，或外溫恭而內慢易，或矜貴位而惡卑賤，或性驕虞而恥下問，或揚己之長掩人之善，或藏己之過彰人之非，此皆爲將之弊，而今皆蹈之，所以不善爲將矣。」何曰：「若賢士爲將則何如？」信曰：「若信爲將，非敢自爲誇

張，實出古兵法，但人不能知耳！用之以文，齊之以武，守之以靜，發之以動，兵之未出也如山岳，兵之既出也如江河。變化如天地，號令如雷霆，賞罰如四時，運籌鬼神，亡而能存，死而能生，弱而能強，柔而能剛，危而能安，禍而能福，機變不測，決勝于千里；自天之上，由地之下，無所不知；自內而外，自外而內，無有或違；十高之鼓，百萬之多，無有不辨；或晝而夜，或夜而晝，無有不兼；範圍曲成，各極其妙；然猶洞達古今，精明易學。定安險之理，決勝負之機，神運用之權，藏不窮之智，奇正相錯，陰陽始終，然後仁以容之，禮以立之，勇以敖之，信以成之，如此則成湯之伊尹，武丁之傅說，渭水之子牙，燕山之樂毅，皆我之師也。此乃信爲將之道，養之素日，不敢不實告也。』何見信議論如長江大河，一瀉萬里，心甚奇之。因思漢王有福，感此豪傑來投，破楚元帥，舍韓信再無有過此人者也，稱贊不已。遂留信私宅安歇，分付家僮二人，朝夕伺候答應。

韓信從此在蕭何家住居，却將張良角書藏在身邊，不肯取出，只欲憑自己學問，在蕭何膝公處施展，其心只要待臨時舉用之際，方將角書獻出。

蕭何自得韓信，喜而不寐；又思：『張良曾有角書合同，必須尋一個破楚大元帥，

連角書一同荐來；今放着這個韓信，正是破楚元帥，却錯過不荐，想是張良未曾得遇。我明日早朝，同滕公極力荐舉，更不知漢王用否？」

下回便見。

### 三十七

#### 韓信爲治粟都尉

次日，蕭何會滕公赴早朝畢，兩人出班奏曰：「臣等於招賢館得一賢士，韜略精通，識見高遠，堪爲破楚元帥，乞大王重用。」漢王曰：「賢士何處人？曾出仕否？願說姓名，朕當錄用。」蕭何等奏曰：「此人原淮陰人，姓韓，名信，曾爲楚執戟郎官，屢上疏于霸王不用，因棄楚歸漢，不遠千里而來；昨叩其所蘊，雖伊尹子牙孫吳穰苴，亦不能過也。」漢王笑曰：「此人我在沛縣時，亦曾聞他受辱跨下，乞食漂母，一鄉人輕賤之；丞相若舉此人爲將，三軍不服，諸侯訕笑，項羽聞之，決以我爲瞽目人也！」蕭何曰：「古之大將，多出自寒微，豈可以門戶而論人耶？伊尹莘野匹夫，太公渭水釣叟，寧戚爲抱車豎子，管仲爲檻車匹夫，後來施用作爲，皆成大事；韓信雖出微賤，而胸中所學，爲天下奇士，若舍而不用，使彼投於他國，是棄連城之璧，碎和氏之寶也。願



王聽微臣之諫，急用韓信，項羽可滅，咸陽可復；如負所舉，治臣等之罪。」漢王曰：「既卿等舉荐，可召韓信來相見。」蕭何傳命着禁門大使召新來韓信入內朝見。

韓信尋思：「漢王召我如此輕易，決不重用；我且進內，看漢王如何待我。」韓信入內，朝見漢王，王問曰：「汝千里而來，未見才能，似難大用；即今倉廩缺官管理，陞汝爲連廩官，試看盡職如何。」韓信卽謝恩，略無慍色。蕭何膝公，甚是不安。韓信退到倉所，查點斗級人等，驗看倉廩，估計糧數，取算子一把，照米堆多寡，開除一算，毫釐不差。在倉斗級老人，見信查算明白，拜伏在地曰：「自來管倉大人，未有如賢公精明神算也。」信笑曰：「量此特一僕隸之事耳，何足以盡我哉？」蕭何密差人打聽，見信如此算法，遂請來相見曰：「某欲舉公爲元戎，漢王恐賢士不能勝此重任，特以小官試看盡職如何；適聞賢公到，估計米堆，一算無遺，不知何法，便能知此大數？」韓信曰：「算有小九之數，有大九之數，若能精通算法，雖四海九州，亦不出此算法，况倉廩米數乎？昔伏羲畫卦，雖六十四數，引伸觸類，千變萬化，天地間數目，皆不出此矣！」蕭何嗟嘆不已。韓信又曰：「倉廩米糧，日久且朽，當出陳易新以濟民用，公私兩便；此亦宰相之事也；丞相此時正當舉行。」蕭何聞說，謝曰：「賢士言，甚合時

宜。明日奏知漢王，決遵教施行。」

韓信辭何到倉，卽合斗級隨倉四名，宿歇看守，仍着地方沿牆週迴關防，小心風火，判押批封，各得週悉。蕭何訪知，心下甚喜。

一連數日，漢王不朝，何因具小啓付豎宦傳入內，漢王傳命：「連日思欲東向，未有良策，因未出朝見，明日當相見也。」

次日蕭何率百官早朝畢，漢王退至便殿，召蕭何等入內議事。王曰：「朕在此久住，思欲東向，未有良策，奈何？」蕭何曰：「東向非難，必得一破楚元帥，方可舉行。」王曰：「朕所思者，正謂此耳。」蕭何曰：「王不必多思，只重用韓信，大事定矣！」王曰：「韓信貧時，資身尙無長策，欲當此大任，而與項羽相敵耶？」何却將信算法，并易新之說，啓奏漢王；王曰：「此一節之能耳！」何曰：「觀此一節，足知其餘，韓信真將才也！不可錯過！」漢王曰：「既如此，且將韓信加陞治粟都尉。」

近臣傳命出，韓信歡然領受。隨將舊管文書，查看一遍，何爲新收之數，何爲舊管之數，何爲開除之數，何爲實在之數，各有簿籍，較量斛斗，出入有經，收放有法。平昔都尉到任者，各項在倉人等有進見之禮，都尉若受此禮，遂爲衆人所挾，放糧之際，

任他門除關納之，民多生怨心；韓信到任後，卽出告示，先將積年在倉作弊之人，盡行查革，卽選殷實正身之人，毫釐不與私通，收放之時，均平公道，納糧之際，再不使錢，支糧之人，斛斗滿足。半月之間，百姓稱快，情願爭相交納，再無稽遲留連之弊。衆人曰：『今日得此賢明大人在上，我等急急納糧，省多少盤費。』一月之間，倉廩充實，門禁肅清。衆百姓聚幾個爲首的，都到丞相府，連名保韓信曰：『我等往日費錢，又受許多辱罵，納糧的稽遲半年，不得上納，支糧的等候日久，不得關支；今得這個韓大人來，我等省了許多煩惱。今聞丞相又要陞轉他別處去，望丞相且留他在倉，掌管二三年，我等受無窮之賜。』何笑曰：『韓大人他是個大材，今却小用了他，况治粟之官，豈足以盡其能哉？』衆人又苦苦哀告，何曰：『汝等且回去，容吾商議，再作區處。』

衆人出府。蕭何暗思：『韓信非等閒人，可大可小，無往不可，我須極力保舉。』

次日蕭何入內見漢王，早朝禮畢，漢王宣何上殿曰：『朕近日夢中多凶險，又思父母家眷在彭城，何日得相見？鬱鬱于此，非久居之地也！』何奏曰：『昔齊景公放獵回，語晏子曰：寡人每夢不祥，於心不快。晏子曰：『夢之不祥，請言之。』景公曰：『我上山見虎，入澤見蛇者，何也？』晏子曰：『山爲虎所居，澤爲蛇所藏，何爲不祥？今

國有三不祥：未審我王知否？」景公曰：「吾不知也。」晏子曰：「國有賢士而不知，一不祥也；知之而不能用，二不祥也；用之而不擢之以重任，三不祥也。」今王夢中凶險，是有賢士而不能重用之故也。臣恐項王從范增計，舉兵而西，王將何人以禦之？此臣日夜之憂也！」王曰：「國中有賢，朕豈有不重用之理？自我到褒中許多時，何嘗有賢而不用耶？」何曰：「見今有一大賢而王不用，是遺目前而乃遠有所思，不亦誤乎？」王曰：「大賢安在？丞相當言之，朕即擢用也。」何曰：「臣欲荐舉，又恐我王嫌門戶之寒微，鄙出身之卑賤，徒舉而不用，反失賢士之心，則四方雖有豪傑，不欲爲王用也！」王曰：「卿不必多言，即將賢士姓名報知。」何近王前叩首曰：「舉國賢士，惟淮陰韓信也。」王曰：「前卿二次舉荐，已加封爲治粟都尉矣，豈謂不能用耶？」何曰：「治粟都尉，不足以盡韓信之才能，必拜封大元帥之職，然後可以留韓信也；不然，信必去矣！」王曰：「爵不可以濫加，權不可以輕與，韓信一月之間二次封賞，若今未見尺寸之功，遂加元戎之職，使從我豐沛將士，皆怨我賞罰欠當，而退有后言也。」何曰：「自古聖帝明王之用人也，隨材致用，因人授職；臣料韓信乃棟樑大材，王今小之，此臣所以屢次爲王言也！若豐沛將士，雖多勞苦，皆非信之儔，王豈可以此較彼，胸失輕

重也？」王曰：「姑從丞相之言，且着韓信少緩數月，待張良或有舉來賢士，堪爲元戎者，朕當重用，不負昔日角書之約；若張良未有保舉，那時却用韓信亦不爲遲也。」

蕭何不得已，回府又請韓信相敘。因問如何可以下秦？如何可以出棧道？如何可以收六國？信避席正言曰：「吾以丞相素知兵法，卽此言觀之，蓋不知也！兵家相機而動，隨時通變，不可先傳，不可遙度，如水流而制形，因戰而知勝，鬼神不可測其妙，父子不可達其指；臨事之際，自有妙算，丞相豈可下問，而欲聞其說乎？」何大喜，愈加敬重。信辭回公館。

一連數日，不見動靜。信思尋：「若今不激着蕭何，恐漢王不知重，衆人亦不欽服，縱將角書投獻，亦不足以制服百官。」遂生一計：吩咐門吏：「預備快馬，我明日五更須遠行。」門吏依命，預備快走馬匹。韓信卽將原來行李，拴束停當，依前匹馬出東門長行。

左右知信已去，徑來丞相府報事，蕭何方回朝，聞人說韓信出東門長行，大驚曰：「若信去，我輩老死褒中矣！」

不知韓信投何處去？且聽下回分解：

### 三十八

### 蕭何月夜追韓信

却說蕭何聞知韓信去了，急到公館問時，左右衆人曰：『昨晚吩咐備馬，說是欲遠行，我等不敢不從。不意一夜裝束行李停當，壁上留詩一首，今早五更時啓行，從東門而出，不知何往。我等曾蒙丞相吩咐：但韓大人或出外，或有甚言語，教我等一一報知；今彼遠行，不敢不報。』蕭何看壁上詩，乃是短歌一篇，歌曰：

『日未明兮，小星競光；運未逆兮，才能隱藏。驢蹄蹇滯兮，身寄殊鄉；龍泉埋沒兮，若鈍無鋼！芝主幽谷兮，誰爲與探？蘭長深林兮，孰識其香？安得美人兮，願從與游，同心斷金兮，爲鸞爲凰？』

何見歌跌脚曰：『屢次荐舉，漢王不用，直被他走了！若不追回，使我終日不安寢食矣！』隨呼從者五、六人，各備驛馬，不脫朝服，不奏知漢王，帶領從人，急急趕到東門上，問守門官兵：『爾曾見一將軍騎銀鬃馬背劍走出門去否？』門官忙答曰：『今早五更方開門，見此人徑過東門去了，今將五十里遠矣。』何聽罷，急策馬追趕。來到一鄉，詢問鄉民曰：『爾曾見一將軍過去否？』鄉民曰：『今早有一人騎銀鬃馬，背劍自西』

而來，今去五六十里矣！」何出朝，尙未用飯，就追趕來，此時腹中飢餒，下馬到一村  
落用飯畢，卽上馬追趕。漸漸天晚，一輪明月初出，蕭何乘着月色，來到寒溪河邊。此  
時正當七月初間，夜靜江寒，深山路險，秋水新漲，馬不能渡。遠遠的見一人，匹馬沿  
溪尋渡，何大喜曰：「此必信也！」遂合從人趕上，蕭何高聲叫曰：「韓將軍何絕人之甚  
耶？相處數月，一旦不辭而去，於心獨能忍乎？」遂着從人扯住馬轡。各相違拗之際，  
後邊又一匹馬急趕而來，乃滕公夏候嬰也，蕭何甚喜，問曰：「公何亦追耶？」嬰曰：  
「某方朝回，有倉大使來報，韓將軍匹馬出東門；吾料賢士因漢王未曾大用，欲投他國  
去，某遂急趕而來。適遇丞相，亦來追趕，足見丞相荐賢爲國之忠，不辭山險，不恤勞  
苦，夜深至此，真宰相也！」韓信見蕭何夏候嬰如此慇懃懇切，極盡忠愛，遂歎曰：「  
二公可謂真純臣也！世之爲相者，或嫉賢妬能，獨擅威權，大開私門，舉枉錯直，好諛  
喜佞，偏執己見；誰肯犯顏苦諫，極力舉賢，忠心爲國，屈己下士也？如二公，世亦罕  
有，足知漢業當興，生此賢相；如信匪才，敢不傾心從命，願爲門下士也。」蕭何夏候  
嬰當月明之下，握手告曰：「古人云士遇知己者死，吾二人深知賢士爲伊呂之儔，管  
樂之匹，足可以伐秦破楚，必矣！但漢王以賢士平日門戶寒微，而未深知其賢也。賢士

且少耐一時，吾二人願以身家竭力保舉，如漢王仍前不重用，吾必棄官回鄉，不欲久困于褒中矣。」韓信聞此言，遂拜謝挽轡而回，暫且在蕭何府住居，不題。

却說漢王早朝，周勃等啓奏曰：「關東諸將，因歌謳思歸亡去者有十數人，丞相蕭何，亦不辭而去，今兩日矣！」漢王大驚且怒曰：「蕭何從吾豐沛起義，一時未嘗相離；諸將去者，或糾聚而來，或中途相從，今日之去，亦不深怪；蕭何與我，分雖君臣，實同父子，何乃亦舍我而去耶？」漢王起坐不安，飲食俱廢，方到宮中，又出便殿，心內躁急，如失左右手。正思議間，只見禁門大使來報曰：「蕭丞相滕公回矣！」漢王一見，且喜且怒，大罵曰：「豎子從我數年，未嘗一日相舍，近日諸將多有亡去，爾如何亦去耶？」何曰：「臣等受王知遇之恩，爲一國丞相之職，王何負於臣，臣乃亡去耶？臣今去兩日者，連夜追趕亡去之人，欲爲我王東歸之計，以圖恢復關中，坐取天下也。」王曰：「追亡去者何人也？」何曰：「追亡去者，韓信也。」漢王又笑罵曰：「諸將亡者皆不追，却言追韓信者何也？」蕭何曰：「諸將易得，至如韓信國士無雙。王如常王漢中不欲東歸，隨韓信去與不去，不足以爲輕重，王不必用也；如欲興項王爭衡東向而圖天下，非韓信不足與議也！今王若不用韓信，臣免冠解服，納與我王，願歸田里，



免使他日爲項羽所虜也。『夏侯嬰亦奏曰：『蕭何所言，實爲國家非爲信，忠心報主，王當知重也。』王曰：『卿等只聞他議論，見他有一節之能，便以爲可用；朕思爲將之道，所係甚重，國家之安危，三軍之存亡，仰賴于一人，若一時輕信，用他爲將，却將三十萬兵馬付他統理，七十員將官聽他約束，倘依丞相言，三秦可下，項羽可破，深得今日荐舉之功；如或能言而不能行，資談有餘，臨事不足，非獨我等受虜，三十萬生命，死于無辜，丞相一時悔之何及，朕之所以不敢輕用韓信者此也。朕聞韓信親死不能治葬，無謀也；寄居亭長，乞食漂母，無能也；受辱袴下，鄉人賤之，無勇也；事楚三年，官止執戟，無用也。古人云：有諸中必形諸外；若有徵驗，方可取信；如聞空言，恐難憑據。相國當熟思之！』何曰：『據王之言，似爲確論。以臣所見，恐或未然。孔子遭困陳蔡，非無能也；匡人圍之，非無勇也；卒老于行，非無用也。今日韓信之受辱乞食，乃君子不得時也；官止執戟，乃未遇其主也。臣與信言，洞見肺腑，真有用之良材，天下之奇士，決非徒資口談也！臣待罪輔佐，職在求賢，今見賢不能舉，舉賢不重用，臣所以晝夜不安，冒死爲王言也。』王曰：『今日色將晡矣，卿且回，明日早朝，與卿等會議。』』

蕭何滕公退朝，復來與信相見：「漢王明日會議，拜公爲將。」信曰：「漢王恐尙猶豫，恐二公空費心耳！」何曰：「漢王若不用公，我等決棄官而去，不敢欺也。」須臾，滕公辭回宅。

韓信因思蕭何如此爲國求賢，漢王屢次不聽用，爲因我家貧賤，以至不肯重用。方欲就寢，只見人報說：丞相出見賢士。信整衣出迎入坐，信曰：「公此時尙未寢乎？」何曰：「國事繫心，豈能安枕？因思賢士在楚，范增極能知人，當時必能荐舉，賢士必有良策，一向未聞論及。」信曰：「在楚范增，極爲知己，屢次荐舉，霸王不聽，後聞燒絕棧道，某曾有表上諫。」信遂將表文，念訖一遍。蕭何聽罷，驚訝曰：「若使項王依公此奏，我等終身不得出褒中矣！西楚天下，如磐石固矣！」信曰：「項王不用其言，此時某尙無背楚之意。後范增被陳平左使赴彭城，臨行之時，奏三事：第一件，不可放漢王入褒中；第二件，不可離咸陽；第三件，當重用韓信，如不用當殺之。某知項王決不能用，恐終被范增謀害，是以背楚歸漢，無他意也！公夜深復與此問，必是靜中想起，恐某爲范增心腹，又見昨日匹馬逃回，恐打聽褒中虛實，傳報范增，所以乃有此問；公晝夜爲國竭盡心力，既有疑心，某今有一物，與公拆看，管教漢王剖析羣疑，免勞相

國極言苦諫。』蕭何便問：『有何妙物？乞賜一觀，以決衷曲。』

那韓信取出此物來，未知蕭何看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三十九

### 會角書築壇拜將

却說韓信遂于書囊中，取出張良角書來，遞與蕭何拆看，燈光之下，何見角書，却是張良原會約合同，驚駭不已，遂拜伏于地曰：『賢公許久在此，如何不肯發出？使我終日苦諫，費盡心力！漢王若見此書，真得連城拱壁，再無疑矣。』信曰：『某少貧賤，恐初來投漢，未見寸長，丞相決不見信，所以將子房角書，暫隱未發；待公極力舉薦，小子少露愚衷，今已心志相投，然後却將角書奉覽，公之心始釋然矣。』蕭何又拜曰：『賢公真天下豪傑，所見自與尋常不同，某愈當知重，不可舍也！』相辭各就寢。

次日蕭何笑容滿面，將角書進朝，會滕公說知此事，滕公亦歡喜不盡。同見漢王，將張良角書捧上，漢王接書觀看，大驚曰：『韓信既有角書，緣何一向不肯發出？』蕭何備將韓信前情奏知，漢王喜曰：『卿屢次荐舉，未敢准信；不意張子房亦有角書荐舉，天下豪傑，所見略同，可見韓信實有大才，朕所見昏闇，久違卿忠愛之意。朕今日始

知過矣！可將韓信卽今拜爲將，以副荐舉之意。」何曰：「臣荐賢爲國，非一己之私也。今據張良角書，王始知臣眞有所見，非濫舉也。但今拜信爲將，恐信終不留也。」王曰：「拜將恐輕韓信。乃拜爲大將，重加封爵，韓信可以留矣。」何曰：「若拜爲大將，信則可留，但又不知如何行拜將之禮？」王曰：「召來而加封拜可也。」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在王以封拜爲重，若以臣觀之，韓信仍復去矣。」王曰：「必如何而後可？」何曰：「王如拜信爲大將，必擇日齋戒，設壇祭告天地，如黃帝之拜風后，武王之拜呂望，然後言拜將之禮。」王曰：「准如卿之議。」何謝恩回到宅見信，具言漢王行築壇拜將之禮。信拜謝。

旬日內，何畫成築壇拜將圖本，上進漢王觀看，圖本曰：

「壇高三丈，象三才；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壇之中列二十五人，各穿黃衣，手執黃旛豹尾鈇鉞等件，按中央戊己土，以爲勾陳之象。壇東列二十五人，各穿青服，手執青旗，按東方甲乙木，以爲青龍之狀。壇西列二十五人，各穿白衣，手執白旗，按西方庚辛金，以爲白虎之狀。壇南列二十五人，各穿紅服，手執紅旗，按南方丙丁火，以爲朱雀之狀。壇北列二十五人，各穿黑服，手

執黑旗，按北方壬癸水，以爲玄武之狀。壇有三層，各具祭器祝文。週圍執雜色旗者三百六十五人，按三百六十五度。雜旗之外，立七十二人，皆長大壯士，各執劍戟，按七十二候。壇之前，從北而南，左右列文臣武將；中間築黃土甬道，直至壇下；四邊立四面鎮靜牌，每牌之下，用一員牙將，立二十名甲士。如有誼譁失隊伍，卽時擒拿，以軍法斬首。又用一員上將御車，出西門十里爲壇所。」

漢王看罷圖本，大喜。隨命灌嬰督工管理，限一月內通要完備。灌嬰領軍士于城西，起築將壇，諸色人等，各依次預備，不題。

當日蕭何舉薦韓信，一向未揚言于外，以此外人亦不知。及見起築壇場，人人自以爲必得大將，疑議不定。有樊噲曰：「我與漢王起兵豐沛，遂得關中，救駕鴻門，隨軍入漢，社稷之臣，共同甘苦者也；今日築壇拜將，惟我則足以當之。」衆人曰：「一向聞蕭相國薦舉大將，但不知是何人；若以起初功臣論之，唯樊噲周勃滕公數人而已，料不出諸公之外也。」

只見灌嬰來奏漢王，壇場修築已畢，陛下可選擇吉日拜將。王曰：「宜蕭何來計議。」

！』何曰：『吉日已擇定，各項人等，俱已派就，一二日請王宿宮齋戒，令百官曉諭百姓，肅清御路，伺候拜將，各衙門不判押，不動刑，不宰牲，不飲酒，不茹葷。』漢王同文武百官齋戒三日。

至期漢王駕起，前至相國府，傳命捧韓信上車，推轉輪轂，徑出西門。兩邊旗幡映日，金鼓震天，文臣峨冠博帶，列左而行；武將頂盔貫甲，隨右而進；征塵不起，香霧滿街。

初時諸將聞築壇拜將，盡皆以爲得大將，及見漢王駕至相國府，拜大將者，乃淮陰韓信也，三軍皆驚。當有舞陽侯樊噲隨漢王駕後行，與周勃等言曰：『我等萬苦千辛，隨主上到此，今已三年矣，如何反被餓夫節制？大丈夫豈可甘受其屈，而不申言，以表其心哉？』急下馬逆漢王駕前，叩頭大呼曰：『請王車駕暫且少停，臣有一言上告：韓信乃淮陰餓夫，乞食漂母，受辱胯下，在楚爲執戟郎，棄楚而來，空釣唇舌，未有尺寸之功，王今屈駕捧轂，拜爲大將，使項王聞之，決然恥笑，天下諸侯，以爲我漢中無人，却用這餓夫爲將，不待對敵交兵，人已知其虛實也；阻三軍踴躍之心，長敵人敢戰之氣，三秦決不能下，強楚決不能破，觀此非細事也！陛下當熟思之。』漢王聽樊噲之

言，在車上猶豫不言。蕭何大踏步近前叱之曰：「不可不可！爾樊噲等，如遇衝鋒破敵，則可用汝出力；若是運籌決策，百戰百勝，鬼神不可測，彼我不能知，非韓將軍不足以當之，爾但可聽其指揮耳！豈敢輕發此言，以亂軍心耶？我今謬居相國，然拜將之事已定矣，爾在王前恃其微功，出位妄言，不遵軍法，陛下當卽擒拿，隨車駕後，待拜將畢，斬首以正國法。」夏侯嬰亦奏曰：「陛下已出號令，衆當遵守。樊噲却在駕前妄言，若使人人效尤，陛下何以東征？韓元帥何以行法？而何惜樊噲一人，以壞國家大事？」漢王聞言亦怒，遂將樊噲擒拿，隨車駕後，聽候決斷不題。

却說漢王同韓信並百官至壇所，漢王先到齋宮盥手畢，傳旨文武百官，各執事人員，照原派禮儀各就位行禮，如有喧嘩失儀者，定以軍法從事；諸文武將士俱肅靜，拱聽行禮。只見三聲砲响，一路香風，引禮官導引韓信上第一層壇。有汝陰侯夏侯嬰西向，韓信北向，太史官讀祝文曰：

「大漢元年仲秋戊寅朔丙子日，褒中漢王，遣汝陰侯夏侯嬰，敢昭告于五岳四瀆名山大川之神曰：嗚呼！天生衆庶，俾牧司之；牧司不善，厥罪于誰？呂政暴虐，荼毒黔黎。位嗣項籍，子類不遺；弑君坑卒，大逆罔辭。臣邦不忍，特建

義旗，拜信爲將，救民立基；維神其翼，鑒茲在茲。尙饗！」

太史讀罷祝文，夏侯嬰捧弓矢曰：「漢王有命，用錫弓矢，俾專征伐。」韓信跪而受之，授與左右牙將，左執弓，右執矢。韓信中立。

引禮官復引韓信上第二層壇，相國蕭何西向，韓信北向，太史官讀祝文曰：

「大漢元年，仲秋戊寅朔丙子日，漢王遣相國蕭何，敢昭告于日月星辰雷雨，歷代聖帝明王之神曰：惟神知興衰，識成敗，達始亂，明去取，數雖有定，而歸則在德；故雖秦暴虐，神絕其祀。項籍兇狠，天豈宴祐？生民塗炭，地土荒殘，爲人主者，欲解倒懸之厄，須仗希世之才；職當征伐，莫如韓信。仰賴神祇，翊衛，啓迪輔翼，吐納風雲，嘯咈變化，拯救下民，匡扶帝業，竭誠惟享，昭格于斯。尙饗！」

太史官讀罷祝文，蕭何捧鈇鉞曰：「漢王有命：賜將軍鈇鉞。自今以後，奉天征討，誅此無道，爲民除害，爲天下造福，將軍其助之哉！」韓信跪受鈇鉞，復令左右執捧而行。

禮官復引韓信上第三層壇，漢王北向而拜，捧龍章鳳篆，歌中和之曲，奏八音之章



樂聲嘹唳，動徹上下。樂畢，太史讀祝文曰：

『大漢元年，仲秋戊寅朔丙子日，褒州漢中王劉邦，敢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元曰：臣邦仰賴天地之德，百神之威，肅清海宇，鎮撫萬姓，爲國求賢，禮敦三薦；故古人云雖強兵若無智將，安得坐收人心，風行八表也哉？是以拜韓信爲大將，專並征伐之權，實爲生民之計；蕩天下之妖氛，扶乾坤之正氣；效黃帝拜風后，顓頊用武告，高辛拜祝融，大舜拜皋陶，殷陽拜伊尹，周武拜呂望。自古國亂浸夷，無不拜將興師，以伐不道；今項籍乃亡秦之續，橫暴西楚，乘鷓張之勢，踵崩壞之餘，大肆兇惡，恣意狂悖，背約爲王，弑君獨霸，劫篡取財，開宮戀女，屠戮咸陽，而百里火飛；焚燒阿房，而萬民恐怖；眞爲強橫，實乃獨夫！天厭神怒，死有餘辜。臣邦欲建義旗，拜信爲將，授弓矢以定四方，執鈇鉞而專殺伐；有鬼神不測之機，抱滄海難度之志；國士無雙，人中豪傑。用以爲將，允孚公議。自天申之，保佑命之。尙饗！』

太史官讀罷祝文，漢王行禮畢，迺拜信爲破楚大將軍。漢王西向而立，韓信北向而立。漢王親捧虎符玉節金印寶劍，授與韓信曰：『從此上至于天，下至于淵，盡從將軍

節制。若見其虛則搗，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爲衆而輕爲勢，勿以授命爲高而必爲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謀而違衆，勿以強辯而自飾；與士卒同甘苦，與三軍同寒暖；如此，則士庶親上死長，罔有不竭力者矣。將軍其欽承之！」韓信受命畢，漢王面南坐，韓信拜謝跪而奏曰：「臣聞國不可從外而治，軍不可從中而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鈇鉞之威，臣敢不盡竭駑駘，以報陛下知遇之恩哉？」漢王大喜，因復謂信曰：「丞相數言將軍之能，不知將軍將何策以教寡人？」信拜謝問王曰：「大王今東向爭衡天下，豈非與項王爲敵耶？」王曰：「然。」信又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良久曰：「不如也！」信曰：「臣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以爲與大王言之：項王暗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慈愛恭敬，言語嘔嘔，人有疾病，輒涕泣分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剗印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制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放逐義帝，所過無不殘滅，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興起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散？且三秦王，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及項王隗秦卒

二十萬，惟有章邯司馬欣董騫得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而強楚以威，乃王此三人于秦，秦民莫愛也。大王入，秋毫無所害，除苛法，秦民莫不欲王爲秦主者。今大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聞信語，喜曰：「恨得將軍之晚也！」于是聽其計，與信下壇回朝。

不知韓信如何伐楚？且聽下回分解：

## 四十

### 蕭何議罪釋樊噲

却說百官行賀畢，武士押樊噲于朝門外，聽旨發落。漢王曰：「樊噲雖朕親戚之臣，自恃功高，冲突儀仗，阻駕妄言，通無人臣之禮，昨已擒拿，卽當處置，以警戒三軍。」蕭何近前附王耳曰：「樊噲法雖當誅，然噲有大功，不可誅；况信初拜大將，卽誅有功之人，于軍不利；但恐樊噲心實不服，韓信軍法，決難行矣。王當傳旨明正樊噲之罪，容臣等會議，奏請聖斷，庶國法不廢，韓信之威令可以管束衆將也。」王曰：「善。」于是下詔曰：

「朕拜韓信爲大將，據蕭何之三薦，會張良之角書，稽其抱負，聽其議論，知其

爲有用之真才也；命其職專閫外，東向伐楚，允協輿情，實合公議。當登堂行禮之際，前導肅清，已傳嚴令；乃有樊噲獨特功高，恣肆狂悖，抗違國法，略無忌憚，一人作倡，衆志罔定，矯惑軍心，有乖大體。下詔爾相國蕭何等：從公會議，定當功難掩罪，法宜當誅，懲此一人，以彰紀律。故茲詔命爾等知悉！」

蕭何等捧詔出。

早有人報知樊噲，樊噲聞知大驚，自知差錯，便請一班武臣周勃等商議：「我一時見錯，觸犯禁令，致漢王下詔議罪，公等爲我與相國一籌，看鴻門之功，亦當饒免。」周勃曰：「主上拜將，實爲天下國家，非一人之私也。昨聞韓信議論，真大將之才也！將軍故敢抗拒，似太無狀。今詔下問罪，丞相決有主意，我等央免丞相，想亦無事，公宜放心。况主上念將軍之功，豈有誅戮之理？」衆人隨到相國府，哀告蕭何，備說：「樊噲乃立國功臣，鴻門救駕，雖一時犯禁，亦無大惡，丞相若不解救，恐失人心。」何曰：「主上困處褒中，終日思求大將，今得韓信，實爲國家之大幸，諸公亦得東歸矣；樊噲無知，乃出此狂言，以致主上動怒，現詔書下頒，恐難救援。但念樊將軍往日大功

，又且我等同時豐沛起義之臣，我不出力，何人解救？着樊將軍放心，我自公議。」衆人拜謝出府。

蕭何與酈生草答擬辭上奏曰：

「大漢丞相蕭何等，議得：樊噲所犯罪過，君命下頒，已有明禁，戎車重務，合不可犯，樊噲肆行鹵莽，唐突儀從，言多亂紀，矯惑軍心，國法攸歸，罪當刑戮；但念豐沛元勳，鴻門護從，姑擬寬宥，以昭褒績。如再違犯，斧鉞難免。請自聖裁定奪。」

漢王覽所議，隨傳旨：樊噲特功狂悖，似難寬宥，下議有辭，姑從所議，仍令帶罪征進，聽軍門節制，轉行元帥府收錄。近臣傳旨釋放樊噲，轉行元帥帳下伺候。

噲聞命，卽謝恩畢，引見韓信，信曰：「建功臣子之職分，守義臣子之大節；爾雖有功，豈可自恃？幸王寬恩，赦汝重罪。願自是之後，宜用心加勉，早建奇績，垂名金石，與國咸休，豈不美哉！汝後宜盡心報國，某決不忌嫉也。」

噲聞言拜謝，卽進內謝恩。漢王呼噲近前諭之曰：「汝自從寡人豐沛起義，累建大功，朕心終不能忘，正當謙恭謹慎，比衆尤當加勉，以永保君臣之好；况汝職見不如張

良，知人不如蕭何，他既屢次舉薦韓信，想信必是奇才，那時汝無一言諫正，及寡人昨車駕已出，卿乃阻車狂言，甚失人臣之禮！若非蕭何公議，或我一時動怒，將汝誅戮，枉費數年之勤勞，遂一旦而死，豈不大爲可惜？——既壞親戚之情，又傷君臣之義，卿乃半塗而廢，使我終身不安。卿何不知之甚耶？」漢王言至于此，不覺淚下。樊噲亦泣曰：「臣一時見錯，悔之無及。臣此後盡心報國，以仰答陛下知遇之恩也。」漢王撫卹不已。

樊噲辭王出外，來見蕭何曰：「若非丞相解救之功，樊噲如何得免誅戮之刑！」何曰：「將軍列土封王，指日可望，正宜盡心守職，何必區區較論彼此，甚非大臣之體也！」樊噲深謝蕭何之言。

不說樊噲自此聽韓信節制。却說信授破楚大元帥之職。未及操演三軍，先一日上奏謝恩。

漢王看罷表文大喜，謂信曰：「覽卿所奏，足見爲國至意，但不知東征之舉，何以興師？」信曰：「項羽遷都彭城，久未西顧，諸侯散處各國，俱無預備，當此之時，正好出師；伏願陛下早賜命駕，臣演定人馬，即日隨駕啓行。」漢王曰：「都依卿所奏。」

封樊噲爲先鋒，曹參爲軍正，殷蓋爲監軍，五備大駕以征，不題。

却說韓信出朝，來到教軍場，先將人馬大略看了一遍，見軍伍欠嚴整，士卒欠齊備。將佐雖有百員，不知陣法，不諳進退；營盤雖有數座，未得向背，未見生旺。隨即請酈食其到營所計議曰：『此等人馬，此等營陣，不過防守城池，用于無事之時可也；若臨陣施用，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隊伍如何排列？陣勢如何調度？奇正如何相生？動靜如何起伏？恐遇敵時決難支對！今與先生商議，可領能繕書者四十人，將某平日所集隊伍之數，調度之法，營陣方向，出入紀律，通在此書，連夜一條一段，寫成二十本，每本用一知書將官，照此書中所行隊伍陣法，一一教演齊備，限半月內通要完整；我却先將一隊人馬，教他如何是入隊，如何是出隊，如何是行營，如何是安營，如何是對敵，如何是催敵，如何是埋伏，如何是攻擊，隨其變化，各有條理，却教各隊一一照此操演；不須一月之間，人馬大與今不同矣。那時東征，方可施用，庶足以取勝耳。』酈生拜服曰：『將軍神機妙算，人不可及也！』于是酈生領原本，選人妙寫。

不知如何調用？且聽下回分解。

## 四十一

### 韓信執法斬殷蓋

却說酈生領所集原本，命四十人星夜抄寫，數日內完備。信復入朝，將前事奏知漢王，漢王大喜曰：「寡人兵微將寡，全仗將軍調度。」於是信來到教場，將人馬命諸將，照此一一訓練，其中有違令不率教者，先以軍法斬一二人，懸頭示衆。滿營軍士，肅然知警，無有不聽教者。操演二十餘日，各隊俱齊備，與前煥然不同矣。韓信然後教立中軍，排列隊伍，開載條件，明日請漢王車駕到教場省諭三軍，觀看營陣。

一日，漢王車駕同百官來到教軍場觀看營陣隊伍，與前通不同，甚喜。韓信具甲冑至王前侍立不拜，乃曰：「臣甲冑在身，未敢行禮；只將手冊一本捧上，請陛下聖覽。」——上面皆是曉諭將士之言。命一善開讀者，高聲朗誦曰：

「西楚霸王項籍，上違天命，放弑義帝，暴虐下民，罪惡貫盈，神人共憤。朕先入關，約當爲王，見此惡逆，理當征討。已以韓信爲破楚大將軍，爾等大小諸將，各隊軍士，聽其節制，隨其指揮，代命行誅，不俟奏請。爾等用命者榮，不用命者死，惟專闖外，惟擅征伐。爾其知省，毋違朕命！」

衆大小將士，聽罷戒諭，無不恐懼。然後韓信來到元帥大營，張掛軍政條約，明白開載各款，令將士謹守，毋犯禁令。



其一：聞鼓不進，聞金不退；旗舉不起，旗按不伏；此謂悖軍：犯者斬之。  
其二：呼名不應，點視不到；違期不至，動乖帥律；此謂慢軍：犯者斬之。  
其三：夜傳刁斗，怠而不報；更祿違廈，聲號不明；此謂懈軍：犯者斬之。  
其四：多出怨言，怒其主將；不聽約束，梗教難治；此謂橫軍：犯者斬之。  
其五：揚聲笑語，蔑視禁約，馳突軍門，此謂輕軍：犯者斬之。  
其六：所用兵器，弓弩絕絃，箭無羽鏃；劍戟不利，旗纛凋弊；此謂欺軍：犯者斬之。  
其七：謠言詭語，造捏鬼神，假托夢寐，大肆邪說，蠱惑吏士，此謂妖軍：犯者斬之。

其八：奸舌利齒，妄爲是非，調撥吏士，令其不和，此謂謗軍：犯者斬之。  
其九：所到之地，凌虐其民，逼淫婦女，此謂奸軍：犯者斬之。

其十：竊人財物，以爲己利；奪人首級，以爲己功；此謂盜軍：犯者斬之。  
其十一：軍中聚衆議事，私近帳下，探聽軍機，此謂探軍：犯者斬之。

其十二：或聞所謀，及聞號令，漏洩于外，使敵人知之，此爲背軍：犯者斬之。

其十三：調用之際，結舌不應，低眉俛首，面有難色，此謂恨軍：犯者斬之。  
其十四：出越行伍，攙前越後，言語喧譁，不遵禁訓，此謂亂軍：犯者斬之。  
其十五：託傷詐病，以避征伐，捏傷假死，因而逃避，此謂詐軍：犯者斬之。  
其十六：主掌錢糧，給賞之時，阿私所親，使士卒結怨，此謂弊軍：犯者斬之。  
之。

其十七：觀寇不審，探賊不詳，到不言到，多則言少，少則言多，此謂誤軍：犯者斬之。

以上禁令，訂爲一冊，用帥印鈐封進上，與漢王留覽；再寫一冊，交與軍正官曹參收掌。

漢王看罷營陣，又見韓信張掛禁約，乃歎曰：『前日操練人馬，真兒戲耳！今日如此調度，如此發落，三軍焉有不整？人心焉有不服？以此東征，寡人自無憂矣！』遂命駕回。

次日韓信五更時，來到教軍場，中軍而坐，諸將升帳，司晨者報時畢，韓信唱名，點視諸將，內有監軍殷蓋不到，韓信亦不追問，隨吩咐各隊人馬操演。已過午矣，殷蓋

方從營外而來，到得轅門下，便欲進營，只見守門者便道：「元帥已鼓譟演兵半日矣，各營陣未有軍令，誰敢輕自放入？若要進營，須傳與小旗甲，旗甲傳與守轅門牙將，牙將傳至軍政司，方得到元帥前；若元帥着進，方敢放進；我等有許大千係。」殷蓋大呼曰：「何消如此瑣瑣！正是小人得志，便要施爲！既是你衆人如此說，快與我說一聲，我要進營，看他號令行得行不得！」把門軍士，只得說與旗甲，以次傳到廳蓋下。韓信着巡哨軍，持一火牌，上書「進」字，傳令而出，來到轅門下，其人高呼曰：「着違令遲者進來！」只見殷蓋瞋目而入，徐徐而行，略無敬謹之意；來到帳下，長揖而立。信曰：「前有漢王聖諭，我亦有禁令，汝爲監軍，此時方到，是何道理？」便問司晨官：「此時何時？」司晨官上帳稟告曰：「此時午過將未矣。」信曰：「曾與爾等約在今日卯時到會，汝却過午方到，故違軍令，當斬！」殷蓋亦不以爲事，乃曰：「下官雖聞將軍之言，今日親戚偶來相訪，留坐飲酒，以此來遲，將軍且免一次。」韓信喝令左右：「將監軍擎下去跪于帳前！」信曰：「汝既爲將，豈不聞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當抱鼓之急，則忘其身？汝既一身許國，豈有父子親戚之念乎？」召軍正司問曰：「殷蓋違令來遲，在那一條？」曹參執禁令簿近前曰：「與軍約會，期而後

至，得慢軍之罪，當斬首示衆。」信曰：「令左右將殷蓋斬訖報來！」即將殷蓋綁在轅門之下。那殷蓋魂不附體，急以目看着樊噲，噲又不得出營，只是跌腳發躁。

轅門外早有人知道這個消息，放馬報與漢王，漢王知道，便召蕭何問曰：「韓信未曾出門，先殺我一員大將，恐軍不利。」何奏曰：「號令不行，自上犯之；若爲殷蓋一人，而廢此法令，三軍何以約束，將士何以訓練？韓信斬殷蓋，正所以行法也。」漢王曰：「殷蓋乃寡人至親，且重責免此一次可也，如何便殺了？」何曰：「王法無親，古人已有明訓，陛下爲天下國家，豈可以親情爲念乎？」漢王見說不動蕭何，恐又遲了，急遣酈生曰：「汝可馳馬到信營，捧我手字，姑免殷蓋這一次。」酈生得旨，帶領一從人，騎兩匹馬，飛驟而來，正見殷蓋綁于轅門之下，立待要斬。酈生高叫：「且留人，有漢王旨在此。」便要撞人轅門。却有管門官軍攔住喝道：「元帥有軍令：凡軍中不可馳驟。」當把酈生揪住衣帶，送至帳下，稟曰：「酈大夫兩匹馬，馳驟入營，某等不敢放入，揪住在此，聽候發落。」信乃傳令而出曰：「軍中不許馳驟而入者，恐防奸人驟至，以劫我營陣；酈大夫素諳兵法，如何犯此軍令？想持王旨而來？」把門官軍曰：「現有王旨在外。」信召軍正問曰：「酈大夫得何罪？」參曰：「軍法突驟軍中，得輕軍之

罪，亦當斬首，以示三軍。」信曰：「酈大夫既有王旨，免其本身之罪，先斬看馬從人，並斬殷蓋，將兩顆頭懸于轅門之外。」只見大小將佐，箇箇心驚肉顫，再無一人敢高聲者。

且說酈生救不得殷蓋，只得回見漢王，酈生俛伏叩頭請罪曰：「臣捧王旨到信營，因馳驟進營，有犯軍令，亦欲斬臣，幸賴有王旨在身，免罪，將臣帶領從人，並殷蓋俱斬首懸于轅門之外；臣若無王旨，亦不得回見陛下也！」漢王怒曰：「有我明旨，尙爾如此，韓信何太無狀耶？」蕭何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正闔外之權，爲將之道也。」漢王曰：「斬殷蓋何意？」何曰：「此正所謂殺權貴以威衆心，使三軍只知主將，而不知有敵國也。兵法云：內懼主將者必勝，外懼強敵者必危；得韓信，何愁強楚不滅，六國之不服也？」酈生亦拜伏曰：「韓信軍威甚嚴，真得將兵之法；雖殺臣之從人，臣心實敬服。後日破楚者，必信也。王當下手勅獎諭，俾諸將愈加敬貴，三軍不敢犯法，韓信軍威益振矣。」漢王轉噴作喜曰：「卿見亦是。」遂令草手勅，差人獎諭韓信。

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四十二 遣樊噲明修棧道

却說漢王草手勅畢，遣近臣周元臣捧手勅并羊酒赴信營獎諭。韓信聞王命至，設香案，同大小將官出營接勅，金鼓前導，迎至中軍拜罷，開讀勅曰：

『爲將之道，職專闔外，非法不足以制三軍，非明不足以服人心。故孫武殺吳姬而其法遂行者，非不知吳姬爲王之所愛也，然法不私于愛，故其法乃行耳。爾大將韓信殺殷蓋者，非不知蓋爲寡人之所親也，然法不私于親，故誅一人而千萬人知警，其法實合孫武，深得爲將之道，朕心嘉悅。故遣近臣周元臣，費羊酒手勅以勉之，益勵初心，以約束將士，早發東征，以慰所望，故勅。』

韓信讀罷手勅，謝恩，管待近臣回朝。

次日，韓信早入朝謝恩，漢王乃以言撫慰之曰：『將軍用法正當如此。』信曰：『受陛下闔外之寄，數十萬生命係臣一人，若訓練無法，設令欠當，一人作梗，萬夫違命，臣法決不能行，陛下付託之重，將何以承應之耶？昨蒙手勅下頒，將士知警，臣法可行，此恩此德，粉骨不足以報陛下也。』漢王甚喜。

韓信辭王出朝，來到教軍場，點發三軍已畢，召先鋒樊噲到帳下曰：「將軍授先鋒之職。目今漢王車駕親征，棧道被張良燒絕，三軍如何可過？公可領一萬人夫，重修殘缺，再整險隘。絳侯周勃，棘津侯陟武，一同監修，限定以軍法處之。將軍勿辭勞苦，當星夜前去修整。」噲曰：「元帥軍令，敢不急去修整？但棧道甚險，燒絕去處，連接三百餘里，豈可一月便能修完？元帥如欲殺噲，噲就元帥處請死，決不敢領此命也。」信曰：「臨事不可避難，避難者不忠；將軍素懷忠義，才幹精敏，正當建此奇功，使三軍長驅而進，信亦得以便道東征也。」樊噲又欲堅辭，又恐犯了禁令，只得依限督工修理，不題。

且說韓信操演士軍，整率人馬，麾左則左，麾右則右，麾前則前，麾後則後，合四陣而爲一陣，起則爲長蛇；分一陣而爲四陣，止則爲四門；進退之有法，啓閉之有路，旗幟嚴整，金鼓響應，規矩準繩，毫釐不爽。大小軍士，見韓信調度人馬，排列陣勢，人人欽服，箇箇敬謹。於是請漢王曰：「臣領命操演人馬，訓練甲士，今已完備，請陛下車駕親往觀之。」漢王曰：「前營伍已看過，知將軍籌策自不同矣；想今將軍操演月餘，定有規矩，又何必往觀焉？」蕭何曰：「必須主上親往一觀，庶見韓元帥調度兵馬

，俱有紀律，王亦安心東征，再無疑難矣。」王即命駕前往教軍場閱試人馬，韓信先行，仍復同大小將官迎漢王進營，在中軍坐定，韓信率諸將朝見畢，又請漢王上將臺觀看人馬。漢王上臺四面一望，只見隊伍嚴整，旗幟鮮明，前後左右，井井有法，坐立進退，繩然不亂。歎曰：「將軍用兵，雖古孫吳，亦不能及。」便問：「即今足可東征否？」信曰：「因命樊噲修棧道未了。」王曰：「棧道工程甚大，將軍限一月，恐或不能完備。」信曰：「容日請王車駕啓行，王且少從容，不必下問。」王默會其意，因此不問期。隨有左右請王下臺進膳，王見膳到，只留數品自用，其餘盡賜韓信。

不題韓信演武，且說樊噲率領一萬人夫，來修棧道，要限一個月內工完，只見山路崎嶇，接連寒漢，又兼橋樑燒毀，樹木叢雜，三軍無可立之地，人夫甚難動手。樊噲自思：「此是韓信不能伐楚，却將這個干係放在我身上，他却遷延日期，不肯舉兵，多是此意。」遂同周勃陳武登孤雲山上一望，只見一帶棧路，十分險峻。二人看罷棧道，彼此相顧曰：「如此險峻，雖十萬壯夫，限一年也修不完。」噲曰：「他如今軍令甚嚴，主上又甚寵愛，見今手勅獎諭他，我等若以爲難，便是抗違軍令，須是依着他修理。堪恨張子房燒之甚易，到如今樊將軍修之甚難！」



士卒在高崖處插木，巖峻處搭橋，遇險處鑿石，見陷處開路，筋疲力盡，氣乏神疲，切怨張良，又驚畏韓信，但見營修不起，蓋因壁峻崖高，士卒悲哀，盡被跌傷磕損。樊噲正愁悶間，只見太中大夫陸賈領千數從人齎一木牌飛檄而來，上寫道：『即日大兵東征，樊噲作速督催人夫，依期修完棧道，以便出師；如過限不完，定依軍法從事不恕。』樊噲看罷，叫苦不迭，便說：『棧道工程浩大，如何修得？敢勞大夫與我方便一言。』隨請陸賈到工所管待飲酒。陸賈見無人在側，附耳與樊噲曰：『元帥密有吩咐，這般這般。』噲聽了這話，甚喜。到外邊便揚言曰：『這等工程，如何一月修完？便是一年也成不得！』千埋怨，萬埋怨，便要差人具奏漢王，借倩人夫協濟。

大夫陸賈辭別要回去，臨行又吩咐道：『先鋒不可違限，元帥軍法甚嚴，須當遵守，莫誤莫誤！』陸賈去了。

樊噲當日具奏，差人星夜來南鄭，奏漢王曰：『棧道工程甚大，人夫死者甚多。今奉元帥將命，限一月之間，飛報完工，如違原限，定以軍法從事；但念臣起自豐沛，未致誤事，今據棧道之工，豈可計日而完？事在迫急，性命難保，伏望陛下差人附近郡縣，量撥人夫，或一二千名，僱工修完，以救療眉，臣等不勝恐懼感戴之至。』茲差牙將李

隆齋表上奏以聞。」

漢王覽表畢，急差御史周苛：「持符驗一道，火速往普安郡，起借人夫一千名，交與樊噲，僭修棧道，毋得遲誤！」

周苛領玉旨馳馬前去，穿山度澗，兼程前行。一日，到普安郡催僭人夫一千名，付與委官管領，前去棧道，交與樊先鋒照數點查收用。

樊噲見有人夫到來，皆大歡喜。即將民夫編成排甲，每五十名爲一甲，立擄甲一名，小甲五名，各管理修工。再派定地力，分定丈尺，各照派動工去訖。周苛回朝復命。樊噲就令人請絳侯周勃，棘津侯陳武，每人撥精壯力士人夫五十名，樊噲附耳低言細語，與周勃陳武言道：「這般這般，如此如此，不可泄漏其事。」二將聽令，急連星夜出寨，却將衣服換了，爬山度嶺，越棧道而去。

不知何往？且聽下回分解：

### 四十三

### 韓信暗計智章平

不說二將聽令而去。且說大散關守關者，乃副將章平，知漢王差樊噲修棧道，與兵

東征，又兼日前范亞父累次有檄，着章平用心守把散關，但有消息，不可輕動，預先傳報三秦，早作預備。今聞樊噲修棧道，又聞拜韓信爲將，急差人申報雍王，備說漢王拜韓信爲將，差樊噲修棧道，指日必與兵出褒中。章邯聞報大歎，語左右曰：「韓信在楚，一籌不展，棄楚歸漢，不過備數使令可也；漢王無知，却拜爲大將，况韓信素無重望，一旦爲將，人心決然不服，三軍何以調遣？將士何以用命？就如棧道數百里燒絕，一時如何修完？此等行兵，不過延歲月，徒爲口說耳！」左右曰：「一向范亞父屢次有檄文來，着大王嚴加防備，正恐漢兵入寇；今章平來報，想是緊急，大王須當預備人馬，再遣一大將，協同章平守把，庶不失事。」邯曰：「棧道工程甚大，人馬急難登涉，待果入寇，再有傳報，那時動兵不遲。此信不過遙度，恐非的實。」遂收下來文，打發差人，且曰：「待有的信，再來報知。」章邯坦然照舊，不作准備。差人回報章平，備說雍王不肯聽信，待有的實，再去通報。章平以此亦不作預備。

只見關下守關軍士，忽然報說：「見今有漢家修棧道人夫一百名，因受苦不過，逃來投降。」章平大喜曰：「我正要問他來歷，快着他上關來！」不多時，守關軍卒，帶領一起人夫上門來投降章平，平曰：「爾等是何處人？爲何逃來？恐是詐來投降，空自

討死耳！」衆人便哭道：「我等是普安郡民丁，漢王借來修棧道，終日又無供給，樊噲又是個急躁的人，被他日逐催逼做工，况棧道又險峻，限一個月要完，就是一二年却也不能完！漢王却拜韓信爲將，衆軍士又不服，近日逃了許多；空自說興兵，又不見動靜，料不能成事！我衆人雖是民夫，中間這兩個爲頭的總甲，都是有好武藝，願投將軍麾下，幹些功勞，帶挈我衆人吃頓飽飯，豈敢有別心？」章平便叫爲頭那兩個人來問曰：「汝二人叫甚名字？」兩個向前稟復道：「我二人原是普安郡臘戶出身，一名姚龍，一名靳武。本郡因漢王借民夫，無人押解，却着我二人作總甲，管領衆人。不想到棧道，見工程浩大，又無口糧，終日痛打不過，又不敢回普安郡去，因此帶衆人逃來將軍麾下，情愿守更看舖，討些口糧，以延生命，待太平時回家。」說罷泪如雨下。章平又問：「漢王如何拜韓信爲大將？」姚龍曰：「只因韓信談論兵機，見他說得有理，後來蕭何舉荐，遂拜他爲將，一營軍士不服，樊噲十分怨恨，近日將佐走了許多，漢王亦自懊悔。」章平見他說的着實，與自己打聽言語一般，遂留二人帳下聽用。二人凡事謹慎小心，章平委託一兩件事，便幹得停當；又與上下人和睦，一關上人無一箇不愛敬他，以此章平寸步不離左右，旬日之間，拜他爲大旗牌官，凡關上大小事，通與他二人計議，二

人一一應答不差，章平甚喜。却將這來歷，差人備細飛報與章邯，邯聽說通不作準備。不意范增一日在彭城因觀乾象，見西南旺氣冲天而起，各處將星散亂，因思：『此必是劉邦漢中兵起。』又思：『韓信棄楚歸漢，定然大用。近年霸王在彭城，不修仁政，專尚殺伐，諸侯背叛，六國縱橫，齊國尤甚，若使漢王舉兵而東，易如破竹。』次日將此事奏知霸王，王遂喚季自季恆，『汝二人可領兵三千，前赴廢丘，與章邯說知，用心守關，以防漢兵，仍巡查各關津要害之處，俱要嚴加防守。』

二人領命，徑來廢丘。一日到廢丘，且進城見雍王，備道前事。章邯歎曰：『主上過勞聖心，范亞父何消多慮！』遂將章平所具申文，與季良季恆曰：『觀此申文，便知漢王起兵來歷。』二人看罷，亦歎曰：『觀此用兵，漢王決不能勝也！亞父終日只是憂心，惟恐漢王重用韓信，我等想來，韓信乞食漂母，受辱胯下，資身無策，在楚無能，今拜爲將，人心決不欽服，况棧道甚險，幾時方能修完？可見漢王用人不當，調兵無法！亞父何須遠慮？但我二人奉王命而來，大王亦當遵守。』章邯置酒管待二將，仍將調來人馬，另立一寨屯住，即將原來檄文，飛報各處隘口把守。仍另行一角文書，與章平知會。

不說韋邯等防守，且說韓信整點人馬完備，請漢王擇日啓行。衆將士各面面相覷，便道：「棧道尙不會修完，元帥如何便要東征？却從那條路出師？」各人不知來歷，又不敢動問，密來奏漢王，王差人召蕭何入內，王曰：「韓元帥今早請朕車駕東征，樊先鋒補棧道未完，却從那條路進兵？卿可往信處一問，以解朕疑。」蕭何領王命，當夜就到信宅。此時韓信正在燈下查點各路起兵文書，尙未寢歇，只見有人擊門，當有門吏問明，卽傳入內，有蕭丞相過訪。韓信急整衣冠出，分賓主而坐，蕭何近前附耳曰：「今早元帥請王車駕東征，王疑大軍不知從何路進發，差蕭何敬來請明，乞示方略。」信曰：「丞相昔日與子房相別，燒絕棧道，定知此路，丞相又何下問？」何曰：「當時雖知有路，未聞其詳；又見將軍差噲修整棧道，以此致疑。」信曰：「此乃明修棧道，使章邯不爲準備，我却從陳倉小路進發，不五日就到散關，使平以我兵如從天而降也；此乃暗度陳倉耳！到關之日，便要破關，管教車駕不動，弓矢自能過關。丞相幸將此言，回奏知漢王，不必聖慮。」蕭何聞信此言，甚喜，急來奏知漢王。王此時亦未寢歇，聽蕭何所奏，十分喜悅。次日，傳命大小文武將士，俱隨駕東征。

却說韓信到散軍場，點閱人馬。漢王原帶來二十萬，續後添十五萬，韓信選本處併

隴近郡縣人馬，又得十萬，共四十五萬，通作四大隊進發。却着牙將孫興，替樊噲帶管棧道工程，止留八夫三千名修理，以便川人來往，其餘盡數掣回。第一隊人馬，樊噲統領，帶牙將八員，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凡有聲息，未可輕動，飛報後軍，待有軍令，然後出敵。第二隊人馬，夏侯嬰統領，帶牙將二十名，驍將十名，如先鋒勝，則催人馬攻擊勦殺，如先鋒不勝，急出人馬救援，如十分緊急，報入中軍，自有方路，不可退後。第三隊，韓信自統領，帶將佐四十員，十分爲四小隊，左右前後，聽候調遣。第四隊，却是漢王同大小文武百官總領，仍着傅寬周昌監押，如有緩急，以便遣用。這四大隊之中，仍有各項分派，隨材使用，俱各不同。寫成圖本進漢王看畢，稱羨不已。韓信調度人馬已畢，請漢王車駕并文武百官出東門外高阜處，看韓元帥出師。

## 四十四

### 諭父老漢王布德

却說漢王同大小文武百官，到東門高阜處，看韓元帥出師。但見：

按九宮四象八卦，列五五十千十二支；隊有陰陽，陣有前後；將有紀律，兵有行伍；旗雖尙赤，而引軍開道者則按五方；制雖爲王，而威儀號令則專五伐；

人各有能，量才而用；人馬廢棄，隨長而取；身材長大者，拽弓拽弩；身材矮小者，持戟持矛；身力強壯者，執旌執旗；身力少弱者，鳴金擊鼓；不能視遠者，專聽號令；不能聰聽者，專望風火；身肥者爲馬軍；身瘦者爲步軍；日能食斗粟者，專爲前驅；日行二百里者，專探機密；灌嬰領四牙將，逐隊前行；張倉領二文士，隨軍後進；陸賈同二謀士，識地利之夷險；叔通領八裨將，參行兵之可否；盧縮靳歙爲主將之態度；解甌陳沛乃中軍之驍騎；三軍如虎；多士如雲；鼓動神威昭萬象，蕩開征旅給千兵。

漢王同百官看罷出師，衆皆歡悅。韓信乃近前奏王曰：「臣兵先行二日，王却徐徐而來，臣過關，那時與陛下約會也。」信拜辭，揮動三軍前進；王乃回車駕進城來。看的人扶老挈幼，不計其數，盡道自生長衰中，不曾見今日出師。王聞之益喜。次日，王召蕭何問曰：「朕前日曾傳旨，着卿等行文書去各郡縣，召父老來宣諭他，不知曾來否？」蕭何曰：「連日無數百姓，見王將起兵東征，盡道大王今離衰中，伐楚破六國，建都咸陽，我等再不得回覩天顏，願來進朝見王，現今正在外邊伺候數日矣。臣見陛下未得暇，不敢奏聞。」王曰：「既百姓父老在外，俱著進來。」蕭何傳命出，着百姓進朝。有



門禁官傳旨出，着百姓進來！那百姓父老在外，紛紛攘攘，要進內朝見，聽得宣召，一個個爭先快觀，引領而見。有傳班甲士大呼曰：『百姓肅靜，毋得喧譁！』王曰：『父老鄉民也，甲士毋得驚恐。』漢王遂起身出殿簷下，看那百姓，不知其數。有幾個爲首年老的，近前奏王曰：『自從陛下到褒中，風調雨順，萬民樂業，道不拾遺，夜戶不扃，正是堯舜之世！不想陛下今日興兵東征，又不知何時得觀天顏！』言罷，個個拜伏在地，淚如雨下。漢王見百姓如此愛戴，亦垂涕不忍相捨。父老又奏曰：『陛下今日車駕啓行，不知何人在此鎮守？』王曰：『着蕭何相國在此安撫百姓。』衆人以手加額曰：『若是蕭相國在此鎮守，臣等褒中萬民之福也！』王曰：『汝百姓中有三鄉老，可着近前，聽朕訓諭！』——鄉老者，乃古制也。古制：十里爲一亭，一亭之中，擇一亭長管之；十亭爲一鄉，一鄉之中，擇一鄉老管之。共有三個鄉老：一個掌管鄉約，一個掌管耕種，一個掌管爭訟。三老總統于縣。今日三老上前聽宣諭，漢王命一人高聲宣讀諭文，其文曰：

『朕惟古先明王之治天下也：以安民爲務，而安民之道，以教治爲先；是以上下相承，風俗淳厚，一國和平，臻于至治。朕自治國以來，夙夜惓惓，志圖治

理，建都南鄭，思與百姓，共臻于道，及天下而爲一統。以此特加曉諭，使知爲善去惡；趨吉避凶，爲永保身家之道。如居家者，有一家之長；居鄉者，有一鄉之長。爲一家之長者，教訓子弟，講讀詩書，明達道理，父慈於子，子孝於父，兄愛於弟，弟敬於兄，尊卑長幼，各循其序，毋相凌奪也；使一家之內仁讓浹洽，親睦相勸，便爲一家之福。爲一鄉之長者，勸其一鄉之內，士農工商，各居一業：士則修明義理，勤習課業；農則力於田畝，無欠賦稅；工則專於藝術，毋作淫巧；商則用心生理，毋爲遊蕩；大小相安，長幼和睦，毋爭鬪告訐，而陷于刑戮；毋賭博淫秩，以墮于凶德；毋游手好閑，以廢其生意；毋竊取人財，以蹈于死亡；出入相友，守望相取；婚姻死喪，鄰保相資；如此：則一鄉之內，禮樂雍容，風俗淳美，富壽安秩，共享太平，而爲一鄉之福。故曰作善降之百祥，作惡降之百殃，善惡之報，不差毫釐。朕今約法三章，見有定律。使宣汝等來，惓惓開諭者，正欲爾等守法奉公，咸歸良善。其有不遵朕誨，仍蹈于惡者，明有國法，暗有鬼神，罪亦難追。爾等欽之。

！故諭。」

大漢元年乙未，秋八月一日，漢王宜諭父老，賜與酒飯，各着令回鄉；因謂蕭何曰：「留卿在襄中，撫恤百姓，勸課農桑，省刑薄稅，舉善罰惡，催趨糧儲，以給軍餉，卿之責也。」蕭何曰：「謹遵王命。」

漢王于是傳令三軍啓行，陸續徐徐進發。如有過期後至者斬，逃匿者斬，父母妻子親族人等隱容者悉斬，鄰里鄉黨知而不舉首者罪亦如之。即日車駕啓行。蕭何率領所屬百官送出襄中，各鄉父老百姓，望塵遮道，攀轅臥轍，哭泣滿道，漢王以袍袖掩面而泣，君臣百姓，戀戀不捨。蕭何等送漢王過襄中辭回，帶領百官父老安撫地方，催趨糧餉，漢土車駕向東從容而行。不題。

却說韓信領三大隊人馬出襄中，不往棧道去，却從陳倉小路而行。來到孤雲雨脚山下，從山後僻路進兵，前面已有樊噲開路，雖有夾江之水，從寒溪河流出，壘石可過，山傍雖有險路，魚貫而進，行三五里，便有關路，雖被樹木長合，樊噲却命三軍砍去，有路可通。韓信乃與衆將曰：「某前日匹馬夜間，行到此寒溪河邊，正值秋水泛漲不得過，却有蕭丞相趕找到此，明月之下，復得相見；若使渡河長往，今已到淮陰矣！」衆將曰：「此實天意有在，留元帥與劉滅楚，使我等得出襄中；不然，棧道燒絕，我等亦

不知此路，又無元帥如此大才，我等徒死褒中耳！」衆將請立石以傳示後世，韓信遂令立石于山頂之上，刻曰：「漢相國邀韓信至此。」八字。

韓信揮動三軍前進，山路危險，回徑盤折，衆將下馬步行，牽藤扳葛，登高步險，雖是辛苦，而思歸之心，踴躍而進，亦忘其勞也。正行之次，忽見前軍來報曰：「軍不能前進，亂山之內，溪澗之間，有條毒蛇，長數丈，兩眼射出光芒來，據山險處截住去路，乞元帥除之。」信曰：「毒蛇當路，須令箭手百人，各掩身山凹之內，箭頭以藥塗之，密密射去；仍令砲手，各執火砲，以防毒蛇性發，——恐跳躍傷人，——各放砲擊之，則無事矣。」衆人得令，方欲動手，只見中軍帳下一人，到元帥面前高聲叫曰：「一蛇當道，何須用許多人治之？便是滄海蛟龍，某亦敢去！」左右聽說大駭。

不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 四十五

### 辛奇斬虎遇韓信

且說要斬蛇者是誰？乃是信武侯靳歙也。韓信大喜曰：「將軍雖力能斷蛇，但深山之中，恐川水下濕，久無人往來，……」即令隨營有好酒，滿斟三巨觥，賞

斬歙。歙舉，令數壯健步卒導引，來到山前，穿岩渡澗，閃在山缺之傍。斬歙遠望，只見明月落于巖間，電光射于山下，腥風撲鼻，寒氣侵人。軍士便問明亮者何處？鄉導云：『此大蟒二目光透于外，人若近前，吐氣如雲，侵人必死；可請將軍暫回，不當近他，恐有傷害。』斬歙大怒，提劍到澗邊，大喝一聲；只見那蛇從巖下一躍而出，身長數丈，便吐毒氣侵人。斬歙閃在一邊，讓蛇躍出，橫臥于大石之上，翹首吐氣，要來傷人。那斬歙仗着威力，大踏步舉劍，用力一劍，把蛇揮爲兩斷，蛇頭墜于巖下，滿林驚落葉，澗水血波流。衆軍士有前看時，蛇已死于石上，急來報至中軍。韓信隨到山前看那蛇有數丈長，血流石上，左右將士，驚訝不已。遂問信曰：『此蛇何如此長大？想在山中，有百年矣？不知古時亦有此長蛇否？』信曰：『上古崑崙山，周圍三萬里，有蛇匝山一週。古蛇之長，大有如此；今數丈之蛇，亦未爲大也。』信曰：『我前日匹馬投漢，亦曾經此山而行，想託主上洪福，未遇毒蛇；倘遇必有傷害，豈有今日？』左右曰：『雖主上之福，亦元帥之福也！』信遂重賞斬歙。

韓信當時催動人馬，將近到太白嶺，預差盧縮近前吩咐曰：『我昔日過太白嶺下，遇一壯士，姓辛名奇，其人最有義氣，留我過一宿，拜爲兄弟；其家以賣酒爲生，汝可

到彼訪問的實，我却親往一拜，以報昔年相遇之愛。」盧綰領命前去訪問，不一時回報曰：「太白嶺下原有數十家居民，近因七月山水泛漲，不能住居，移于山北高阜處避水，未審在否？」韓信嗟歎久之。遂到太白嶺下，果見昔日居民，俱無一家，雖有草屋數間，坍塌倒塌，無人存住。又行一日，過石岡，近一亂石橋，到山崖之下，前軍不行，巡哨將官來報：山坡邊有一壯士，逐一大蟲，遶山而來，衆軍士圍住，以此不行。韓信聞知，即策馬近前看那壯士，頭戴虎皮磕腦，身穿黑豹皮裙，手執三股鋼叉，逐虎到溪邊；那虎見壯士趕來，又見三軍圍遶，雙蹄爬在石上，却望壯士一撲，那壯士却閃在石傍，就勢只一叉，正中大蟲項下，那大蟲却又跳躍時，被壯士將叉挺住，不能動身。衆軍士一齊近前，亂鎗戮死。韓信看那壯士時，不是別人，正是太白嶺下故人辛奇也。韓信着數牙將大呼曰：「辛壯士有韓元帥在此請見。」那壯士聽得人呼喚，撇了虎逕過溪來，看那高阜處是韓信，急來拜伏在地。韓信急下馬相邀。辛奇便道：「小弟聞元帥修棧道，只道人馬從棧道出，連日正要拜迎，未得稟告老母，以此遷延，不想元帥與兵到此，大慰所望也。」韓信曰：「自別賢弟日久，因國事忙，未得具書奉問。今日到太白嶺，差人訪問賢弟，避水移居，又不知何處。正在思想間，不想得遇賢弟，十分大幸！」

即差後軍牽馬來，一同辛奇上馬，將大蟲拖在軍前。便問：「賢弟移居在何處？就同拜見老母。」奇曰：「元帥今非昔比，爲天下元戎，豈可輕動？」信曰：「故舊不遺，何拘勢分？請問所寓——？」奇曰：「只轉過山嘴高崖處，便是寒居；蓬華之地，恐不足以屈塵蓋。」韓信遂同十數親隨人，行不一二里，早到奇家。見靠崖有十數家人家，都是草房，奇家在路口住，有草屋十數間。請韓信入草廳坐下，就請老母并奇妻出來相見。信具白金百兩奉老母，奇不敢受，韓信曰：「此皆漢王所賜，奉賢弟爲養母之資，賢弟可隨我建立功名，以圖顯親揚名，豈不美哉！」奇拜謝收領。信曰：「此地非老母所宜居，我寫隨軍印信批文，令搬移老母回家眷投南鄭相國府，尋數間宮房，月給米糧，方好過活。」奇大喜，又深謝厚恩。信曰：「汝母卽我母也，賢弟遠去，豈可使老母獨居山僻，受此寂寥乎？」信吩咐軍政司給批文，送與老母收執。辛奇拜辭老母，洒淚而別，吩咐妻用心侍奉，隨同韓信起行。

信曰：「此去大散關二日可到，賢弟卽爲鄉導，同前哨樊噲星夜攻打散關；如不能下，待我到自有方略。」又吩咐第二隊夏侯嬰：「待樊噲人馬打散關，汝可另安一營，歇息軍士，不必動，待過關時汝作先鋒趨廢丘，與章邯對敵，樊噲却作二隊爲救援。」

二將得令，殺奔散關去訖。

韓信使軍士探聽漢王人馬，亦將次過寒溪，遂乃徐徐啓行，到三岔路，却令人找尋斬樵夫之處。軍士報說路傍山凹之下，覆土一堆，想埋樵夫處也。信令鄉人，破木爲棺，更換衣衾，乃改葬樵夫于三岔松林內，用石砌成墳墓，立一石碣，上鐫刻「大漢元年乙未秋八月七日，破楚大元帥淮陰韓信，爲義士樵夫立位。」傳令有司辦祭，韓信親率諸將，祭於墳所，行三奠禮；周奇跪讀祝文曰：

「大漢元年歲次乙未八月十三日壬戌，破楚大元帥韓信，謹以牲醴致祭於三岔山樵者之靈曰：嗟爾樵者，遭世蹇連，資身無策，入山採樵；逢予問路，指示要津。楚兵或至，恐道往因，絕計斬汝，實傷我仁！覆土爲記，慮防水濱。循途道漢，來志乃申。職專闔外，兵下三秦，道經岔口，改葬汝身。師行匆劇，未獲報君。君其有知，鑒我眞純。尙享！」

祭罷焚帛禮畢，乃傳令吩咐鄉人立廟，四時享祭，遺蹟至今在焉。

不說韓信人馬前進。却說大散關章平，自得姚龍斬武，終日打探棧道，工程可曾完否？去人來回報：「修棧道如今不是樊噲，又改委牙將孫興管理，人夫漸漸減少了，工



程未見次第，東征消息亦未見動靜。」姚龍曰：「漢兵多是空說，決然來不成！」靳武曰：「褒中近年好收，漢王正在那裏快樂，亦無甚遠大之志。」章平曰：「觀他拜韓信爲將，可見不識人，如何成得大事！」——正在關上閑說，只見巡哨小卒來報說：「漢兵遍地而來，離關五十里，有先鋒樊噲下了大營，見今領五萬人馬，殺到關前。」章平大驚曰：「漢兵從何而來？」姚龍靳武曰：「恐傳報人未的；豈有棧道未完，人馬從何處過來？或是樊噲受苦不過，逃來關上投降也不見得。再着人探聽看如何，便好發兵。」言未了，又有人來報：「樊噲到關下，攻打甚急。」章平一邊差人飛報章邯，說漢兵已過棧道，見今攻打散關甚急，乞值報三秦早作預備，仍差大將前來救援，庶保無虞；一邊與姚龍靳武商議曰：「樊噲人馬扣關，我須出戰，汝二人可守把四面關口，以防漢兵盜襲。」姚龍靳武曰：「將軍放心，每關一面，可派人馬一千防守，晝夜巡視，料亦無事。」章平遂領三千人馬，冲下關來，與樊噲對敵。看樊噲人馬軍器鮮明，隊伍嚴整，有健將辛奇，在後押陣。樊噲曰：「章邯等三人，誘秦卒二十萬，被項羽坑之，却乃濫受王爵，苟安富貴，天兵到來，不急早開關受死，尙敢攔阻？」章平曰：「汝漢王受霸王封爵，不安分受職，却妄動餘孽，徒速死耳！」樊噲大怒，舉戟直取章平，平挺鎗來

迎，二將交戰有二十回，章平抵敵不過，敗走。辛奇催動後軍，一齊掩殺上，章平匹馬逃走上關去了。樊噲辛奇收兵回營。章平將關緊閉。樊噲預備火炮火箭，併力攻打，關上只是堅閉不出。樊噲無計可破。

人報元帥到來，樊噲辛奇離營遠接。韓信到關下，登高處看了一遍，已有暗號，知章平中了計，遂乃吩咐火砲手，架起風火大砲，一連放了十數個。關上驚慌，衆軍士畏怯，又不肯上關守把，章平發躁，親自催遣衆軍士守關；姚龍靳武吩咐帶來人夫一百上城，各執器械，四邊預備。只見韓信策馬近前大呼曰：『說與關上守關主將，上關來答話！』章平姚龍靳武都到關上，見韓信耀武揚威，舉鞭言曰：『汝霸王暴虐無道，背約自立，放弑義帝，天下切齒。今漢王親統大兵，汝當束手歸降，乃敢抗拒天兵，閉關攔阻？汝若開關投降，免汝一死；敢說一言不降，教汝立見流血！』章平便道：『我乃雍王貴族，豈降汝勝夫耶？』一言未罷，只見姚龍靳武走上前來，將章平劈頭揪住，即時綁縛了，着一百原來人夫，各舉兵器防護。姚龍靳武便叫關上衆軍士：『漢王有德，天下歸心，汝等急來投降，免致誅戮；敢有道一箇不字的，大兵見今圍住關下，我等把住關口，汝等皆是死數！』衆軍士見章平被捉，又見關下漢兵大舉，只得盡數拜伏在地。

曰：「吾等情願歸降。」姚龍斬武大開關，綁縛章平下來。——二將非是姚龍斬武，乃漢將周勃陳武，假作修棧道夫，暗入散關投降。原來韓信差陸賈以催工爲由，却定計暗暗的吩咐樊噲，密使周勃陳武更名，引心腹軍士一百名，假作修棧夫，投降到關上；待韓信大軍至，却立石于關前，以爲暗號，次後聽砲响，卽擒捉章平，開關請韓信上關；此便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不十日之間，智下散關，此韓信東征第一功也！韓信到關上，安撫五千降卒，打掃公廳，伺候漢王車駕到來；却將章平擎到帳下，信曰：「汝乃章邯族姓，冒受楚官，把守險隘，抗拒天兵，本當斬首，量汝特頑狗不足污吾刀耳！且押解付軍政司，隨軍聽候發落。」

早有人來報：漢王車駕離散關不遠。韓信率領大小將佐，離營二十里，大路上迎接。漢王傳旨，着韓元帥大小將官上馬隨行。早到關上，漢王已知韓信下了散關，心喜不盡。到公廳坐定，韓信同將佐戎服朝見，禮畢，漢王曰：「散關乃三秦隘口，將軍不動聲色，隨到而得，三秦聞知，已破胆矣。」信奏曰：「散關既得，三秦此時尙未預備，陛下且暫住散關，臣星夜攻打廢丘，擒捉章邯，三秦指日納款，那時差人奉迎車駕也。陛下仍遣人催遺糧儲，接濟軍餉，急修棧道，以便往來。」漢王聞奏大喜。韓信又取出

章平來，割去一耳，放回廢丘，報知章邯，以激其怒。却辭了漢王，傳令着夏侯嬰作先鋒，辛奇爲副先鋒，望廢丘殺來。

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四十六

### 韓信火攻破章邯

却說雍王章邯在廢丘，聞散關一連兩起飛報來，說漢兵勢衆，見今樊噲攻打甚急，早望遣兵協助。章邯聞報大驚，曰：「我前日以棧道未完，漢兵恐難入寇，不意今已到散關，事在迫急，可傳報與襍陽高奴二處，早作預備。」隨傳令着呂馬通孫安點押人馬，伺候迎敵。言未罷，有章平帶傷來見章邯，哭拜不起。邯曰：「汝如何失了散關？漢兵如何出棧道？韓信如何用計？」章平備將周勃等投降，并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一一備細說了一遍。章邯搖頭道：「范亞父再三說韓信但未遇時，若有人重用，深爲後患，霸王不聽，今果然矣！」又曰：「汝且退後，待我殺此勝夫，以雪其恨。」左右曰：「大王不可輕敵，韓信詭計甚多，須當斟酌。」邯歎曰：「吾用兵三十餘年，經百十餘戰，貴勝夫何足爲懼？」當即催動人馬起身。

夏侯嬰先到廢丘，見有敵軍，未敢出戰，離廢丘五十里安營。韓信人馬隨即也到，約會夏侯嬰附耳曰：「章邯乃秦之名將，不可力敵，當以智取。公明日對敵，當如此如此而行。」夏侯嬰等領令去了。

次日，章邯出馬，與夏侯嬰對敵，邯曰：「漢王受封褒中，能自保疆土足矣，又何從勝夫之見，乃敢背叛入寇，以取死耶？」嬰曰：「義帝初約，先入咸陽者爲王；我漢王兵不血刃，義降子嬰，天下響應，正當爲關中之主，却被項羽強暴違約，自立爲王，左遷諸侯，放弑義帝，大逆不道；今我主親領大兵東征，汝當延頸受死，反乃妄言入寇耶？」邯大怒，挺鎗直取夏侯嬰，嬰乃舉刀交還。戰十合：嬰佯敗，落荒而走，邯揮動人馬趕來，嬰却轉過山脚勒住馬，在高岡上大叫：「章邯！再與你決箇勝負。」邯曰：「汝乃敗將，尙敢言勝負耶？」嬰曰：「汝特老革耳！筋力已衰，何足爲我敵？」邯益怒，挺鎗躍馬，徑奔夏侯嬰，嬰舉刀復來交戰，不十合，却望松林小路而走。至樹邊，見隔林塵土起處，有韓信人馬來到，攔住章邯，信便道：「我在此等候多時了！」邯曰：「勝夫在此久等，欲尋死耶？」信怒，舉戟直取章邯，章邯舉鎗交還，未及數合，韓信敗走，章邯揮動三軍人馬，往前追趕。隨後季良季恆領本部三千兵，亦追趕來，卽會

見章邯曰：『大王不可深入重地，恐是誘軍之計，須當回軍。』邯曰：『我正欲漢兵相連而來，盡數勦殺。公可催督人馬，盡力攻擊。』忽聞一軍報說韓信因大王追趕甚急，連人帶馬，跌下澗去，夏侯嬰衆將往彼救援，尙未救起，大王可催遣三軍，急早捉拏，可獲全勝。邯着人高處瞭望，衆人回報，遠望山前谷中，衆軍士在彼，用繩索搭救，不知是否？邯嘆曰：『勝夫當死于吾手！』遂揮轉人馬，渡澗穿林，望前殺來。進到山谷中，兩邊都是樹木，却不見一個軍士，楚兵大勢行動，又擁住谷口，不得回轉，天色又漸昏黑，章邯心上猶豫，急傳令軍馬且暫住。那人馬前後舉動，急難收煞，早有一半入山谷來，纔待住脚，只聽得山頂上，一聲砲响，四下裏樹木都着，冲天火起。邯見火起，知是中計，急勒回馬要出谷中，又被人馬擁住，後邊又是火起，無路可出。季良季恆急來，便叫道：『前面有條山徑小路，斜曲上去，可到鳳嶺。』邯卽同二將，棄了馬步行，從小路爬到嶺上，氣喘不迭，三人權在嶺上休息，又聽得山下吶喊，四邊火勢愈大；邯曰：『此處不可久住，恐漢兵追來，三人又無兵器，如何抵敵？不若乘着月色，捱過嶺去，尋着楚營安定，再作區處。』季良曰：『大王所見亦是；但不知從那條路下去？』季恆手指道：『那山凹邊有燈光露出，想是人家。』邯曰：『我等捱下去，尋問他

路徑也好。」

三人一步步走下嶺來，到那里是有一個大鎮店，有三百人家，夜深盡都睡了，路口有個山神廟，三人入到廟裏歇定。方纔合眼，只聽得遠遠有人馬過來，季良便從門縫裏張看時，爲頭有數十面大旗，後面一隊隊人馬過，聽聲音時，却是楚人說話，有一人道：「谷口裏火起，又不敢進去，不知大王在何處？想是亂軍中，定被傷害了！」季良叫醒章邯，便開廟門叫住衆軍士，掌起火把來，爲首有一員大將，乃楚將呂馬通也；衆人齊叫道：「好了！我大王在廟裏。」那呂馬通下馬，到廟前見了章邯，三人大喜。邯問曰：「汝等如何知我在此？」呂馬通曰：「大王追趕漢兵太遠，章平再三來說，恐韓信多詐，或有詭計，說可引一枝人馬救應；臣領本部一千人馬，行至中途，忽見前面火起，又遇見回來的軍士說，大王中計，已殺入山谷口裏去，臣不敢前進，却從西南雙岔口尋來，不見蹤跡；正在區劃處，不想大王却在此廟中，十分大幸！」隨令軍士做飯。

邯三人在廟中用過飯，已天明矣。同呂馬通各上馬轉回舊路，到廢丘大路上，早有章平孫安引人馬接應。打聽前軍，被火燒死多半，止有一二千敗殘軍逃回，亦多帶傷；章邯懊悔不及。吩咐將士：「且將關緊閉，我兵新敗，未可出敵，少休息數日，然後出

敵。一面會樸陽高奴二處，調遣兵急來救應。」言未罷，人來報韓信人馬圍了城，衆軍卒將大王用的兵器，舉在城下，百般毀罵，甚無禮。章邯聞說，大怒曰：「我爲將，威鎮六國，何人不懼？今位居王爵，鎮守三秦，遇一膀夫，反乃閉門受其辱耶？」遂令左右快整點人馬出城，我要與膀夫決一勝負。季良衆將諫曰：「不可！此乃韓信激大王之怒，意欲智賺出城，中其奸計。且從容待軍士休息數日，出戰不遲。」章邯怒氣不息，又聽城下一連砲聲不絕，軍人又來報，說韓信人馬，或坐于地上，或臥于城下，裸身赤體，百般辱罵。章邯聽說，同衆將上城樓觀看，果見漢軍在城下辱罵，如入無人之境。邯卽與衆將附耳曰：「韓信因見昨日得勝，遂自驕惰，此就如項梁之在定陶也。」季良曰：「人言韓信善能用兵，觀今日營伍欠整，士卒怠惰，此兵法所忌，若大王以破楚之法，施于今日，甚爲允當！」孫安曰：「恐韓信有詐，或故令軍士怠惰，使大王無備也。」邯曰：「昨日因我貪戰，偶中奸計，非信之能也。觀今日營陣隊伍，已見韓信之才，夫又何疑焉？」遂向衆將吩咐，「今晚預備劫營。季良季恆領兵三千出南門沖漢右哨；我領一萬兵，出西門劫漢中寨；章平因帶傷，不能出敵，把守廢丘。」各分派已定。



却說韓信料章邯必乘驕劫營，遂傳下將令：著樊噲柴武領兵三千，阻楚軍北路；夏侯嬰周勃領兵三千，阻楚軍南路；將大營人馬，俱退後三十里下營；韓信守住後哨；却令辛奇靳歙領精兵五千，埋伏于大營之左；盧綰灌英領兵五千，埋伏于大營之右。待章邯人馬回動，二路人馬殺出，必獲全勝。分調已畢，天色已晚。

章邯人馬等到二更將盡，大開城門，放下吊橋，金鼓不鳴，各銜枚而出，殺奔漢營來。季良等出北門，呂馬通等出南門，章邯等出西門：三路人馬風擁而來。章邯殺到大營，見是空營，已知中計，急傳令着三軍快回；言未畢，只聽火炮振天，兩路漢兵殺出，箭如飛蝗，殺得楚兵七斷八截，各自逃生。章邯幸得左右衆將幫定逃走。正行之間，早一箭射來，正中章邯右肩，幾乎落馬，左右扶住，死戰得出。

季良出北門，被樊噲柴武三千人馬，忽然突出，夜晚不及交戰，楚兵大敗，二將敗走，樊噲等大殺楚兵，得將令不敢追襲。

呂馬通孫安出南門，行至中途，那孫安馬上與呂馬通曰：「韓信今日令三軍辱罵，其中有詐，但今我等劫營，恐難取勝，不如且將人馬在此屯住，密差精細軍校，急急兩路打聽，果是漢兵無備，我等前進，必然取勝；若中奸計，如之奈何？我且與公在此等

候。若楚兵不勝，却遠出廢丘大路，爲楚兵救應，彼此俱得保全，以爲長策。公意以爲何如？」呂馬通曰：「倘一時不如所料，霸王問我等抗違軍令之罪，那時如何分辨？」孫安曰：「不然，爲將之道，運籌決策，須要知彼知此；我料韓信用兵，豈可比定陶之兵耶？我意已決，決不可前進。」於是呂馬通孫安安兵不動，急差軍校探聽。去不多時，只見數軍飛馬而來曰：「漢兵有備，楚兵中計，已大敗矣！將軍快調轉人馬大路上救援。」呂馬通孫安聞說，卽調轉人馬，往大路上殺來，正遇漢兵追趕章邯，正在危急之際，却是呂馬通孫安領三千精兵，殺來救應，火把照如白日，放過章邯兵，揮動人馬，接住漢兵，且戰且走。韓信見有救應，傳令漢兵且住，未可追襲。張倉策馬近前曰：「章邯勢窮力竭，正好擒擊，元帥如何勒兵不追？」信曰：「窮敵莫追，兵家最忌；又况夜晚，地利不便；倘楚兵或有埋伏，反難回轉，不可不慮也！」韓信卽鳴金收軍，令諸將各調本部人馬伺候攻城。

未知廢丘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四十七

### 淹廢丘三秦悉定

且說當夜章邯急奔入廢丘，因肩中箭，疼痛不止，令醫人敷上藥，用白絹縛了，臥病不起，傳令三軍各用心守把四門；又星夜差人各郡調兵防護，不題。

次日，韓信催動人馬，把廢丘四圍圍了，傳令諸將，照隊伍各安下營寨，預備攻城之具，晝夜攻打。這廢丘乃周舊故城也，週圍都是高山，山麓之下通白水大江，城池堅固，牆垣宏闊，攻打甚難。叔孫通張倉等，入中軍與信計議曰：「廢丘一時攻打不下，各郡縣漸次調兵防守，倘董繡司馬欣再遣兵來協助，城愈難破矣。請元帥思之。」信曰：「吾在此籌度已定，諸君所見，甚有理，料一二日便見攻打廢丘之計，且未可與諸公明言也。」叔孫通等退帳。當晚韓信同曹參帶數健卒，來到廢丘城後高處，密指與曹參曰：「此城下水自西北方而來，環東南而去，其流甚急。汝可帶領一千人，各具囊沙，壅住水口，使水不得順流而下，其水決倒轉衝入廢丘，不一時廢丘入魚腹矣。」曹參得令。

是夜領一千人陸續暗到廢丘東南河口邊，以囊沙壅住水口；况八月之時，秋水正泛漲，一壅住水口，那水不得順流，直沖入廢丘城來，四邊牆垣，俱是山石壘就，遇水一衝便倒，四邊水聲，如萬馬奔騰，勢如山倒。韓信人馬，連夜傳令暗移住西北高阜處

札營。

章邯正打聽韓信移營消息，忽四邊水勢海湧而來，無法攔阻，邯大驚，急同季良季恆呂馬通孫安一千衆將，帶領家小，從北門水淺處各乘馬冲殺出，徑奔桃林大路逃難。韓信引大軍追趕，見水勢漸近，恐淹沒人馬，傳令且札住營；一面分付曹參放開河口，流通水道。半日之間，水勢俱下。入城安撫百姓畢，奉迎漢王車駕入廢丘。鄰近郡縣，望風歸降。王大喜。

却說章邯夜走桃林，漢王入廢丘安撫百姓，各郡縣歸附，雍地悉定。有中秦董翳司馬欣兩家得雍王飛報，要起兵救援，不一二日，又有人報韓信用水攻已破廢丘，邯夜走桃林，各郡縣已歸漢矣，早晚來攻打中秦。翟王董翳聞報，與謀士李芝計議曰：「韓信初破廢丘，兵勢大振，况櫟陽人馬不多，恐難爲敵，須會合塞王二處同力禦漢，再遣人去奏知項王，早發兵救援；庶保守中秦。」言未畢，有人來報漢兵捲地而來，所過郡縣，望風歸附，已到劉家鎮，離櫟陽止百里遠，請大王急出迎敵。董翳遣大將耿昌，副將吳倫，領兵一萬，出城五十里下寨，以防漢兵；自領兵一萬，離城二十里下寨。見塵土起處，漢兵到來，耿昌吳倫二將領兵出馬，遙望漢陣上門旗開處，韓信躍馬近前，高叫

二將早早受降，免汝立見誅戮！二將大怒，各舉兵器，徑奔韓信殺來。韓信背後，早有兩員大將，各挺兵刃，縱馬出陣，旗上大書一個是舞陽侯樊噲，一個是絳侯周勃，二將出馬，與耿弇吳倫對敵二十來往回合，樊噲賣個破綻，讓耿昌一刀砍將入來，被樊噲手起一戟，刺耿昌于馬下。吳倫見刺了耿昌，無心戀戰，放馬逃回。韓信揮動三軍，將楚兵大殺一陣，徑趨櫟陽城。正遇翟王董翳，韓信出馬當先答話，董翳曰：「雍王誤中奸計，廢丘失守，以此小人得志，遂爾猖獗；若我救兵應援，汝已受擒多日矣！」信喝曰：「汝不過章邯一僕吏耳，邯已誅戮，汝何人，乃敢鼓唇舌耶？」翳大怒，縱馬挺鎗，直取韓信，韓信揮戟來迎二將。戰未數合，樊噲周勃二馬急出，舉兵器夾攻，董翳抵敵不過，望後陣便走。早有漢將辛奇灌嬰，預受韓信密計，各領精兵三千，遠趨櫟陽東路從後殺來。董翳見兩邊人馬圍住，鼓聲振地，匹馬殺出，纔近城下，後面喊聲大振，又圍透上來，重重疊疊，都是漢兵，無計可脫。韓信傳令軍士大叫：「董翳快降，饒汝一死！」董翳下馬擲鎗，高聲呼曰：「勢窮力迫，情願投降。」衆軍士近前，將董翳拏了，四邊人馬，各依隊伍。韓信回到中軍坐定，軍士押董翳到帳下，韓信急出帳，以手扶翳上帳，命左右設坐，董翳拜伏在地曰：「亡國之俘，受擒麾下，得賜收錄，已爲再生，豈

敢與元帥行賓主之禮耶？」信曰：「賢公乃秦名將，受封爲王，今不棄歸漢，三軍免鋒鏑之傷，百姓領安康之福，得事明君，不失舊爵，同爲漢臣，何分彼此？」翳見韓信如此厚德，遂入帳就席而坐。信曰：「賢公既爲漢臣，有一言奉告：見今塞王司馬欣，建都高奴，聞漢兵臨境，定領兵出迎，勞師動衆，非兵之善者也；意欲煩賢公修書一封，致之塞王，早來納款，歸降漢王，仍照舊封爵，以共扶王室，豈不美哉？」翳曰：「請元帥大軍進城，安撫百姓，某卽修書，差謀士李芝，前赴高奴，說塞王歸漢，未知尊意以爲如何？」信曰：「大兵正要進城。」隨傳下將令，着後隊人馬近城住扎，其餘盡數進城。董醫策馬到城下，方欲叫門，只見城上已豎起降旗，城門大開，兩邊百姓，俱設香案迎接漢兵。韓信吩咐三軍，不許騷擾百姓，四門張掛告示，曉軍民人等知悉，卽令董醫修書差李芝前赴高奴去說司馬欣歸漢。

一日到高奴，雖城三十里外，司馬欣早安下營寨，以防漢兵。李芝到城下，卽傳報進城，塞王隨卽着李芝進見。李芝將翟王書呈上，塞王拆書，書曰：

「翟王董醫，再拜塞王麾下：秦性無道，諸侯離散，楚兵西來，勢不可敵，比時從雍王之命，率兵歸降，實出不得已也。方今漢王寬仁大度，天下屬心，初約

入關，卽當爲王，後楚背盟，左遷南鄭。天命靡常，惟歸有德，起兵東征，所向無敵。韓信用兵，彷彿孫吳，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智取散關，水湧廢丘，席捲而來，勢如破竹。某順天意，昨已投降，蒙款以賓禮，不失王爵。恐王孤立，終難自保，唇齒之邦，互相寒暖，同用其濟，思難爲命，差幕賓李芝馳書上聞，惟王鑒納，不宜。」

塞王看罷書，大怒曰：「未曾與膀夫交兵，便束手歸漢，豈大丈夫之所爲耶？」遂將書扯碎，喝令左右將李芝叉出。芝歎曰：「大王兵不滿數萬，將佐不過數人，二秦已破，高奴孤立，項王遠駐彭城，鄰邦爲敵國，大王智不及韓信，勇不及樊噲，一敗之後，有家難入，有國難投，那時追想翟王之言，則亦晚矣！大王幸思之。」塞王拔劍益怒曰：「汝量我無智勇，我今出陣，務生擒樊噲，立誅膀夫，汝當受我一劍！」芝曰：「大王如與漢兵對敵，莫說擒樊噲殺韓信，若是冲他一陣，得他一卒，那時大王就將臣殺之，以正欺誑之罪，臣不怨悔也。」塞王便呼左右，將李芝監候，卽傳令點押軍馬，先差副將劉林王守道，領兵一萬爲先鋒，次後司馬欣領兵四萬出高奴，投櫟陽來，不遠下寨。

早有跟隨李芝軍士，聞塞王扯碎來書，將李芝監候，星夜回樸陽，將前事備細說了一遍。董翳亦怒，徑來中軍，說與韓信，信歎曰：「量此無智匹夫，如砧上肉耳！吾當擒之。」言未畢，有探馬來報：司馬欣離樸陽五十里下寨。只見樊噲聽得董翳說道司馬欣務生擒樊噲，噲咬牙切齒，急到信前曰：「某情愿與司馬欣決個勝負，務要拿來見元帥，以雪此恨。」信曰：「將軍如要去，我有密計，必須如此如此，方可取勝。」樊噲得令，當晚來董翳營計議曰：「某想司馬欣甚是無禮，將賢公書扯碎，又將李芝監候，若不定計捉來，以塞其口，反被他訕笑。」董翳曰：「將軍有何見教？」噲曰：「若要捉司馬欣，須要將公的親人，綁縛了我，同心腹百人，今晚去欣寨投降，彼必收錄，明早公可來營索討，彼必出營答話，我等隨後一齊上去，決然捉欣，彼三軍無主自亂，而高奴亦可破矣。」翳曰：「吾有長子董式，極其驍勇，公可縛去，假作投降，彼方准信；若其餘者，恐彼不信也。」噲大喜。

即時點健卒一百名，同柴武雜在亂軍卒中，變其尋常服色，徑從樸陽僻路來，行五十里，早到欣寨。伏路小校，審問來歷，傳報司馬欣，欣曰：「着進來？」噲進營見欣畢，便說：「我等原是楚兵，隨霍王鎮守樸陽，不想霍王歸降了韓信，我等終日思想故



士，幾時得回楚地，昨日差他長子出城，探聽大王消息，我等衆人灌得他大醉，捉來投獻大王。」司馬欣看是董式，大罵曰：「汝父與我同受霸王封爵，却如何背叛歸漢？且押去與李芝一處監候，待捉了董翳，一齊解赴彭城，今晚且收在營，明日發落。」衆人拜了，出外伺候。

次日早，董翳領人馬來，搖旗吶喊，請塞王答話。有先鋒劉林王守道，見是翟王，且不敢攔阻，傳報與司馬欣。欣全身冠帶，一馬當先，與董翳相見；翳大罵曰：「汝不知天時，不曉存亡，想項羽殺了子嬰，坑了降卒，正是我等離人，我今背楚歸漢，深合天道，我有書曉汝知，汝却扯碎我書，監我謀士，昨晚又捉我長子！前日敢說生擒樊噲，立殺韓信，汝若敢與樊噲對敵一合，我即當下馬受縛。」那司馬欣聽了這話，便大叫曰：「汝便着樊噲來，我與他對敵。」一言未畢，背後一人走上前，一把揪住，拖于馬下，便叫曰：「我便是舞陽侯樊噲也！」那一百軍卒，同柴武各執兵器，高呼曰：「汝等衆軍卒，若早降漢，俱免其死。」衆軍卒齊聲曰：「情願降漢。」有先鋒劉林王守道，見不是勢頭，急率三軍來救，有樊噲柴武同董翳各執兵器來戰二將，二將見捉了司馬欣，無心戀戰，只要逃走，却被三將戰住，不肯放，無路回轉，鎗法早錯亂不定，樊噲

刺便下劉林，柴武便捉住王守道，三軍倒戈卸甲，情願歸降。衆軍卒押司馬欣等赴中軍報功，一邊放了董式。

韓信便喚軍士，押過司馬欣來，信曰：「楚王乃秦之讎人，漢王曾有大恩於秦，汝曾爲秦將，當爲秦而歸漢，此乃順天者昌也。昨翟王有書傳達，乃敢口出狂言，略無忌憚，今被擒來，有何理說？」司馬欣低頭不語。董騶樊噲衆將勸曰：「塞王誤受楚將，非得已，今到麾下，願元帥寬恕，仍望秦過漢王，照封王爵，料彼傾心事漢，決無二心也。」信着武士放起司馬欣來，欣向韓信拜謝畢，與衆將相見。

韓信差人傳報與漢王，說今櫟陽高奴二處悉定，請車駕安撫三秦，復進取關中。一面傳將令，三軍進高奴城，張掛榜文，曉諭百姓，放了李芝。

有探馬來報，漢王車駕離廢丘，過櫟陽，安民三日，前來高奴，與元帥約會復取咸陽。

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四十八

韓信用計取咸陽

却說漢王雖襟陽至高奴，與韓信約會，王謝曰：「前日蕭何推薦將軍，寡人用之，果建大功，非將軍廟謨神算，何以至此？」信曰：「此非信之能，乃王威武所及，三秦束手而降也。」王曰：「將軍已破三秦矣，咸陽指日可得，但不知何日起兵？」信曰：「咸陽不難取，所慮章邯雖逃于桃林，離廢丘不遠，倘乘漢兵過關中，復舉兵而西，仍取廢丘，據險以阻漢之糧，不亦深爲後患乎？」王曰：「如之奈何？」信曰：「王且同衆將暫住于高奴，臣親領一旅之師，前赴桃林，誅却章邯，則除後患矣。」王大喜。

信次日領兵一萬，帶樊噲周勃柴武辛奇四將，征伐桃林。

且說章邯箭瘡方平復，正欲差人催楚救兵，復取廢丘，聞人來報韓信人馬離桃林不遠，邯曰：「前日誤中勝夫奸計，今不知止，又來追逼，爾衆將齊心用力，務要與勝夫決個雌雄！」孫安曰：「以臣愚見，只可深溝高壘，待楚救兵來，此時不可與彼出戰，恐復中奸計。」邯曰：「楚王已報去許久，不見救兵到來，倘圍困日久，兵窮糧盡，愈難支矣！我兵利在速戰，不可怠緩。」遂不聽孫安之言，隨即分付呂馬通，季良，季恆，孫安，點兵五千，隨章邯殺出桃林城來。只見韓信兵至桃林，門旗開處，韓信出馬，高呼曰：「章邯早降，免汝一死！」邯怒曰：「勝夫敢與我決一死戰耶？」韓信方欲迎

敵，只見陣後早有樊噲周勃二將，各挺兵器來戰章邯，章邯陣後呂馬通四將齊出截戰。兩邊鼓角齊鳴，喊聲振天。戰未數十回合，韓信見邯後軍漸漸轉動，呂馬通等各抵敵不住，却揮動漢兵，急令辛奇柴武二將徑往陣後沖殺過去。邯兵勢弱，正欲逃走，怎當這支生力軍沖殺過去，章邯兵大敗。欲奔桃林，已被辛奇柴武攔住後路，韓信又着樊噲周勃追殺，邯兵兩處不能救應。章邯見四邊無路，都是漢兵圍困，止呂馬通等十數人相隨，又兼箭槍迸裂，疼痛不止，恐被韓信捉住，有辱威名，遂拔劍自刎。季良季恆亦死于亂軍之中。呂馬通孫安見章邯已死，急趨降旗下，情愿納降。韓信鳴金收兵，着呂馬通孫安近前，以言撫之曰：『汝二人可謂知天命矣！使章邯早來歸順，豈有今日？』安曰：『章將軍恃勇取敗，若聽某二人之諫，亦豈有今日耶？』信曰：『桃林城見有多少人馬？將佐還有幾人？』呂馬通曰：『城中人馬不上五百，再無將佐，其餘皆是百姓。』韓信遂傳令進城。信入城安撫百姓畢。次日，三軍就起身回到高奴，領降將呂馬通孫安朝見漢王。王乃封前職，隨軍聽用，待有功之日，再加封賞。二將拜謝。其餘降卒，各分入隊伍。大小將佐點視停當，起兵直進咸陽大路來。

却說咸陽守將司馬移呂臣，一向在咸陽住札，累次申文飛報與項王，說漢王用韓信

爲將，下散關，破三秦，指日到咸陽，乞發救兵接應。不見救兵到來，正在惶懼之際，却聞探馬來到，漢兵已過扶風，離咸陽不遠。司馬移與呂臣計議：『救兵未到，我等入馬不多，况三秦尙不能爲敵，量此咸陽，豈能堅守？近日城中百姓，聽見漢王到來，個個都有歸附之心，如之奈何？』呂臣曰：『再星夜差人討救兵，料范亞父定有區處。』司馬移呂臣一邊照管人馬，上城防護，不題。

却說韓信兵近咸陽，先差人打聽城中消息，數日差人來報，咸陽司馬移呂臣計議，只等救兵到來，方纔出城迎敵，見今將咸陽城緊閉，城上人馬防護甚嚴。信聽說尋思咸陽城甚堅固，一時攻打，如何得破？須用智取，庶不延緩時日。遂喚呂馬通近帳下，信曰：『汝來歸漢，未建大功；今差汝帶領原降楚兵，就打原用旗號，並所得項王發下各路防守批文，汝帶在身邊，假作救兵，賺開城門，我却遣兵一擁而入，咸陽唾手而得也。此便是將軍降漢之功績也！』呂馬通曰：『元帥將令，敢不從命？但批文印信雖真，月日不同，爲之奈何？』信曰：『我隨軍亦有洗磨改寫之人。』就于文箱內檢出三秦原行批文，命酈生帶水文士李禹，——此人極機巧——看了批文一遍，就到一僻淨去處。去不多時，將批文呈上與韓信看，日月俱改寫停當，各條字眼洗補不差分毫，儼然一新。

來批文也。信看罷大喜，遞與呂馬通收執。就點押原降楚兵，並原來旗號，又同孫安等共降兵五千，從涇渭迤北僻路，遠向東南而來，直抵霸陵，徑奔咸陽大路。韓信却差樊噲周勃斬欽柴武，領漢兵一萬，隨呂馬通後哨，徐徐而進，待賺開咸陽，乘機一擁而入，城上鑿起漢家旗幟。衆將得令去訖。韓信請漢王且暫屯軍馬，打探咸陽消息，如漢兵已進城，待飛馬報來，車駕方可前進。

且說呂馬通一千衆將，帶領原降楚兵，密從涇渭僻路遠到咸陽，迤東大路而來。到了城下，報入城裏，司馬移呂臣聞楚有救兵至，急上城見楚兵旗號，便問楚兵有甚明文？可打上來驗看。呂馬通策馬至城下，將原文書打上城，與司馬移呂臣看了，見是印信文書，隨令軍士開城，放進楚兵來。呂馬通曰：「人馬二起，陸續進發，還有後哨快到。」那時楚兵緩緩進城。將近日落，後哨人馬已到城下，塵土冲天，軍勢甚大。司馬移看見，便傳令且着後哨人馬，屯在城外，明日進城。只見頭起人馬進動，勢不容已，後哨人馬，乘勢一擁便入。那傳令軍士便道：「後哨人馬且住！」那後哨爲首數將，將傳令軍士，手起拋翻五七人，衆軍士吶一聲喊，便殺起來。衆將徑奔城上，將司馬移呂臣拿住，一刀一個殺了，提頭曉示衆人：「吾乃漢將樊噲，周勃，斬欽，柴武也。奉

韓元帥將令，賺開城門，已將司馬移呂臣殺了。汝等若是歸附，免致誅戮。」衆人齊聲曰：「漢王先到咸陽，該作關中之主，不想霸王背約，遷漢王于褒中去，我等終日思想。漢王今日到來，情愿歸降。」樊噲大喜，便令整起漢家赤幟，差人飛馬報知漢王。一邊安下營寨。

一二日漢王人馬來到，咸陽百姓扶老攜幼，出城三十里，簞食壺漿，迎接漢王，跪伏在地曰：「自從陛下入褒中去，終日思想，不意今日復來咸陽，我等萬民之福也！」漢王安撫畢，進城。兩邊百姓各家門首設香案迎接。漢王至咸陽舊殿打掃潔淨，陞殿坐定，韓信領大小將佐，朝見行禮畢。一邊傳旨張掛榜文，安撫百姓；一邊擺設酒筵，賞勞文武將士。宴畢，計議東征。信曰：「咸陽雖破，而關東有魏豹申陽二王未歸附，倘項王率兵而來，會合二王，與漢兵爲敵，恐三面受敵，則難與爭鋒矣。」漢王曰：「如之奈何？」信曰：「必得一奇謀之士，說楚且移兵伐齊，臣却南破平陽魏豹，東破洛陽申陽，關東既定，項王不難敵也。」王便問那個謀士，去說二王？只見中大夫陸賈奏曰：「昔日陛下西伐秦，臣於洛陽投見，遂入褒中。今三年未歸，臣父母妻子俱在洛陽，存亡未保，臣欲歸省父母，就用言說申陽歸漢，然後至平陽說魏豹。料二王必有遇焉。」

。』王甚喜，遂取金十斤賞賈爲路費。

當日賈辭漢王先赴洛陽來，進城卽到家中。父母妻子俱在。拜罷父母，與妻子相見，問候起居。父母曰：『多虧申王，自從爾隨漢王西征，終日差人供給米糧衣服，一家得受溫飽，皆王之恩也。爾可朝見，謝王供給之恩。』賈聞說甚喜，遂整衣冠赴朝前來見申陽。陽聞人報說賈回家，陽曰：『陸大夫隨漢王西伐，今經三年，凡有謀議大事，無人相語。今幸回家，可着人請來。』言未畢，門官來報，陸賈在府前伺候。陽曰：『快請進！』賈入朝見申陽，申陽笑容滿面，以手扶賈曰：『自從大夫從漢王西行，久未歸，家中每差人看管，終日望大夫回來，以慰所思。』賈曰：『臣奉命後，漢王西伐，不意漢王苦留臣隨行，臣見漢王乃長者，既有苦留之意，臣不得已，在襄中住居許久。昨破三秦，至咸陽，臣告辭來見大王。家下父母妻子，蒙大王供給厚恩，父母妻子得以存活，不然則飢餓凍餒死矣！感大王之恩，雖粉骨碎身，不能報也。』申陽又問漢王爲人何如？賈曰：『漢王寬仁大度，撫愛將士。令拜韓信爲將，未一兩月以來，下散關，破三秦，智取咸陽，所到郡縣，望風歸附，真乃有道之君也！將來漢王決成大事。』申陽曰：『我亦聞漢王有德，久欲歸附，但楚之強大，不敢輕犯；倘我歸漢，霸王知道，決



不干罷，此位恐難保也。」賈曰：「漢王近日兵勢亦盛，又兼韓信用兵如神，若兵過洛陽，亦當遠逝，免彼攻擊也。」陽曰：「然。」陸賈初欲說陽歸漢，因見陽相待甚厚，不忍下說詞，又見父母妻子得所，遂安心留戀于洛陽，無復歸漢矣。

漢王在咸陽等陸賈去二處說申陽魏豹來降，久未見回音，正憂悶間，有人來報司徒張子房出藍田，將至新豐，預先差人報入咸陽來。漢王聞張良將至，甚喜。隨差灌嬰曹參出郭迎迓。韓信聞知，亦差薛歐陳沛二將遠迎。漢王傳旨置辦酒席，與張良接風。王正在殿上等候，有人飛報入內，張司徒已到朝門之外矣。漢王下殿門，步行至承德門，遠見張良疾趨而來，王笑而言曰：「先生久不相見，使我終日懸想！」以手挈張良至殿上，張良拜伏在地曰：「自別陛下以來，雖未日侍左右，而此心無日不在王前也。臣別陛下時，曾告入關中幹三件大事：說項王遷都彭城；使六國叛楚；尋一個興劉滅楚元帥，至咸陽與陛下相會。臣今三事皆已幹畢，敬來咸陽相見陛下。」王大喜，扶良曰：「三事皆蒙先生勞神！邦今得出褒中，相會于此者，先生之功也！他日當勒名金石，萬代不磨矣！」良朝王畢，又與諸文武將佐相見。有韓信過前謝曰：「蒙先生舉薦之力，漢王不次擢用，大遂所願，終身不敢忘盛德也。」良曰：「將軍累建奇功，威名大振，可

謂不負所舉矣。」只見殿上筵宴已設下，漢王召羣臣陪宴，親與張良把盞，君臣濟濟一堂，笙簧齊奏，其日甚樂，各散。

次日，漢王與韓信張良計議，魏豹申陽二處未歸附，陸賈去久未見回，倘楚兵西來，何以應之？良曰：「陸賈歸洛陽，乃父母之邦，留戀故土，豈肯說申陽歸降？魏豹素有虛名，妄自尊大，陸賈必難下說辭也。二處須臣一行，必隨機應變，鼓勵其心，務使二王歸漢，那時韓將軍方好東征。」信曰：「連日正想得先生妙算，方得二王歸附，若陸賈之行，不過託此以爲回鄉之計也。」王曰：「但先生方來相會，不忍又勞遠行也。」良曰：「天下未定，豈容安居自得飽食終日耶？臣今辭陛下就行，仍寫書表與楚，着專意伐齊，使無西來之意。臣到平陽洛陽二處，料二王不勞陛下張弓矢而下也。」良辭漢王來說申陽魏豹。

不知如何？下回便見。

## 四十九

### 張良說魏豹歸漢

張良一面修書表，遣人齎彭城，一面帶領應該使用之人，密密投平陽洛陽二處，不

題。

却說霸王一日設朝，咸陽累次差人求救，續後又聞咸陽已破，現今漢王建都關中，各郡縣望風歸附，地方五千餘里，皆屬漢王，不日東來，深爲未便。霸王大怒曰：「最此膽夫，有何見識，取我三秦，襲我咸陽，使劉邦得以大肆猖獗也？」就點三軍，刻日起行西征，「若不滅劉邦，誅韓信，誓不旋師也！」范增曰：「臣昔日曾屢薦韓信，此人若留用，須當任以大將之職，若不用當殺之，以除後患；陛下不聽臣言，使彼歸漢，今却動陛下聖怒也。」霸王曰：「章邯老革，原無才能；司馬欣董翳皆鼠輩；咸陽亦無大將把守，以致中韓信奸計！雖失此數處，皆不足爲憂。若我大兵一臨，管教劉邦韓信爲齏粉矣！」言未畢，朝門外有人來報：韓國張良遣人齎齊國書，并張良表文上見。王曰：「召進來！」其人將張良密表并書呈上，王先拆表曰：

「韓國司徒臣張良，頓首上言西楚霸王皇帝陛下：臣良蒙陛下不殺之恩，遣歸本國，得以營葬故主，優游歲月，入山採芝，臨溪觀水；訪蓬萊之仙洞，求真丹于方外。仕途趨起，無復前進。然雖遠處林泉，而此心未嘗一日忘陛下盛德也。近聞漢王欲召臣從事，臣力辭以疾，且無心于登涉久矣，豈獨一召不往，縱

百召亦無往從之理。又有齊梁二國，亦來召臣，臣亦堅志力辭，齊梁已知臣無心于功名矣，不復來召。其後有檄書傳至韓國，語言狂妄，意有圖天下之心。臣蒙陛下聖恩，既知鄰國作亂，安敢隱忍而不明言耶？臣料漢王見識，欲得關中，如約即止，無復有東來之意；若齊梁二國，傳檄各國，志在不小，深爲陛下大患。請即發兵，屬意齊梁，制服其心，使無復恣肆，則大事定矣。如或漢有他志，乃轉兵而西，一鼓可擒也。臣鄙見如此，惟陛下察焉。臣良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霸王看罷表文，復又拆開齊梁檄書曰：

「齊王田榮，梁王陳餘，書拜諸王麾下：嘗聞天位以有德而居，至德以大公而盡，無德不足以居天位也，非公不足盡至德也。項籍劉邦受懷王之約，先入關者王之，天下所共聞也。及劉邦兵不血刃而取關中，必如懷王之約，則劉邦當爲秦王矣，籍乃背約，而左遷諸侯，大肆不道，陰弑義帝，既爲無德，又非大公，桀紂之流，亡秦之續，非獨有國者當奏待天討以誅此僭亂，凡庶民百姓亦當告諸天地，人人可得而誅也。今專人敬費檄文，早賜發兵，會合諸侯，共誅項

籍，明正其罪，以讓有德，天下萬民之幸也。檄書到日，早爲施行。不宜。」  
霸王看罷檄文，以手拍書案大罵曰：「齊梁二國匹夫，敢如此無禮！我先滅齊梁，後伐韓信。」卽發付差人回張良去訖。范增曰：「陛下息怒！此是張良恐楚兵西征，故將此書以激聖怒，使陛下無意西行，漢王得以從容行事也。然雖是計，但齊兵勢大力強，不可不先伐，以除剝床之患，將計就計，當從張良之議；而漢之爲患，實是心腹之疾，尤不可緩。當傳旨二魏，嚴加防守，以阻漢兵。待陛下伐齊梁之後，卽旋師西行伐漢，勿誤也。」霸王曰：「然！」卽發兵伐齊梁，遂不西征，果中張良之計矣。

却說張良離咸陽，到平陽入得城來，看平陽景致：山川秀麗，風土淳厚，古爲晉陽，今屬西魏；人物繁盛，地理險阻。到魏王大門外，令左右報入內，說韓國張良來見。左右入內，報與西魏王，魏豹曰：「張良爲何來見？」傍有大夫周叔曰：「張良乃說客也，雖蘇秦張儀皆所不及。此來必是爲漢王作說客耳！大王當斟酌之。」豹曰：「如彼下說詞，吾有寶劍，正欲誅此狂士。」叔曰：「張良名在六國，天下所知也，雖霸王亦不加誅，大王但當以禮相處，不可輕聽其言可也。」豹吩咐左右，請張良入內相見。張良入內，與魏豹行禮畢，豹曰：「聞公在漢王麾下，今來有何見教？」良曰：「臣因漢

王過韓國借臣伐秦，前已辭歸韓國，昨聞東征入咸陽，差人累次召臣，臣已無心功名久矣。但念漢王乃長者，昔嘗受知遇之恩，今特往一見，卽回歸本國。適過西魏，聞大王乃有德之君，威名重于六國，于路無一人不稱頌其德；臣平日仰慕大王，尙欲請見，今既親到魏國，豈可不願求一見，以慰渴仰之悽耶？」豹聞良語甚喜，延之客席。飲酒間，豹問良曰：「方今六國縱橫，楚漢交兵，以先生識見，何國當興，何國當亡？」——必有廢興存亡之數。先生深曉世務，平日定有預見。」良曰：「若論天下之勢：漢業當興，楚終滅亡。觀漢王昔神母夜號，已有徵瑞。卽今席捲三秦，智取咸陽，四方郡縣響應，不兩月得地方五千餘里，天下歸心，諸侯仰德。良雖韓國人，聞漢王到咸陽，不遠千里而來，以求一見。昨各路諸侯，俱上表歸附，如齊燕大國，亦皆納貢。良夜觀天象，知漢王將來爲天下主也。據楚今日雖強大，諸侯不得已歸之，若一旦挫動銳氣，六國必相離叛，楚豈能久耶？燕齊二王深知天命，善達時務，所以屬意于漢，以圖富貴久遠，眞爲有見！齊燕號稱大國，尙且如此，况其餘諸侯乎？良見人心如此順應，所以知漢業當興，不待推論而可知也。」豹聞張良之言，急起身執一盃酒，奉良曰：「據先生之言，漢王決得天下。我亦嘗思今日雖封爲王，但孤立于此，恐難久遠。適聞先生之言，

感動我平日憂慮之懷，今亦欲屬心于漢，不識先生肯薦引之乎？」良曰：「某深慕大王之賢，入其國，卽來請見，倘王有心歸漢，漢王極大度能容人，良如引進，漢王必患難相保，與大王共享富貴也，大王亦免平日憂慮之懷矣。」周叔在屏風後聽張良說魏豹，又見魏豹已被張良說倒，急從屏風後轉身出來，近豹前曰：「大王不可聽張良之言，恐霸王得知，必與兵與漢爲敵，大王將何以應之乎？此遠有所慕，而近有所遺也！」良大笑不止。叔曰：「公何笑？」良曰：「我笑大夫不知強弱，不曉時務，不能真知霸王爲人，所以大笑也！」叔曰：「何爲強弱？」良曰：「秦將章邯受封爲雍王，鎮守西秦，帶甲二十餘萬，較之西魏孰爲強弱？韓信一出，水淹廢丘，章邯自殺，勢如破竹，不必如霸王九戰之勞也。以大夫之見，可謂不知強弱矣！」叔曰：「何謂不曉時勢？」良曰：「天下有一定之時，有一定之勢；方今時尙未定，勢亦未定，霸王恃己強暴，未曉天命，雖圖天下，而未得其時也；不都關中，而都彭城，雖霸諸侯，而失人心，未得其勢也。漢王隆準龍顏，行動時有瑞雲現于其上，芒碭斬蛇，神母夜號，天命有歸，百代眞命；入關之初，兵不血刃，知人任使，人心歸附；得天下之時，審天下之勢，惟漢爲能也。大夫不欲大王歸漢，所以不曉時勢也。」叔曰：「如何不能知霸王爲人？」良曰

：「霸王記人小過，忘人大恩；如燕齊無過，封王未久，一旦舉兵伐之，使二國再無寧日；觀此知二魏亦難自保。不早爲之計，大王孤立于此，倘霸王破齊燕而轉兵于魏，大王能禦之乎？大夫不知霸王爲人，於此可見矣！」周叔被張良說得無言可答。魏豹叱之曰：「張先生之言，深合道理。急寫降表，預備進貢，同子房公入關中降漢。倘霸王聞知來伐，吾卽與漢合兵一處，同力破楚，此不易之長策也。」良曰：「如大王之言，誠萬世之計，他日富貴永遠，幸無忘今日之鄙見。」

魏王吩咐降表并進貢，俱收拾停當。次日，周叔同張良赴咸陽來，一日到咸陽，投見漢王。張良備道魏王屬意於漢命，大夫周叔費降表進貢，同臣來見王。王大喜。周叔呈上表文，表曰：

「西魏王豹，稽首上首上言：派流支遠，而終歸巨海；羣燕飛鳴，而必棲樑棟。魏虜西隅，未沾王化。仰聞漢德，漸至日昇。制服三秦，而章邯首着；仁昭百粵，而齊楚畏威；天下歸心，諸侯順附。豹等願從王命，任爲驅使，土地人民，皆屬統理。惟王鑒納。臣豹不勝佩服感戴之至。」

王覽表甚喜。周叔又將進貢名馬白璧，設于王前，王命收訖，仍管待周叔甚厚。叔



見漢王君臣相待如賓客，飲食帷帳，皆如漢王，心中益喜，自思漢王眞長者，張良之言不誣也。

次日，叔辭漢王還國，王以手書回答，付周叔，仍賞賜甚優。周叔回見魏王，備道漢王盛德，豹大喜。周叔將漢王手書呈上，豹拆書捧讀，書曰：

「漢王手書，拜付西魏王足下：邦聞王之名久矣，乃周畢公之裔，世爲賢王，德被魏土；誤爲楚屬，人知其非。幸蒙不棄，與漢結好，協力贊襄，以成王業；凡有謀猷，相賴輔翼；疆宇宏開，咸歸一統；懋著元功，魏基布展；帶礪山河，共享富貴。如有艱險，誓相救援。王其鑒之！」

豹讀罷手書，命左右收於書筒。自此魏豹背楚已歸漢矣。

却說張良說了魏豹歸漢，復辭王往說申陽，帶領樊噲灌嬰併人馬三千。臨行時，附耳吩咐：「汝等照依如此如此，不可有誤！」二將領命，先往洛陽去訖。

且說申陽自得陸賈回洛陽，終日與賈議論國事。一日，正相議間，忽有人報曰：「有漢張良在門外，欲參謁大王。」申陽與陸賈曰：「張良此來何爲？」賈曰：「張良此來，必爲漢王作說客，說大王歸漢。若是大王果有心向漢，當從其說；若專意西楚，即

將張良捉下，赴項王處獻功。范增深惡張良，而必喜大王實心向楚，早時在項王前稱贊大王，此所謂害一人而成大謀也。」申陽曰：「我既受楚封，豈有降漢之理？」賈曰：「大王若專意在楚，臣且迴避，王可與張良相見，不待良開口，便着武士捉住，星夜差人押解彭城。」申陽曰：「此計甚妙！」便着門吏喚張良進見。張良尋思：「申陽商議許多時，方召我入相見，定是陸賈定計害我。豈知我已有成算矣！」遂徐步入見申陽。只見申陽仗劍坐於殿上，大呼曰：「張良此來，必欲爲漢作說客耳！昨楚王有詔旨各國，凡遇張良，卽時擒捉，解赴彭城。今不意却來我國，正合詔意！」便呼武士將張良捉了。左右不容張良開口，就綁縛於殿上。張良任他擒拿，更無一言回答，暗自冷笑。申陽就令部將郭麼，帶領一百軍卒，押張良前赴彭城來見霸王。

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五十

## 調陸賈智賺申陽

且說申陽拿了張良，命部將郭麼押解去見霸王。陸賈復進言曰：「郭麼去見霸王，恐不能應答，臣須同行，就打聽霸王伐齊梁二國消息，亦與范增通好，以安其心。」申

陽預備禮物，并陸賈路費之資，打點停當，分付陸賈早去早回。賈拜辭申陽，從洛陽大路進發。

却說郭麐押張良行未十里遠，忽聽一聲鑼響，大林中閃出一員大將，當頭高呼曰：「來者是何處軍卒，押解甚人過此？快留下命馬，方放爾過去！」郭麐曰：「吾乃洛陽大將郭麐也，領洛陽王之命，押囚犯赴彭城見楚王去；汝有耳目，必知楚國之強，我申陽之勇，急早放過去，免爾一死！」其人馬上大怒曰：「汝以楚王爲強，申陽爲勇，自我視之，如嬰童耳！」舉手中方天戟直取郭麐，郭麐戰不數合，被其人一戟，刺郭麐于馬下。衆軍卒撇了張良，落荒便走。其人領人馬追趕，行不過一二里，正遇陸賈帶領數從人自洛陽大路而來。其人見了，認得是陸賈，便叫衆軍士快綁縛了。衆軍一齊上將陸賈拿了。此人不是別人，乃漢將樊噲是也。遂同到大林中，衆人已將張良釋放。張良在樹下坐定，令陸賈近前責之曰：「汝從漢王褒中三年，相待甚厚，今却勸申陽害我，是何背德如此耶？」陸賈曰：「我之從漢王，其事與先生同也。先生不忘于韓，猶賈之不忘于魏也。賈無二心，先生豈有二志？先生始終爲韓報仇，賈亦始終爲魏以盡此心耳。先生何責於賈而視爲背德薄行者耶？」良曰：「汝雖巧說，豈不知漢王爲長者，當勸

申陽歸漢可也，何乃專意事楚，反與漢爲敵耶？」賈曰：「某亦兩請，以爲事漢乎？事楚乎？」申王曰：「吾受楚封，當專意事楚。」某遂計擒先生，以獻于楚。是申王之爲楚臣也。」樊噲大叫曰：「陸賈擒先生以獻楚，見申陽之忠也。吾今擒陸賈以獻漢，亦見我之忠也。又何辯說之有？」遂將陸賈綁縛前驅，徑奔西行。

只見原押張良軍健一百名，殺死者只十數名，其餘俱逃回報與申陽曰：「郭糜押解離洛陽未及五六十里遠，被一夥強人攔住，索金馬之類，郭糜不與，遂與他交戰，不上數合，被強人將郭糜刺死，張良搶去，我等逃回，又被強人追趕。未及二三里遠，正遇見陸大夫，亦被強人捉去，不知存亡。我等徑自逃回。」申陽聽了這話，大怒曰：「那里有此等強人？敢如此無禮？」就整點一千人馬，出洛陽城往前追趕。到大林中探看，不見一人。問近村居民，盡說早間有些人馬，各四散不知所往。申陽猶豫不決。左右曰：「大王只照大路趕去，料去不遠。」申陽急催人馬，方欲大路上趕去，只見有三五個客人，各背行李，正從大路來。申陽着人詢問，衆客人道：「我等從前路來，並不見有軍馬。」申陽等想：「此正是強人搶奪了陸賈盤費，從小路去了。」乃調轉人馬，往小路追趕，路徑盤旋，溪澗曲折，行不上三五里，天色已晚，申陽又惟恐強人害了陸賈性命

，又見路徑難行，心內正焦躁間。忽聽坡邊一聲砲响，火把齊舉，樊噲一馬當先，手起一戟刺來，便按住手大喝曰：『我看陸賈之面，饒汝一死。』那申陽倉惶之際，急難措手，若非張良分付樊噲，申陽已死戟下。申陽勒回馬便走。夜晚不防土坡邊，轉出數人，將絆馬索齊舉，把申陽馬絆倒。衆軍卒將申陽捉了。樊噲見夜深，急鳴金收軍，札住營寨，綁縛申陽來見張良。張良秉燭坐帳上，見衆軍卒押申陽來，急下帳親解其縛，扶于坐上，拜伏在地曰：『良奉漢王之命，請大王合兵伐楚，爲天下除此強暴；不意大王不從，欲捉張良解楚，此皆張良預先算定這條計策，先調陸賈，後賺大王；方纔樊噲無狀，欲害大王，多得陸大夫再三替大王哀告，因此不敢下手。良觀漢王有德長者，與項王大不同，王當歸附，富貴可保，國祚綿遠。請大王熟思之！』陸賈從帳後急出勸曰：『大王當從張司徒之言，可屬意于漢，以保富貴久遠也。况今洛陽城已被灌嬰賺入矣。今日樊將軍欲襲害大王，臣再三哀告，得以保全，乃有今日。觀漢王有如此豪傑，大王不可違也。』申陽曰：『事既到此，勢不容已，卽請張先生同到洛陽城，安置眷屬停當，就同陸賈往見漢王；未知張先生之意以爲何如？』良曰：『就同大王進城亦何害。』

隨調轉人馬回洛陽城。

到得城下，只見城上皆漢赤幟，軍士嚴整，四門緊閉，灌嬰立於城頭上，大呼曰：「某奉張軍師將令，昨晚已進城安撫百姓，着軍士把守府門，不許有人出入。」申陽看罷，目瞪口呆，罔知所措。暗想：「張良真神人也！」張良之前着開門，只見放開西門，張良樊噲同申陽陸賈衆軍士徐徐進城。兩邊百姓，安堵如故，鷄犬不驚。申陽歎曰：「漢王善能用人，觀此便知軍法矣。」隨張良樊噲入內。灌嬰曰：「二公未可入內，恐人心或有變。某札營在此，請大王軍師樊將軍在營相會。」申陽復歎曰：「漢家有如此人物，豈不足以王天下乎？」遂折箭而誓曰：「大丈夫一言既出，豈容再變？况張司徒樊將軍亦非尋常人，漢兵俱把守四門，灌將軍札營在此，洛陽已爲漢有矣，又何多疑焉？」言未畢，有人來報：又有枝漢兵到來，以爲接應之兵，爲首二員大將：周勃柴武，統領精兵三千，見在城下札營，欲來與軍師相見。良曰：「請進來！」二將進城，見張良行禮畢，與申陽陸賈衆將俱相見。良便問二位將軍緣何勞兵馬遠來？二將曰：「軍師離咸陽二日，韓元帥放心不下，復差某二人來接應，陸續有十數起探馬，接應馳驟，終日有消息傳報。某到潼關，已知軍師計取洛陽，一晝夜傳報五六百里，此正謂飛報軍情也。」申陽聞說，驚訝不已。遂請衆將入內，設筵宴款待衆人。

次日，張良衆將同申陽陸賈赴咸陽來。一路探馬飛報，往來不絕。來到咸陽，進了城，只見門禁嚴肅，軍伍齊整。傳報入內，漢王陞殿，張良樊噲灌嬰周勃柴武見畢，備將調陸賈賺申陽詳細說了一遍。漢王大喜曰：「若非先生妙計，如何一舉兩得也？」隨召申陽陸賈進見。左右傳出，申陽不多時，朝見漢王，王以首撫之曰：「賢王雄鎮一國，威名日著，久欲共成王業，不得已使子房計請過咸陽一會；幸賢王不棄，不遠數百里而來，甚慰鄙懷。」申陽曰：「大王盛德日隆，天下仰望，今見諸將威武，謀臣神算，知天命有歸，臣等敢不委心効力，以圖補報萬一也！」陸賈慚色拜伏在地。漢王歎曰：「人各爲其主，既到本國，安有復事他人理？今日來見，乃從洛陽王之命耳，吾必不過責也！汝何負愧焉？」賈謝曰：「蒙陛下三年知遇之恩，終日不能忘於懷，但臣歸家，父母有命，遂戀戀不能捨，以此失信，臣該萬死也！今乃不卽加誅，過蒙撫恤，愈彰陛下天地之量，覆育之恩也。」王遂設宴款待申陽，命韓信等諸將相陪，盡醉方散。申陽歸公館甚喜。

次日，朝見漢王，王命回洛陽，照舊爲洛陽王。陸賈仍留在韓信麾下聽用。

却說韓信與衆謀士計議：「今二魏已平，連日主公欲思東征，又念太公久在豐沛，

不得迎養，但無人密計搬取，諸君有何良策？相與圖之！」有大將王陵曰：「陵昔年聚黨於南陽，結識二壯士，其人乃嫡親兄弟，一名周吉，一名周利，極驍勇，人不可及，嘯聚二千精兵，與陵爲刎頸交。此二壯士最豪氣，不願出仕，惟圖山林快樂。嘗令軍士開荒闢地，無事耕種，以爲常產，有事則集聚操練，以禦強敵。但到處無不取勝，不擾鄉村，不害百姓。以此數年之間，人強馬壯，鄰近郡縣，多有來歸附者。近聞人馬增添有一二萬。陵今情愿約二壯士，帶領精兵至沛縣搬取太公并家眷，就着二壯士防護，送至中途，元帥却差人馬接應，管交一路無事，直抵咸陽。若今動軍馬去搬取時，霸王知覺，決差人邀截，難保無事。以陵之愚見如此，不知元帥以爲何如？」信曰：「此論極妙。若將軍能幹此事，就是出關第一功也。」韓信隨奏王陵備細，說搬取太公如此如此。漢王大喜曰：「將軍如幹此一事，庶免我日夜憂念也！」王陵遂拜辭漢王，帶領一二從人，當日啓行。

未知如何取太公？下回便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1242B

